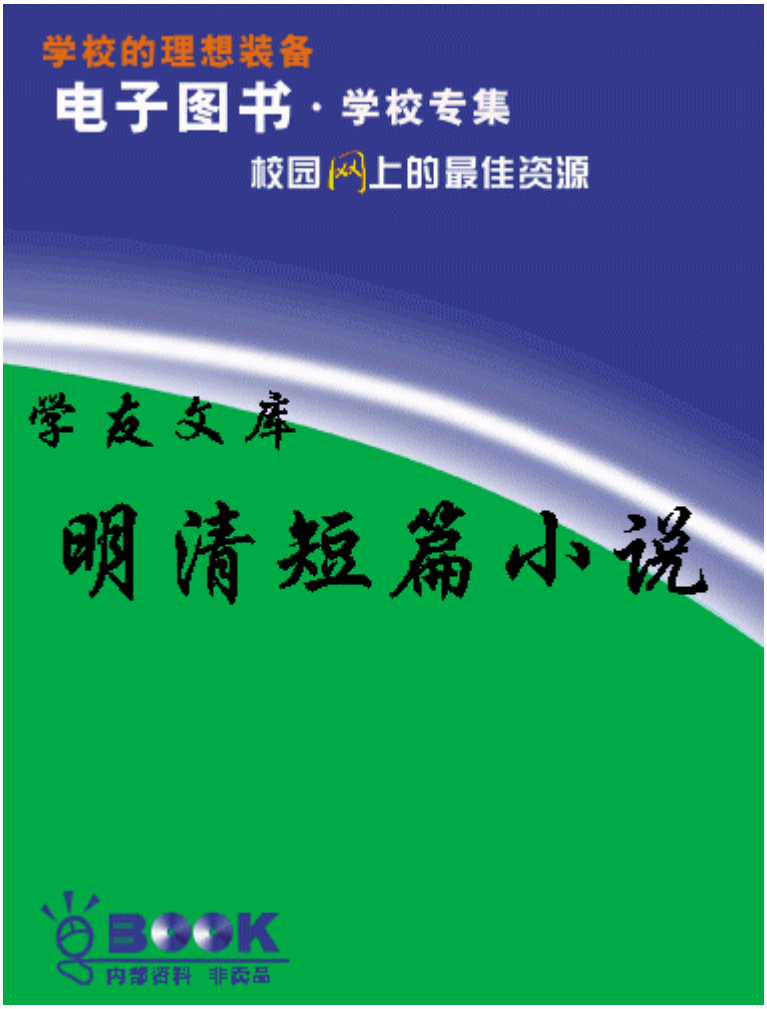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明清短篇小说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明清短篇小说

瞿　佑

瞿佑（134—1427），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初著名文学家。少时即有诗名，但终生怀才不遇，仅在洪武年间任教谕、训导、长史之类小官。永乐年间因写诗蒙祸，被贬谪十年。有小说集《剪灯新话》等著作。

翠　翠　传

翠翠，姓刘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颖悟，能通诗书，父母不夺其志，就令入学。同学有金氏子者，名定，与之同岁，亦聪明俊雅。诸生戏之曰：“同岁者当为夫妇。”二人亦私以此自许。金生赠翠翠诗曰：

十二阑干七宝台，春风到处艳阳开。东园桃树西园柳，何不移教一处栽？

翠翠和曰：

平生每恨祝英台，凄抱何为不肯开？我愿东君勤用意，早移花树向阳栽。

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年及十六，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听焉。然而刘富而金贫，其子虽聪俊，门户甚不敌。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贫辞，惭愧不敢当。媒氏曰：“刘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许之矣。若以贫辞，是负其诚志，而失此一好姻缘也。今当语之曰：‘寒家有子，粗知诗礼，贵宅见求，敢不从命。但生自蓬筚，安于贫贱久矣，若责其聘问之仪，婚娶之礼，终恐无从而致。’彼以爱女之故，当不较也。”其家从之。媒氏复命，父母果曰：“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吾知择婿而已，不计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余，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赘之入门可矣。”媒氏传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涓日结亲，凡币帛之类，羔雁之属，皆女家自备。过门交拜，二人相见，喜可知矣。是夕，翠翠于枕上作《临江仙》一阕赠生曰：

曾向书斋同笔砚，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烛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尘。殢雨尤云浑未惯，枕边眉黛羞颦，轻怜痛惜莫嫌频。愿郎从此始，日近日相亲。邀生继和。生遂次韵曰：

记得书斋同讲习，新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访武陵春，仙居邻紫府，人世隔红尘。誓海盟山心已许，几番浅笑轻颦，向人犹自语频频。意中无别意，来后有谁亲？二人相得之乐，虽孔翠之在赤霄，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

未及一载，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尽陷沿淮诸郡，女为其部将李将军者所掳。至正末，士诚辟土益广，跨江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愿奉正朔，道途始通，行旅无阻。生于是辞别内、外父母，求访其妻，誓不见则不复还。行至平江，则闻李将军见为绍兴守御；及至绍兴，则又调屯兵安丰矣；复至安丰，则回湖州驻扎矣。

生来往江淮，备经险阻，星霜屡移，囊囊又竭，然此心终不少懈；草行露宿，丐乞于人，仅而得达湖州。则李将军方贵重用事，威焰赫奕。生伫立门墙，踌躇窥俟，将进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阍者怪而问焉。生曰：“仆，淮安人也，丧乱以来，闻有一妹在于贵府，是以不远千里至此，欲求一见耳。”阍者曰：“然则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愿得详言，以审其实。”生曰：“仆姓刘，名金定，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失去之时，年始十七，以岁月计之，今则二十有四矣。”阍者闻之，曰：“府中果有刘氏者，淮安人，其齿如汝所言，识字、善为诗，性又通慧，本使宠之专房。汝信不妄，吾将告于内，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趋入告。

须臾，复出，领生入见。将军坐于厅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将军，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内竖告于翠翠曰：“汝兄自乡中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将军曰：“汝既远来，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于吾门下休息，吾当徐为之所。”即出新衣一袭，令服之，并以帷帐衾席之属设于门西小斋，令生处焉。翌日，谓生曰：“汝妹能识字，汝亦通书否？”生曰：“仆在乡中，以儒为业，以书为本，凡经史子集，涉猎尽矣，盖素所习也，又何疑焉？”将军喜曰：“吾自少失学，乘乱崛起。方响用于时，趋从者众，宾客盈门，无人延款，书启堆案，无人裁答。汝便处吾门下，足充一记室矣。”

生，聪敏者也，性既温和，才又秀发，处于其门，益自检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欢，代书回简，曲尽其意。将军大以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为求妻而来，自厅前一见之后，不可再得，闺阁深邃，内外隔绝，但欲一达其意，而终无便可乘。荏苒数月，时及授衣，西风夕起，白露为霜，独处空斋，终夜不寐，乃成一诗曰：

好花移入玉阑干，春色无缘得再看。乐处岂知愁处苦，别时虽易见时难。何年塞上重归马？此夜庭中独舞鸾。

雾阁云窗深几许？可怜辜负月团圆。

诗成，书于片纸，拆布裘之领而缝之，以百钱纳于小竖，而告曰：“天气已寒，吾衣甚薄，乞挤入付吾妹，令浣濯而缝纫之，将以御寒耳。”小竖如言持入。翠翠解其意，拆衣而诗见，大加伤感，吞声而泣，别为一诗，亦缝于内，以付生。诗曰：

一自乡关动战锋，旧愁新恨几重重！肠虽已断情难断，生不相从死亦从。长使德言藏破镜，终教子建赋游龙。绿珠碧玉心中事，今日谁知也到侬！

生得诗，知其以死许之，无复致望，愈加抑郁，遂感沉痼。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而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将军怜之，葬于道场山麓。翠翠送殡而归，是夜得疾，不复饮药，展转衾席，将及两月。一旦，告于将军曰：“妾弃家相从，已得八载。流离外境，举目无亲，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兄侧，黄泉之下，庶有依托，免于他乡作孤魂也。”言尽而卒。将军不违其志，竟附葬于生之坟左，宛然东西二丘焉。

洪武初，张氏既灭，翠翠家有一旧仆，以商贩为业，路经湖州，过道场山下，见朱门华屋，槐柳掩映，翠翠与金生方凭肩而立。遽呼之入，访问父母存殁，及乡井旧事。仆曰：“娘子与郎安得在此？”翠翠曰：“始因兵乱，我为李将军所掳，郎君远来寻访，将军不阻，以我归焉，因遂侨居于此耳。”仆曰：“予今还淮安，娘子可修一书以报父母也。”翠翠留之宿，饭吴兴之香糯，羹苕溪之鲜鲫，以乌程酒出饮之。明旦，遂修启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难酬罔极之恩；夫唱妇随，夙著三从之义。在人伦而已定，何时事之多艰！；曩者汉日将颓，楚氛甚恶，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豕长蛇，互相吞并；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乱离，乃至瓦全于仓卒。驱驰战马，随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飞，思

故国而三魂屡散。良辰易迈，伤青鸾之伴木鸡；怨偶为仇，惧乌鸦之打丹凤。虽应酬而为乐，终感激而生悲。夜月杜鹃之啼，春风蝴蝶之梦。时移事往，苦尽甘来。今则杨素览镜而归妻，王敦开閤而放妓，蓬岛践当时之约，潇湘有故人之逢。自怜赋命之屯，不恨寻春之晚。章台之柳，虽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将谓瓶沉而簪折，岂期壁返而珠还。殆同玉萧女两世姻缘，难比红拂妓一时配合。天与其便，事非偶然。煎鸾胶而续断弦，重谐缱绻；托鱼腹而传尺素，谨致丁宁。未奉甘旨，先此申复。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赁舟与仆自淮徂浙，径奔吴兴。至道场山下畴昔留宿之处，则荒烟野草，狐兔之迹交道，前所见屋宇，乃东西两坟耳。方疑访间，适有野僧扶锡而过，叩而问焉。则曰：“此故李将军所葬金生与翠娘之坟耳，岂有人居乎？”大惊。取其书而视之，则白纸一幅也。

时李将军为国朝所戮，无从诘问其详。父哭于坟下曰：“汝以书赚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与我一见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踪秘迹，匿影潜形。我与汝，生为父子，死何间焉？妆如有灵，毋齐一见，以释我疑虑也。”是夜，宿于坟。以三更后，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悲号宛转。父泣而抚问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祸起萧墙，兵兴属郡。不能效窦氏女之烈，乃致为沙吒利之躯。忍耻偷生，离乡去国。恨以惠兰之弱质，配兹骐佺之下材。惟知夺石家买笑之姬，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叫九阊而无路，度一日而三秋。良人不弃旧恩，特勤远访，托兄妹之名，而仅获一见，隔伉俪之情，而终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继殒。欲求衬葬，幸得同归。大略如斯，微言莫尽。”父曰：“我之来此，本欲取汝还家，以奉我耳。今汝已矣，将取汝骨迁于先垄，亦不虚行一遭也。”复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视膳庭闱；殁且无缘，不得首丘茔垄。然而地道尚静，神理宜安，若更迁移，反成劳扰。况溪山秀丽，草木荣华，既已安焉，非所愿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惊觉，乃一梦也。明日，以牲酒奠于坟下，与仆返棹而归。

至今过者指为金、翠墓云。

本篇选自《剪灯新话》卷三。从这个曲折哀惋的悲剧中，我们看到了封建时代杜会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人们期盼能在安定祥和的环境中安居乐业的善良愿望。作品对翠翠大胆追求爱情与婚姻自主，不嫌贫贱；金定为寻访爱妻含辛茹苦，委屈求全的描写都颇为传神。男女主人公忠于爱情、生死不渝的精神赋予作品以感人至深的艺术魅 力。明末凌濛初曾据本篇改写为拟话本《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绿衣人传

天水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祐间，游学至于钱塘，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女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年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色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女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自不识耳。”源试挑之，女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情爱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妇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

一夕，源被酒，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者也。”女有惭色，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高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问其故，女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详。”女曰：“几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个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是时君为其家苍头，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瓯，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箓，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穷。久之，乃曰：“审若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奕，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

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鼈；

虽然要作调羹用，未必调羹用许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

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遭远窜。又尝斋云水千人，其数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褴褛，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覆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然终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

绵庵之厄也！又尝有艄人泊舟苏堤，时方盛暑，卧于舟尾，终夜不寐，见三人长不盈尺，集于沙际，一曰：“ 张公至矣，如之奈何？ ”一曰：“ 贾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 ”一曰：“ 我则已矣，公等及见其败也！ ”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渔者张公获一鳖，径二尺余，纳之府第。不三年，而祸作。盖物已先知，数而不可逃也。源曰：“ 吾今日与汝相遇，抑岂非数乎？ ”女曰：“ 是诚不妄矣！ ”源曰：“ 汝之精气，能久存于世耶？ ”女曰：“ 数至则散矣。 ”源曰：“ 然则何时？ ”女曰：“ 三年耳。 ”源固未之信。

及期，卧病不起。源为之迎医，女不欲，曰：“ 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缘之契，夫妇之情，尽于此矣。 ”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诀曰：“ 儿以幽阴之质，得事君子，荷蒙不弃，周旋许时。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测之祸，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载于兹，志愿已足，请从此辞，毋更以为念也！ ”言讫，面壁而卧，呼之不应矣。源大伤恸，为治棺椁而殓之。将葬，怪其柩甚轻，启而视之，惟衣衾钗珥在耳。乃虚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定置田数量，超限的必须出卖。其中肥田都被官府低价收购，人民因此深受其扰。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襄阳是南宋时抗击金、元的战略要地。1268 年至 1274 年，襄阳被元军围困，贾似道却沉溺于湖光山色的享乐之中，不肯发兵解襄阳之围。遭远窜：被充军到远方。云水：即道士。收花结子：是结局的意思。木绵庵：在福建省漳州。贾似道当权时杀死太学生郑隆，后来他被发配漳州，郑隆的儿子郑虎臣做监押官，于是在木绵庵中杀死了贾似道。苏堤：杭州西湖上的一条堤，是苏轼在杭州做官时所修，故名苏堤。精气：灵魂。

本篇选自《剪灯新话》卷四。作品以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为线索，杂以女鬼绿衣人的口述，揭露了南宋奸相贾似道的残忍凶恶。文中的贾似道只知贪图享乐，中饱私囊，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不只破坏绿衣人的婚姻，还将她与情人双双赐死，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腐朽与黑暗。

作者虽然在文章的某些描写中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篇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品，曾被编写成多种小说和戏曲。

李　祯

李祯（1376—1452）字昌祺，以字行，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永乐二年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后擢礼部郎中、广西左布政史。著有《运甓漫稿》和《剪灯余话》等。

琼奴传

琼奴，姓王氏，字润贞，常山人。二岁而父殁，母童氏，携琼奴适富人沈必贵，沈无子，爱之过己生。年十四，雅善歌词，兼通音律，德、言、容、功，四者咸备，远近争求纳聘焉。

时同里有徐从道、刘均玉者，请婚尤切。徐本华胄而清贫，刘实白屋而暴富。徐之子名苕郎，刘之子名汉老，皆仪容秀整，且与琼奴同年。必贵欲许刘，则鄙其阀阅之卑微；欲许徐，则虑其家道之穷迫。犹豫迟疑，莫之能定。一日，谋于族人之有识者，彼为之画策曰：“但求佳婿，勿论其他。”必贵曰：“然则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盛为酒食，特召二生，仍请前辈之善藻鉴者，使潜窥之，一则观器量之如何，二则试词翰之能否，择其善者而从焉，于选婿乎何有！”必贵深然之。至二月花晨，开筵会客，凡乡里之号名胜者，咸集于庭。均玉、从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汉老虽人物整然，雍容应对，而登降揖让，未免矜持；苕郎则眉目清新，言谈儒雅，衣冠朴素，举止自如。席中有耕云者，沈之族长也，号知人，一见二生，已默识其优劣矣。乃陬言于众曰：“宗侄必贵，有女及笄，徐、刘二公，欲求缔好，两门子弟，人物井佳，但未审姻缘果在谁耳？”必贵起对曰：“此事尊长主之，则善矣。”耕云曰：“古人有射屏、牵丝、设席等事，皆所以择婿也，吾则异于是。”因呼二生至前，指壁间所挂《惜花春起早》、《爱月夜眠迟》、《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四画曰：“二郎少掳妙思，试为咏之，中目、夺衣，在此一举。”奈何汉老生于富室，懒事诗书，闻命睢盱，久而不就。苕郎从容染翰，顷刻而成，呈上，耕云啧啧称赏。（诗略）

均玉见汉老一词莫措，大以为耻，父子竟不终席而逸矣。于是四座合词，皆以苕郎为好，而苕郎之婚议，亦自此而成；不出月余，已择日送聘矣。

既而必贵以爱婿之故，欲其数相往还，遂招置馆中，读书进学。偶童氏小恙，苕郎入问疾，而琼奴正侍母汤药，不虞苕之至也，回避弗及，乃相见于母榻前。苕郎盼之，姿色绝世。出而私喜，封红笺一幅，使婢送与琼奴。拆之，空纸也。琼奴笑成一绝，以答苕曰：

茜色霞笺照面赪，玉郎何事太多情？

风流不是无佳句，两字相思写不成。

苕郎持归，以夸于汉老。汉老正恨其夺己之配，以白均玉。均玉不咎子之无学，反切齿徐、沈入骨。恨之，即诬以事，俱不得白。徐阖室役辽阳，沈全家戍岭表，诀别之际，黯然魂消，观者莫不为之下泪，遂散去，南北不相闻。

已而必贵倾殂，家事零落，惟童氏母女在，萧然茅店，卖酒路旁。虽患难之中，琼奴无复昔时容态，而青年粹质，终异常人。有吴指挥者悦之，砍娶以为妾，童氏以许人辞。吴知其故，遣媒谓曰：“徐郎辽海从戍，死生未卜，纵饶无恙，又安能至此而成姻乎？与其痴守空营，蹉跎岁月，盍不归我贵家？任汝母女受用，亦不虚度一生也。”琼奴坚然不肯。吴又使媒妪传言，且压以官府，童氏惧，与琼奴谋曰：“一从苕去，五阅星霜，地角天涯，鱼沉雁杳，真所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之不相及也。汝之身世，终恐荒唐，矧又父遽沦亡，他乡流落，

权门侧目，欲强委禽，吾孤儿寡妇，其何术以拒之？”琼奴泣曰：“徐门遭祸，本自儿身，脱别从人，背之不义。且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有诚信也，弃旧好而结新欢，是忘诚信，苟忘诚信，殆犬彘之不若。儿有死而已，其肯为之乎？”因赋《满庭芳》一阕以自誓云：

彩凤群分，文鸳侣散，红云路隔天台。旧时院落，画栋积尘埃！谩有玉京离燕，向东风似诉悲哀！主人去，卷帘恩重，空屋亦归来。泾阳憔悴女，不逢柳毅，书信难裁。叹金钗脱股，宝镜离台，万里辽阳郎去也，甚日重回？丁香树，含花到死，肯傍别人开？

是夜，自缢于房中，母觉而救解，良久方苏。吴指挥者闻之，怒，使麾下碎其酿器，逐去他居，欲折困之。时有老驿使杜君，亦常山人，必贵存日，相与善，怜童氏孤苦，假以驿廊一间而安焉。

一日，客有戎服者三四人投驿中。杜君问所从来，其人曰：“吾侪辽东某卫总小旗，差往南海取军，暂此假宿耳。”值童氏偶立帘下，中一少年特淳谨，不类武卒，数往还相视，而凄惨之色可掬。童氏心动，即出问之：“尔谁耶？”对曰：“苕，姓徐，浙江常山人。幼时父尝聘同里沈必贵女，与苕为婚，未成亲而两家缘事，沈谪南海，苕戍东辽，不相闻者数载矣。适因入驿，见妈妈状貌，酷与苕外母相类，故不觉感怆，非有他也。”童氏复问：“沈家今在何处？厥女何名？”曰：“女名琼奴，字润贞，开亲时年方十四，以今计之，当十九矣。第忘其所寓州郡，难以寻觅耳。”黄氏入语琼奴，琼奴曰：“若然，天也。”明日，召使至室中，细问之，果苕郎也，今改名子兰矣，尚未娶。童氏大哭曰：“吾即汝丈母，汝丈人已死，吾母女流落于此，出万死以得再生，不图今日再能相见。”遂白于杜君及苕之同伴，众口嗟叹，以为前缘。杜君乃率钱备礼，与苕毕姻。合卺之夕，喜不塞悲，琼奴诉其衷怀，不任凄断。因诵杜少陵《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句殆为今日设也。”苕抚之谆切，曰：“第毋伤感，且尽绸缪，姑候来年，挈尔同归辽东，则鱼水欢情，永永相保矣。”既而苕同伴有丁总旗者，忠厚人也，谓苕曰：“君方燕尔，莫便抛离，勾军之行，不必渠往，我辈当分诣各府投文；君善抚室，且此相待，公事完日，相与归辽。”苕置酒饯别，诸人起程。

不料吴指挥者缉知，以逃军为名，捕苕于狱，仗杀之，藏尸于窑内。亟令媒恐童氏曰：“彼已死矣，可绝念矣，吾将择日舁轿来迎汝女，若又不从，定加毒手。”媒求诺返命，琼奴使母诺之。媒去，语母曰：儿不死，必为狂暴所辱，将俟夜引决矣！”母亦无如之何。是晚，忽监察御史傅公到驿，琼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状以告。傅公即抗章以闻。又两月得请，就命鞫问，而求尸未得。政谳讯间，羊角风自厅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导吾以往。”言讫，风即旋转，前引马首，径奔窑前，吹开炭灰，而尸见矣。公委官检验，伤痕宛然，吴遂伏辜。公命州官葬苕于郭外，琼奴哭送，自沉于冢侧池中，因命葬焉。公言诸朝，下礼部，旌其冢曰：“贤义妇之墓。”童氏亦官给衣廪，优养终身焉。

本篇选自《剪灯余话》卷三。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曲折故事：作品的开头就不落窠臼，琼奴的父母并不嫌贫爱富，接受了家贫而多才的徐苕郎请婚。然而祸根也由此种下，请婚失败后刘家的诬告使得琼奴与苕

郎南北远离。琼奴忠实于爱情，不为贫贱所移，不为富贵所动，不为威武所屈，并在惩治了恶人，昭雪了丈夫的冤屈后殉情而死。这一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给予读者以极大的震撼。作者把她的名字作为小说的篇名，表明了琼奴的命运是作品描述的中心。

芙蓉屏记

至正辛卯，真州存崔生名英者，家极富，以父荫补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经苏州之圌山，泊舟少憩，买纸钱牲酒，赛于神庙。既毕，与妻小饮舟中。舟人见其饮器皆金银，遽起恶念。是夜，沉英水中，并婢仆杀之。谓王氏曰：“尔知所以不死者乎？我次子尚未有室，今与人撑船在杭州，一两月归来，与汝成亲，汝即吾家人.第安心无恐。”言讫，席卷其所有，而以新妇呼王氏。王氏佯应之，勉为经理，曲尽殷勤。舟人私喜得妇，渐稔熟，不复防闲。

将月余，值中秋节，舟人盛设酒肴，雄饮痛醉。王氏伺其睡熟，轻身上岸。行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乡，惟芦苇菰蒲，一望无际。且生自良家，双弯纤细，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寻至，于是尽力狂奔。久之，东方渐白，遥望林中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则门犹未启，钟梵之声隐然，少顷开关，乃一尼院。王氏径入，院主问所以来故，王氏未敢以实对，给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游江浙，挈家偕行，抵任而良人殁矣。孀居数年，舅以嫁永嘉崔尉为次妻，正室悍戾难事，箠辱万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赏月，命妾取金杯酌酒，不料失手坠于江，必欲置之死地，遂逃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归舟，家乡又远，欲别求匹配，卒乏良媒，孤苦一身，将何所托？”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劝，未审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师有以见处，即死无憾！”尼曰：“此间僻在荒滨，人迹不到，茭葑之与邻，鸥鹭之与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数人，又皆淳谨。娘子虽年芳貌美，奈命蹇时乖，盍若舍爱离痴，悟身为幻，被缁削发，就此出家，禅榻佛灯，晨餐暮粥，聊随缘以度岁月，岂不胜于为人宠妾，受今世之苦恼，而结来世之仇雠乎？”王拜谢曰：“是所志也。”遂落发于佛前，立法名慧圆。王读书识字，写染俱通，不期月间，悉究内典，大为院主所礼待，凡事之巨细，非王主张，莫敢辄自行者。而复宽和柔善，人皆爱之。每日于白衣大士前礼百余拜，密诉心曲，虽隆寒盛暑弗替。既罢，即身居奥室，人罕见其面。

岁余，忽有人至院随喜，留斋而去。明日，持画芙蓉一轴来施，老尼张于素屏。王过见之，识为英笔，因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问：“檀越何姓名？今住甚处？以何为生？”曰：“同县顾阿秀，兄弟以操舟为业，年来如意。人颇道其劫掠江湖间，未知诚然否。”王又问：“亦尝往来此中乎？”曰：“少到耳。”即默识之。乃援笔题于屏上曰：

少日风流张敞笔，写生不数黄筌，芙蓉画出最鲜妍。岂知娇艳色，翻抱死生冤！粉绘凄凉疑幻质，只今流落谁怜！素屏寂寞伴枯禅。今生缘已断，愿结再生缘。其词盖《临江仙》也。尼皆不晓其所谓。一日，忽在城有郭庆春者，以他事至院，见画与题，悦其精致，买归为清玩。适御史大夫高公纳麟退居姑苏，多募书画，庆春以屏献之，公置于内馆，而未暇问其详。偶外间忽有人卖草书四幅，公取观之，字格类怀素而清劲不俗。公问：“谁写？”其人对：“是某学书。”公视其貌，非庸碌者，即询其乡里姓名，则蹙頞对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以父荫补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为舟人所图，沉英水中，家财妻

妾，不复顾矣。幸幼时习水，潜泅波间，度既远，遂登岸投民家，而举体沾湿，了无一钱在身。赖主翁善良，易以裳衣，待以酒食，赠以盘缠，遣之曰：‘ 既遭寇劫，理合闻官，不敢奉留，恐相连累。 ’英遂问路出城，陈告于平江路，今听候一年，杳无音耗，惟卖字以度日，非敢谓善书也，不意恶札，上彻钧览。 ”公闻其语，深悯之，曰：“ 子既如斯，付之无奈！且留我西塾，训诸孙写字，不亦可乎？ ”英幸甚。公延入内馆，与饮。英忽见屏间芙蓉，泫然垂泪。公怪问之。曰：“ 此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笔也，何得在此？ ”又诵其词，复曰：“ 英妻所作。 ”公曰：“ 何以辨识？ ”曰：“ 识其字画。且其词意有在，真拙妇所作无疑。 ”公曰：“ 若然，当为子任捕盗之责。子姑秘之。 ”乃馆英于门下。

明日，密召庆春问之，庆春云：“ 买自尼院。 ”公即使宛转诘尼，得于何人？谁所题咏？数日报云：“ 同县顾阿秀舍，院尼慧圆题。 ”公遣人说院主曰：“ 夫人喜诵佛经，无人作伴，闻慧圆了悟，今礼为师，愿勿却也。 ”院主不许。而慧圆闻之，深愿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复仇，尼不能拒。公命舁至，使夫人与之同寝处，暇日，问其家事之详。王饮泣，以实告，且白题芙蓉事，曰：“ 盗不远矣，惟夫人转以告公，脱得罪人，洗刷前耻，以下报夫君，则公之赐大矣！ ”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夫人以语公，且云其读书贞淑，决非小家女。公知为英妻无疑，属夫人善视之，略不与英言。公廉得顾居址出没之迹，然未敢轻动，惟使夫人阴劝王蓄发，返初服。又半年，进士薛理溥化为监察御史，按郡。溥化，高公旧日属吏，知其敏手也，具语溥化，掩捕之，敕牒及家财尚在，惟不见王氏下落。穷讯之，则曰：“ 诚欲留以配次男，不复防备，不期当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 ”溥化遂置之于极典，而以原赃给英。

英将辞公赴任，公曰：“ 待与足下作媒，娶而后去，非晚也。 ”英谢曰：“ 糟糠之妻，同贫贱久矣，今不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单身到彼，迟以岁月，万一天地垂怜，若其尚在，或冀伉俪之重谐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别娶之言，非所愿也。 ”公凄然曰：“ 足下高谊如此，天必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饯，然后起程。 ”翌日，开宴，路官及郡中名士毕集。公举杯告众曰：“ 老夫今日为崔县尉‘ 了今生缘 ’。 ”客莫喻。公使呼慧圆出，则英故妻也。夫妇相持大恸，不意复得相见于此。公备道其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 了今生缘 ”乃英妻词中句，而慧圆则英妻改字也。满座为之掩泣，叹公之盛德为不可及。公赠英奴婢各一，资遣就道。

英任满，重过吴门，而公薨矣。夫妇号哭，如丧其亲，就墓下建水陆斋三昼夜以报，而后去。王氏因此长斋念观音不辍。真之才士陆仲旸，作《画芙蓉屏歌》，以纪其事，因录以警世云：

画芙蓉，妾忍题屏风！屏间血泪水花红。败叶枯梢萧索，断缣遗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只影成飘泊。成飘泊，残骸向谁托？泉下游魂竟不归，图中艳姿浑似昨。浑似昨，妾心伤，那禁秋雨复秋霜！宁肯江湖遂舟子，甘从宝地礼医王。医王慈悯，慈悯怜群品，逝魄愿提撕，茕嫠赖将引。芙蓉颜色娇，夫婿手亲描，花萎因折蒂，干死为伤苗，蕊干心尚苦，根朽恨难消。但道章台泣韩翃，岂期甲帐遇文萧。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弃。幸得宝月再团圆，相亲相爱莫相捐。谁能听我芙蓉篇？人间夫妇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怜。

本篇选自《剪灯余话》卷四，是一篇优秀的公案小说。作者娴熟地运用巧合手法来安排情节：王氏避乱尼庵，顾阿秀也舍画于此；高纳麟得他人所献芙蓉图，又买得崔英草书。然而偶然的巧合又寓于必然之中：顾阿秀身为盗匪，不识书画；高纳麟退休闲居，乃收集书画，故能兼得王氏与崔英的作品。所以上述巧合都具有一定生活基础，不露人为安排的痕迹。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也非常成功。王氏的随机应变，多才多艺；崔英的笃于夫妇情义，都给予读者十分深刻的印象。明末凌濛初曾据此改编为拟话本《顾阿秀喜舍擅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七）

马中锡

马中锡（？—1521？），字天禄，号东田，明代故城人。成化十一年进士，官至右都御史。著有《东田集》。

中山狼传

赵简子大猎于中山，虞人道前，鹰犬罗后。捷禽鸷兽应弦而倒者不呵胜数。有狼当道，人立而啼。简子垂手登车，援乌号之弓，挟肃慎之矢，一发饮羽，狼失声而逋。简子怒，驱丰逐之，惊尘蔽天，足音鸣雷，十步之外，不辨人马。

时墨者东郭先生将北适中山以于仕，策蹇驴，囊图书，夙行失道，望尘惊悸。狼奄至，引首顾曰：“ 先生岂有志于济物哉？昔毛宝放龟而得渡，隋侯救蛇而获珠。龟蛇固弗灵于狼也。今日之事，何不使我得早处囊中以苟延残喘乎？异日倘得脱颖而出，先生之恩，生死而肉骨也。敢不努力以效龟蛇之诚！ ”

充生曰：“ 嘻！私汝狼以犯世卿，忤权贵，祸且水测，敢望报乎？然墨之道，‘ 兼爱 ’为本，吾终当有以活汝。脱有祸，固所不辞也。 ”乃出图书，空囊囊，徐徐焉实狼其中，前虞跋胡，后恐疐尾，三纳之而未克。徘徊容与，追者益近。狼请曰：“ 事急矣！先生果将揖逊救焚溺，而鸣銮避寇盗耶？惟先生速图！ ”乃踢踏四足，引绳而束缚之，下首至尾，曲脊掩胡，蝟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先生如其指，纳狼于囊。遂括囊口，肩举驴上，引避道左，以待赵人之过。

已而简子至，求狼弗得，盛怒。拔剑斩辕端示先生，骂曰：“ 敢讳狼方向者，有如此辕！ ”先生伏踬就地，匍匐以进，踧而言曰：“ 鄙人不慧，将有志于世，奔走遐方，自迷正途，又安能发狼踪以指示夫子之鹰犬也！然尝闻之，‘ 大道以多歧亡羊 ’。夫羊，一童子可制也，如是其驯也，尚以多歧而亡；狼非羊比，而中山之歧可以亡羊者何限？乃区区循大道以求之，不几于守株缘木乎？况田猎，虞人之所事也，君请问诸皮冠；行道之人何罪哉？且鄙人虽愚，独不知夫狼乎？性贪而狠，党豺为虐，君能除之，固当窥左足以效微劳，又肯讳之而不言哉？ ”简子默然，回车就道。先生亦驱驴兼程而进。

良久，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狼度简子之去远，而作声囊中曰：“ 先生可留意矣！出我囊，解我缚，拨矢我臂，我将逝矣。 ”先生举手出狼。狼咆哮谓先生曰：“ 适为虞人逐，其来甚速，幸先生生我。我馁甚，馁不得食，亦终必亡而已。与其饥死道路，为群兽食，毋宁毙于虞人，以俎豆于贵家。先生既墨者，摩顶放踵，思一利天下，又何吝一躯啖我而全微命乎？ ”遂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仓卒以手搏之，且搏且却，引蔽驴后，便旋而走。狼终不得有加于先生，先生亦极力拒，彼此俱倦，隔驴喘息。先生曰：“ 狼负我！狼负我！ ”狼曰：“ 吾非固欲负汝，天生汝辈，固需我辈食也。 ”相持既久，日晷渐移。先生窃念：“ 天色向晚，狼复群至，吾死已夫！ ”因给狼曰：“ 民俗，事肆必询三老。第行矣，求三老而问之。苟谓我可食，即食；不可，即已。 ”狼大喜，即与偕行。

逾时，道无行人。狼馋甚，望老木僵立路侧，谓先生曰：“ 可问是老。 ”先生曰：“ 草木无知，叩焉何益？ ”狼曰：“ 第问之，彼当有言矣。 ”先生不得已，揖老木，具述始末。问曰：“ 若然，狼当食我耶？ ”木中轰轰有声，谓先生曰：“ 我杏也，往年老圃种我时，费一核耳。逾年，华，再逾年，实，三年拱把，十年合抱，至于今二十年矣。老圃食

我，老圃之妻子食我，外至宾客，下至于仆，皆食我；又复鬻实于市以规利，我其有功于老圃甚巨。今老矣，不得敛华就实，贾老圃怒，伐我条枚，芟我枝叶，且将售我工师之肆取直焉。噫！樗朽之材，桑榆之景，求免于斧钺之诛而不可得。汝何德于狼。乃觊免乎？是固当食汝。”

言下，狼复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曰：“狼爽盟矣！矢询三老，今值一杏，何遽见迫耶？”复与偕行。

狼愈急，望见老牸曝日败垣中，谓先生曰：“可问是老。”先生曰：“鬲者草木无知，谬言害事。今牛禽兽耳，更何问为？”狼曰：“第问之。不问，将啗汝！”

先生不得已，揖老牸，再述始末以问。牛皱眉瞪目，舐鼻张口，向先生曰：“老杏之言不谬矣。老牸茧栗少年时，筋力颇健。老农卖一刀以易我，使我贰群牛，事南亩。既壮，群牛日以老惫，凡事我都任之：彼特驰驱，我伏田车，择便途以急奔趋；彼将躬耕，我脱辐衡，走郊坰以辟榛荆。老农亲我犹左右手。衣食仰我而给，婚姻仰我而毕，赋税仰我而输，仓瘐仰我而实。我亦自谅，可得帷席之蔽如狗马也。往年家储无儋石，今麦收多十斛矣；往年穷居无顾藉，今掉臂行村社矣；往年法卮罂，涸唇吻，盛酒瓦盆半生未接，今酝黍稷，据尊罍，骄妻妾矣；往年衣短褐，侣木石，手不知揖，心不知学，今持兔园册（50），戴笠子，腰韦带（51），衣宽博矣。一丝一粟，皆我力也。顾欺我老，逐我郊野；酸风射眸，寒日吊影（52）；瘦骨如山，老泪如雨；涎垂而不可收，足挛而不可举；皮毛具亡，疮痍未瘥（53）。老农之妻妒且悍，朝夕进说曰：“牛之一身，无废物也：肉可脯，皮可鞮（54），骨角且切磋为器。’指大儿曰：‘汝受业疱丁之门有年矣，胡不砺刃于硎以待？’迹是观之，是将不利于我，我不知死所矣！夫我有功，彼无情乃若是，行将蒙祸。汝何德于狼，觊幸免乎？”言下，狼又鼓吻奋爪以向先生，先生生曰：“毋欲速！”

遥望老子杜藜而来（55），须眉皓然，衣冠闲雅，盖有道者也。充生且喜且愕，舍狼而前，拜跪啼泣，致辞曰：“乞丈人一言而生！”丈人问故。先生曰：“是狼为虞人所窘，求救于我，我实生之。今反欲啗我，力求不免，我父当死之。欲少延于片时，暂定是于三老。初逢老杏，强我问之，草木无知，几杀我；次逢老牸，强我问之，禽兽无知，又将杀我；今逢丈人，岂天之未丧斯文也（56）！敢乞一言而生。”因顿首杖下，俯伏听命。

丈人闻之，欷歔再三，以杖叩狼曰：“汝误矣！夫人有恩而背之，不祥莫大焉。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知父子。今汝肖恩如是，则并父子亦无矣！”乃厉声曰：“狼速去！不然，将杖杀汝！”狼曰：“丈人知其一，未知其二，请愬之（57），愿丈人垂听！初，先生救我时，束缚我足，闭我囊中，压以诗书，我鞠躬不敢息，又蔓词以说简子，其意盖将死我于囊而独窃其利也。是安可不啗？”丈人顾先生曰：“果如是，羿亦有罪焉（58）。”先生不平，具状其囊狼怜惜之意。狼亦巧辩不已以求胜。丈人曰：“ 是皆不足以执信也。试再囊之，吾观其状，果困苦否。”狼欣然从之，信足先生。先生复缚置囊中，肩举驴上，而狼未知之也。丈人附耳谓先生曰：“有匕首否？”先生曰：“有。”于是出匕。丈人目先生使引匕刺狼。先生曰：“不害狼乎？”

丈人笑曰：“禽兽负恩如是，而犹不忍杀。子固仁者，然愚亦甚矣。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于彼计则得，其如就死地何！先生其此类乎？仁陷于愚，固君子之所不与也。”言已大笑，先生亦笑，遂举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弃道上而去。本篇选自《东田集》。这是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前代早已流传很久，马中锡又进行了重新创作。他在作品中强烈谴责了中山狼（实际上指像狼一样的恶人）忘恩负义的野兽行径；也批评了“仁陷于愚”的东郭先生一类人。教育人们要善于分清敌我，不能为几句伪装的甜言蜜语所蒙蔽。作者运用拟人化的写法，将狼、杏树、老牛都作为某类人物的代表加以着意刻画，形象生动，妙趣横生。因而在本文问世后，明清两代的许多文人将它改写为戏剧，广泛流传，“中山狼”已成为以怨报德者的代称。

邵景詹

邵景詹，别号自好子，斋名遥青阁，生平事迹无可考。受《剪灯新话》影响，撰《觅灯因话》二卷八篇，时在万历二十（1592）年。作品中封建正统观念较浓，但写人叙事较为真实。冯梦龙、凌濛初都曾从中取材改写为白话小说。

贞烈墓记

天台县郭老，五十无子。祷于神，梦白雉集于庭，遂生女，因名雉真。聪慧有色，略通书数。年十七，嫁同里旗卒，姿色甚丽，见之者莫不啧啧称赏。

年二十三，因夫卧病，至里社祠中祈祷。本卫千夫长李奇见之，心慕焉。时至正四年八月也。去县八十里，地名杨村，向设亭障，分兵戍守，李遂遣卒行。郭氏独居，李乃日至卒家，百计调之，郭氏毅然莫犯。经半载，夫归，具以情白。为属所辖，罔敢谁何。一日，李复来，卒故匿床下，听其语涉戏，大怒，持刃出，而李脱走。李诉于县，捕系穷竟，案议持刃杀本部官，罪该死，桎于囹圄中。从而邑之恶少年与吏胥、皂隶辈，无有不起觊觎之心者。而李尤其日夜夤缘，欲速杀其夫，使郭氏无所归。故属其左右邻，不与馈食。左右邻皆伍中人，无不畏李本官者。郭氏时生男六岁，女四岁。郭老死矣。茕茕一身，乃躬馈于卒，哀号载道。归则闭户绩纺，人不敢一至其家。

久之，府檄调黄岩州，一狱卒叶姓者至，复有意于郭氏，欲以情感之，乃顾视其卒，周其饮食，宽其桎梏，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一日，卒所卧竹床，肤色皆青，节节生叶，若素种植者。卒与同禁者皆惊喜，吏亦来贺，以为肆赦可待。叶独心恶之也。忽狱中传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斩决罪囚者。叶心喜，送入以报曰：“祯祥之兆，未必非祸祟也。”且煦煦顾怜其子女，切齿骂李，以为不仁，与卒抱待而泣。已乃谓曰：“我与尔爱如手足，尔万一不保，尔妻必入仇人之手，子女为人奴仆，顾我尚未娶，宁肯俾我为室乎？若然，我之视汝子女。扰我子女也。而且无快仇人之心。”卒深诺其言。叶乃令郭氏私见卒。卒谓曰：“我死有日，此叶押狱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无甘心事仇雠也。”郭氏泣曰：“尔之死，以我故，我又能二适以求生乎？”既归，持二幼，涕泣而言曰：“汝父以娘故，行且死！汝父死，娘必不生，儿辈无所依怙，终必死于饥寒，不若娘死于汝父之前，事或可解。卖汝与人，或可度日。盖势不容已，将复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毋仍旧娇痴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岁时能以卮酒奠父母，则是为有后矣。”遂携二儿出，至县前，遇人具道其故。行路之人，为之掩泣。有怜之者，纳其子女，赠钱三十缗，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馔，携至狱，与卒相持，哽咽不能语。既而以二分之一与之曰：“君扰押狱厚矣，可用此答之。又余钱若干，可收取自给。我去一富家执作，为口食计，恐旬日不能馈食故也。”泣别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

渡头人烟凑集，一时喧哄。又此处水极险恶，竟不为冲激倒仆，人以为奇，走报县官。官往检视得实，令人舁之起，水势冲踊不得近；以木为侨，木皆中折，而死者危坐如故。众益以为神，倾动城邑。县官乃焚香再拜，令妇人共举之，则水不为患。于怀中得一纸，具述李本官之逼，与夫之冤，虽不成章，达意而已。官为殓具，即葬于死所之侧山下。又为申达总管府，将李抵罪而释卒。官赎还其子女，人亦义之，不受原值，更与之钱。卒亦终身不娶。

郭氏死之日，至正五年九月九日也。次年丙戌，宣抚使巡行列郡，廉得其事，闻之于朝，乃旌其墓曰：“贞烈郭氏之墓”。而复其夫家云。

本篇选自《觅灯因话》卷一。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悲剧。郭氏生来美貌，然而天生的优越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无穷的灾难。无耻的千夫长李奇倚仗权势，“百计调之”。郭氏虽“毅然莫犯”，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无法阻止李的恶行。与李的豪夺相对，还有叶姓狱卒的“巧取”，……在这些衣冠禽兽的围攻下，郭氏走投无路，不得不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抗争。作品就这样在对事实的客观叙述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生命与人权毫无保障的悲惨处境。

宋懋澄

宋懋澄（生卒不详），字幼清，号稚源，江苏华亭人，万历四十年举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文及文言小说作家。早年曾学习兵法，30 岁后才折节学文。有《九籥集》、《九籥别集》行世。

负情侬传

万历间，浙东李生，系某藩臬子，入资游北雍，与教坊女郎杜十娘情好最殷。往来经年，李资告匮，女郎母颇以生频来为厌。然而两人交益欢。女姿态为平康绝代，兼以管弦歌舞妙出一时，长安少年所借以代花月者也。母苦留连，始以言辞挑怒，李恭谨如初。已而声色竞严。女益不堪，誓以身归李生。母自揣女非己出，而故事：教坊落籍非数百金不可，且熟知李囊中空无一钱，思有以困之，令愧不办，庶自亡去。乃翰掌诟女曰：“汝能怂郎君措三百金畀老身，东西南北唯汝所之。”女郎慨然曰：“李郎落魄旅邸，办三百金不难。顾金不易聚，倘金聚而母负约，奈何？”母策李郎穷途，侮之，指烛中花笑曰：“李郎若携金以入，婢子可随郎君而出。烛之生花，谶郎之得女也。”遂相与要言而散。

女至夜半悲啼，谓李生曰：“君游资，固不足谋妾身，然亦有意于交亲中得缓急乎？”李惊喜曰：“唯！唯！向非无心，第未敢言耳。”明日，故为束装状，遍辞亲知，多方乞贷。亲知咸以沈缅狭斜积有日月，忽欲南辕，半疑涉妄，且李生之父怒生飘零，作书绝其归路，今若贷之，非为无所征德，且索负无从，皆援引支吾。生因循经月，空手来见。女中夜叹曰：“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褥中有碎金百五十两，向缘线裹絮中。明日，令平头密持去，以次付妈。此外非妾所办，奈何？”生惊喜，珍重持褥而去。因出褥中金语亲知。亲知恫杜之有心，毅然各敛金付生。仅得百两。生泣谓女：“吾道穷矣，顾安所措五十金乎？”女雀跃曰：“毋忧，明旦妾从邻家姊妹中谋之。”至期，果得五十金。合金而进。妈欲负约，女悲啼向妈曰：“母曩责郎君三百金，金具而母失言；郎持金去，女从此死矣。”母惧人金俱亡，乃曰：“如约。第自顶至踵，寸珥尺素，非汝有也。”女欣然从命。明日，秃髻布衣，从生出门，过院中诸姊妹作别。诸姊妹咸感激泣下，曰：“十娘为一时风流领袖，今从郎君蓝缕出院门，岂非姊妹羞乎？”于是，人各赠以所携。须臾之间，簪[illegible]衣履，焕然一新矣。诸姊妹复相谓曰：“郎君与姊千里间关。而行李曾无约束。”复各赠以一箱。箱中之盈虚，生不能知；女亦若为不知也者。日暮，诸姊妹各相与挥泪而别。女郎就生逆旅，四壁萧然，生但两目瞪视几案而已。女脱左膊生绢，掷朱提二十两，曰：“持此为舟车资。”明日，生办舆马出崇文门，至潞河，附奉使船。抵船，而金已尽。女复露右臂生绡，出三十金，曰：“此可以谋食矣。”生频承不测，快幸遭逢，于是自秋涉冬，嗤来鸿之寡俦，诎游鱼之乏比，誓白头则皎露为霜，指赤心则丹枫交炙，喜可知也。

行及瓜州，舍使者艄艎，别赁小舟，明日欲渡。是夜，璧月盈江，练飞镜写，生谓女曰：“自出都门，便埋头项；今夕专舟，复何顾忌？且江南水月，何如塞北风烟？顾作此寂寂乎？”女亦以久淹形迹，悲关山之迢递，感江月之交流，乃与生携手月中，趺坐船首。生兴发，执卮，倩女清歌，少酬江月。女婉转微吟，忽焉入调。乌啼猿咽，不足以喻其悲也。有邻舟少年者，积盐维扬，岁暮将归新安，年仅二十左右，青楼中推为轻薄祭酒。酒酣闻曲，神情欲飞，而音响已寂，遂通宵不寐。黎明，而风雪阻渡。新安人物色生舟，知中有尤物。乃貂帽复绚，弄形顾影。微有所窥，即扣舷而歌。生推蓬四顾，雪色森然。新安人呼生稍致

绸缪，即邀生上岸，至酒肆论心。酒酣，微叩公子：“ 昨夜清歌为谁？ ”生俱以实对。复问公子：“ 渡江即归故乡乎？ ”生惨然告以难归之故：“ 丽人将邀我于吴越山水之间。 ”杯酒缠绵，无端尽吐情实。新安人愀然谓公子：“ 旅靡芜而挟桃李，不闻明珠委路有力交争乎？且江南之人最工轻薄，情之所钟，不敢爱死。即鄙心时时萌之，况丽人之才，素行不测。焉知不借君以为梯航，而密践他约于前途？则震泽之烟波，钱塘之风浪，鱼腹鲸齿，乃公子一杯三尺也。抑愚闻之，父与色孰亲？欢与害孰切？愿公子之熟思也。 ”生始愁眉，曰：“ 然则奈何？ ”曰：“ 愚有至计，甚便于公子，顾公子不能行耳。 ”公子曰：“ 为计奈何？ ”客曰：“ 公子诚能割厌余之爱，仆虽不敏，愿上千金为公子寿。得千金，则可以归报尊君；舍丽人，则可以道路无恐。幸公子熟思之。 ”生既漂零有年，携影挈形，虽鸳树之诅，生死靡他；而燕幕之栖，进退维谷。羝藩狐济，既猜月而疑云。燕啄龙漦（42），更悲魂而啼梦。乃低首沉思，辞以归而谋诸妇。遂与新安人携手下船，各归舟次。

女挑灯俟生小饮，生目动齿湿，终不出辞，相与拥被而寝。至夜半，生悲啼不已，女急起坐，抱持之曰：“ 妾与郎君处，情境几三年，行数千里，未尝哀痛，今日渡江，正当为百年欢笑，忽作此面向人，妾所不解。抑声有离音，何也？ ”生言随涕兴，悲因情重，既吐颠末，涕泣如前。女始解抱，谓李生曰：“ 谁为足下画此策者？乃大英雄也！郎得千金，可觐二亲；妾得从人，无累行李。发乎情，止乎礼义。贤哉！其两得之矣。顾金安在？ ”生对以：“ 未审卿意云何，金尚在是人箧内。 ”女曰：“ 明早亟过诺之。然千金重事也，须金入足下箧中，妾始至是人舟内。 ”时夜已过半，即请起，为艳装。曰：“ 今日之妆，迎新送旧者也，不可不工。 ”计妆毕，而天亦就曙矣。新安人已刺船李生舟前，得女郎信，大喜曰：“ 请丽卿妆台为信。 ”女忻然谓李生：“ 畀之。 ”即索新安人聘资过船，衡之无爽。于是，女郎起自舟中，据舷谓新安人曰：“ 顷所携妆台中，有李郎路引，可速检还。 ”新安人急如命。女郎使李生：“ 抽某一箱来。 ”皆集凤翠霓，悉投水中，约值数百金。李生与轻薄子及两船人，始竞大咤。又指生抽一箱，悉翠羽、明珰、玉箫、金管也，值几千金，又投之江。复令生抽出某革囊，尽古玉紫金之玩，世所罕有，其偿盖不赀云，亦投之。最后，甚生抽一匣出，则夜明之珠盈把。舟中人一一大骇，喧声惊集市人。女郎又欲投之江，李生不觉大悔，抱女郎恸哭止之。虽新安人亦来劝解。女郎推生于侧，而啐骂新安人曰：“ 汝闻歌荡情，遂代鸢弄舌，不顾神天；剪绠落瓶，使妾将骨殷血碧。妾自恨弱质，不能抽刀向伧。乃复贪财，强求萦抱。何异狂犬方事趋风，更欲争骨。妾死有灵，当诉之神明，不日夺汝人面。只妾藏形诒影，托诸姊妹蕴藏奇货，将资李郎归见父母也。今畜我不卒而故暴扬之者，欲人知李郎眶中无瞳耳。妾为李郎，涩眼几枯，翕魂屡散；李郎事幸粗成，不念携手而倏溺如簧，畏多行露，一朝捐弃，轻于残汁。顾乃婪此残膏，欲收覆水，妾更何颜而听其挽鼻！今生已矣！东海沙明，西华黍垒，此恨纠缠，宁有尽耶！ ”于是舟中崖上，观者无不流涕，骂李生为负心人，而女郎已持明珠赴江水不起矣。

当是时，目击之者，皆欲争殴新安人及李生。李生暨新安人各鼓枻分道逃去，不知所之。噫！若女郎，亦何愧子政所称烈女哉！虽深闺之

秀，其贞奚以加焉！

宋幼清曰：余于庚子秋闻其事于友人。岁暮多暇，援笔叙事。至“妆毕而天已就曙矣”，时夜将分，困惫就寝，梦披发而其音妇者谓余曰：“妾羞令人间知有此事。近幸冥司见怜，令妾稍司风波，间豫人间祸福。若郎君为妾传奇，妾将使君病作。”明日，果然。几十日而间。因弃置筐中。丁未，携家南归，舟中检笥稿，见此事尚存，不忍湮没，急捉笔足之，惟恐其复祟，使我更捧腹也。既书之纸尾，以纪其异；复寄语女郎：“传已成矣，它日过瓜州，幸勿作恶风浪相虐。倘不见谅，渡江后必当复作。宁肯折笔同盲人乎？”时丁未秋七月二日，去庚子盖八年矣。舟行卫河道中，距沧州约百余里。不数日，而女奴露桃忽堕河死。

杜十娘不仅姿容绝代，而且聪明机智。为了赎身争取自己的解放，她不动声色地积蓄了大量珍宝，对李生也进行了一番考验，真可算是用心良苦了。然而，她终究没能战胜顽固的封建制度，当她的理想破灭后，刚烈的杜十娘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毅然毁灭自身，向封建专制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杜十娘的遭遇雄辩地昭示，只有彻底推翻罪恶的封建制度，青年男女才能得到婚姻幸福。

珍珠衫记

楚中贾人某者，年二十余，妻美而艳，夫妇之爱甚笃。某商于粤，久不归。其家近市楼居，妇偶当窗垂帘外望，忽见美男子，貌类其夫，乃启帘流盼，既觉其误， 赧然而避。男子新安人，客二年矣。见楼上美人盼己，深以为念。叩姓名于市东鬻珠老媪，因遗重贿，求计通之。媪曰：“ 老妇知之矣，此贞妇不可犯也。寻常罕睹其面，安能为汝谋耶？ ”新安客哀祈不已。媪曰：“ 郎君明日午余，可多携白锷，到彼对门典肆中，与某交易，争较之际，声闻于内，若蒙见召，老妇得跨足其门，或有机耳。然期在合欢，勿计岁月。 ”客唯唯去。媪因选囊中大珠并簪珥之珍异者，明日至肆中，佯与新安人交易，良久，于日中照弄珠色，把插搔头，市人竞观，喧笑声彻妇所。如果临窗来窥，即命侍儿招媪。媪收货入笥，曰：“ 阿郎好缠人，如尔价，老妇卖多时矣。 ”便过楼与妇作礼，略叙寒温，出货商确数语，匆匆收拾，曰：“ 老身适有急事他出，烦为简置，少问徐来议值。 ”

既去，数日不至。一日雨中，媪来曰：“ 老身爱女有事，数日奔走负期，今日雨中，请观一切缨络。 ”妇人出箧中种种奇妙，老媪宣叹不一。形容既毕，妇综核媪货，酬之有方。媪喜曰：“ 如尊意所衡，固无憾。向者新安客，高下不情，徒负此丰标耳。 ”妇复请迟价之半，以俟夫归。媪曰：“ 邻居复相疑耶？ ”妇既喜价轻，复幸半赊，留之饮酌。媪机颖巧捷，彼此惟恨相知之晚。明日，媪携酌过，倾倒极欢。自此，妇日不能无媪矣。媪与妇益狎，时进情语挑之。妇年少，未免愁叹之意形于颜色，因留媪宿。媪亦言家中喧杂，爱此中幽静，明夕当携卧具来此。次日，妇为之下榻，媪靡夕不至。两床相向，嗽语相闻，中夜谈心，两不相忌。新安人数问媪期，辄曰：“ 未！未！ ”乃至秋月，过谓媪曰：“ 初谋柳下，条叶未黄；约及垂阴，子已成实；过此渐秃，行将白云侵枝矣。 ”媪曰：“ 今夕随老身入，须着精神，成败系此，不然虚废半年也。 ”因授之计。媪每夜黑至妇家，是夕，阴与新安人同入，而伏之寝门之外。媪与妇酌于房，两声甚戚，笑剧加殷。媪强侍儿酒，侍儿不胜，醉卧他所，独两人闭门深饮，各已微酣。适有飞蛾来火上，媪佯以扇扑之，灯灭，伪启门点灯，复佯笑曰：“ 忘携烛去。 ”折旋之际，则已暗导其人于卧榻矣。顷之，辞以夜深火静，复闭门。妇畏暗，数数呼媪，媪曰：“ 老身当同帷作伴耳。 ”乃挟其人登妇床，妇犹以为媪也。启被抚其身，曰：“ 姥体滑如是。 ”其人不言，腾身而上，妇已神狂，听其轻薄而已。欢毕，始问为何人，媪乃前谢罪，述新安客爱慕之意。妇业堕术中，遂不能舍，相爱逾于夫妇。将一年，新安人赠费已及千金。

一日，结伴欲返，流涕谓妇曰：“ 别后烦思，乞一物以当会面。 ”妇开箱简珍珠衫一件，自提领袖，为其人服之，曰：“ 道路苦热，极生清凉，幸为君里衣，如妾得近体也。 ”其人珍重而别，相约明年，共载他往。新安人自庆极遇，珠衫未尝去体，顾之辄泪。是年，为事所梗；明年，复商于粤。旅次，适与楚人同馆，相得颇欢，戏道生平隐事。新安人自言，曾于君乡遇一妇如此。盖楚人外氏，故客粤中，主人皆外氏旧交，故楚人假外氏姓名作客，新安人无目物色也。楚人内惊，佯不信曰：“ 亦有证乎？ ”新安人出珠衣，泣曰“ 欢所赠也。君归囊之便，幸

作书邮。”楚人辞曰：“仆之中表，不敢得罪。”新安人亦悔失言，收衣谢过。楚人货尽归家，谓妇曰：“适经汝门，汝母病甚，渴欲见汝；我已觅轿门前，便当速去。”复授一简书曰：“此料理后事语，至家与阿父相闻。我初归，不及便来。”妇人至母家，视母颜色初无恙，因大惊，发函视之，则离婚书也。阖门愤恸，不知所出。妇人父至婿家请故，婿曰：“第还珠衫，则复相见。”父归述婿语，妇人内惭欲死。父母不详其事，始慰解之。期年，有吴中进士，宦粤过楚，择妾，媒以妇对，进士出五十金致之。妇人家告前婿，婿简房中大小十六箱，皆金帛宝珠，封畀妻去。闻者莫不惊嗟。

居期年，楚人复客粤，偶与主人算货，不直，语竟，搪翁仆地，翁暴死。二子讼之官，官即进士也。夜深，张灯简状，妾侍侧，见前夫名氏，哭曰：“是妾舅氏，今遭不幸，愿乞生还。”官曰：“狱将成矣。”妇人长跪请死。官曰：“起，徐当处分。”明山欲出，复泣曰：一事若不偕，生勿得见矣。”官乃语二子：“若父伤未形，须刷骨一验，欲移尸置漏泽园。”二子家累千金，耻亏父体，叩头言：“父死状甚张，无烦剔剜。”官曰：“不见伤痕，何以律罪？”二子恳请如前。官曰：“若父老矣，死其分也。我有一言，足雪若憾，若能听否？”二子咸请惟命。官曰：“令楚人服斩衰，呼若父为父，葬祭悉令经纪，执拂躃踊，一随若行，若父，快否？”二子叩头曰：“如命。”举问楚人，楚人喜于拯死，亦顿首如命。事毕，妾求与舅氏相见，男女合抱，痛哭逾情。官疑之，固叩其实，则故夫妇也。官不忍，仍使移归。出前所携十六箱还妇，且护之出境。楚人已继娶，前妇归，反为侧室。

或曰：“新安人以念妇故，再往楚中，道遭盗劫，及至，不见妇，愁忿，病剧不能归。乃召其妻，妻至，会夫已物故。楚人所置后室，即新安人妻也。九籥生曰：“若此，则天道太近，世无非理人矣！”

本文选自《情史类略》卷十六，通篇构思巧妙，故事情节曲折变幻，又富有多重层面的意义：一方面，它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如作者所说，从中可以看到“天道太近”。另一方面，我们又可看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之此前发生了质的变化，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如对贞操的看法也开始突破传统封建道德意识。由于这些新因素，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将它改写后，列为“三言”的首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袁于令等人也据此编写为戏曲剧本。

无名氏

唐　寅

唐伯虎才高气雄，藐视一世，而落拓不羁，弗修边幅，每遇花酒会心处，遂忘形骸。其诗画特为时珍重，锡山华虹山学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尚未觌面。唐往茅山进香，道出无锡，计返棹时，当往诣华倾倒。晚泊河下，登岸闲行，偶见乘舆东来，女从如云，有丫环貌尤艳丽。唐不觉心动，潜尾其后，至一高门，众拥而入。唐凝盼怅然，因访居民，知是华学士府。唐归舟，神思迷惑，展转不寐。中夜忽生一计，若梦魇状，被发狂呼。众惊起问故，唐曰：“适梦中见一天神，朱发獠牙，手持金杵云：‘进香不虔，圣帝见谴，令我击汝。’持杵欲下，予叩头哀乞再三。云：‘姑且恕尔，可只身持香，沿途礼拜，至山谢罪，或可幸免。不则祸立降矣。’予惊醒战悚。今当遵神教，独往还愿。汝辈可操舟速回，毋溷乃公为也。”即微服持包伞，奋然登岸，疾行而去。有追随者，大怒，遂回。潜至华典中，见主柜者，卑词降气曰：“小子吴县人，颇善书，欲投府上写帖，幸为引进。”即取笔书数行于一纸授之。主者持进白华，呼之入。见仪表俊伟，字画端楷，颇有喜色，问：“平日习何业！”曰：“幼读儒书，颇善作文。屡试不得进学，流落至此。愿备书记之末。”公曰：“若尔，可作吾大官伴读。”赐名华安，送至书馆。安得进身，潜访前所见丫环，云名桂华，乃公素所宠爱者，计无所出。居久之，偶见郎君文义有未安处，私加改窜，或为代作。师喜其徒日进，持文夸华。华曰：“此非孺子所及，必倩人耳。”呼子诘之，弗敢隐。因出题试安，援笔立就。举文呈华，手有枝指。华阅之，词意兼美，益喜甚，留为亲随，俾掌文房。凡往来书札，悉令裁复，咸当公意。未几，主典者告殂，华命安暂摄，出纳惟慎，毫忽无私。公欲令即代，而嫌其未婚，难以重托，呼媒为择妇。安闻，潜乞于公素所知厚者云：“安蒙忘分提拔，复谋为置室，恩同天地。第不欲重费经营，或以侍儿见配可耳。”所知因为转达。华曰：“婢媲颇众，可令自择。”安遂微露，欲得桂华。公初有难色，而重违其意，择日成婚。另饰一室，供帐华侈。合卺之夕，相得甚欢。居数日，两情益投，唐遂吐露情实，云：“吾唐解元也，慕尔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谐所愿，此天缘也。然此地岂宜久羁？可潜遁归苏，彼不吾测，当图谐老耳。”女欣然愿从，遂买小舟，乘夜遄发。天晓，家人见安房门封锁，启视室中，衣饰细软，俱各登记，毫无所取。华沉思莫测其故，令人遍访，杳无形迹。年余，华偶至阊门，见书坊中坐一人，形极类安。从者以告，华令物色之。唐尚在坊，持文翻阅，手亦有枝指。仆尤骇异，询问何人？旁云：“此唐伯虎也。”归以告华，遂持刺往谒。唐出迎，坐定，华审视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为安无疑。奈难以直言，踌躇未发。唐命酒对酌，半酣，华不能忍，因缕述安去来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华又云：“渠貌与指颇似公，不识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华愈狐疑，欲起别去。唐曰：“幸少从容，当为公剖之。”酒复数行，唐命童秉烛前导，入后堂，请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娇面。拜毕，唐携女近华，令熟视之，笑曰：“公言华安似不佞，不识桂华亦似此女否？”乃相与大笑

而别。华归，厚具装奁赠女，遂缔姻好云。

本篇选自《情史类略》，是叙述唐伯虎的故事中较早的一篇。唐伯虎工书善画，诗文俱佳，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虽为人放荡不羁，但并没有如后世的小说戏曲中描写的那般专以渔色为乐的庸俗情趣。本篇写他为了追求桂华（即后起作品中的秋香），不惜降身为奴仆，委屈以求之。这种真挚的爱情是颇为感人的。后世文学家在此基础上踵事增华，改写为《唐解元一笑姻缘》（《警世通言》卷 26）等小说戏曲，乃至在现代多次拍摄为电影，影响更为广泛。

戋戋居士

《小青传》作者，不详。依传奇小说惯例，作者常在篇末发表议论。本篇末“ 戋戋居士 ”当即作者别号。清康熙年间张潮辑《虞初新志》收入此篇，于篇末附识云：“ 即此传亦不知谁氏手笔。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姑阙疑焉。 ”

小青传

小青者，虎林某生姬也。家广陵，与生同姓，故讳之，仅以小青字云。姬夙根颖异，十岁，遇一老尼，授《心经》，一再过了了，复之不失一字。尼曰：“是儿早慧福薄，愿乞作弟子，即不尔，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耳。”家人以为妄，嗤之。母本女塾师，随就学。所游多名闺，遂得精涉诸技，妙解声律。江都固佳丽地，或诸国彦云集，茗战手语，众偶纷然，姬随变酬答，悉出意表，人人唯恐失姬；虽素娴仪则，而风期异艳，绰约自好，其天性也。

年十六，归生。生，豪公子也。性嘈唼，憨跳不韵。妇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解。一日，随游天竺，妇问曰：“吾闻西方佛无量，而世多尊礼大士者何？”姬曰：“以其慈悲耳。”妇知讽己，笑曰：“吾当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别业。诫曰：“非吾命而郎至，不得入；非吾命而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自念彼置我闲地，必密伺短长，借莫须有事鱼肉我，以故深自敛戢。

妇或出游，呼与同舟，遇两堤之驰骑挟弹游冶少年，诸女伴指点謔跃，倏东倏西，姬淡然凝坐而已。妇之戚属某夫人者，才而贤，尝就姬学奔，绝爱怜之。因数取巨觞觞妇，瞷妇已醉，徐语姬曰：“船有楼，汝伴我一登。”比登楼，远眺久之，抚姬背曰：“好光景可惜，无自苦，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郎走马，而子作蒲团空观邪？”姬曰：“贾平章剑锋可畏也。”夫人笑曰：“子误矣，平章剑钝，女平章乃利害耳，”居顷之，顾左右寂无人，从容讽曰：“子既娴仪则，又多技能，而风流绰约复尔，岂当堕罗刹国中，吾虽非女侠，力能脱子火坑。顷言章台柳，子非会心人耶？天下岂少韩君乎？且彼视子去，拔一眼中钉耳，纵能容子，子终向党将军帐下作羔酒侍儿乎？”姬谢曰：“夫人休矣！妾幼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著水，命止此矣。夙业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再辱奚为？徒供群口画描耳。”夫人叹曰：“子言亦是，吾不子强，虽然，子亦宜自爱，彼或好言饮食汝，乃更可虑。即旦夕所须，第告我无害。”因相顾泣下沾衣，恐他婢窃听，徐拭泪还坐，寻别去，夫人每向宗戚语及之，无不咨嗟叹息云。

姬自后幽愤凄恻，俱托之诗或小词。而夫人后亦从宦远方，无与同调者，遂郁郁感疾，岁余益深。妇命医来，仍遣婢捧药至。姬佯感谢，婢出，掷药床头，叹曰：“吾即不愿生，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岂汝一杯鸩能断送耶？”然病益不支，水粒俱绝，日饮梨汁一小盏许，益明妆冶服，拥襟欹坐，或呼琵琶妇唱盲词自遣。虽数晕数醒，终不蓬首偃卧也。忽一日，语老妪曰：“可传语冤业郎，觅一良画师来。”师至，命写照。写毕，揽镜熟视曰：“得吾形似矣，未尽吾神也，姑置之。”又易一图，曰：“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也。若见我而目端手庄，太矜持故也，姑置之。”命捉笔于旁，而自与妪指顾语笑，或扇茶铛，或简图书，或自整衣褶，或代调丹碧诸色，纵其想会，久之，复命写图。须臾图成，果极妖纤之致。笑曰：“可矣。”师去，即取图供榻前，爇名香，设梨酒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雨潸潸下，一恸而绝。时万历壬子岁也，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于玉，命薄于云，琼蕊优昙，人间一现，欲求如杜丽娘牡丹亭畔重生，安

可得哉！

日向暮，生始踉跄来，披帷，见容光藻逸，衣袂鲜好，如生前无病时，忽长号顿足，呕血升余。徐简得诗一卷，遗像一幅，又一缄寄某夫人，启视之，叙致惋痛，后书一绝句。生痛呼曰：“吾负汝！吾负汝！”妇闻恚甚，趋索图。乃匿第三图，伪以第一图进。立焚之。又索诗，诗至亦焚之。广陵散从兹绝矣，悲夫！楚焰诚烈，何不以纪信诳之？则罪不在妇，又在生耳。及再简草稿，业散失尽，而姬临卒时，取花钿数事赠姬之小女，衬以二纸，正其诗稿。得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并所寄某夫人者，共十二篇。古诗云：

雪意阁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头。米颠颠笔落窗外，松岚秀处当我楼。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缭绕。帘卷帘垂底事难，不情不绪谁能晓？炉烟渐瘦剪声小，又是孤鸿唳悄悄。

绝句云：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
愿为一滴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
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

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
瘦影自临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西陵芳草骑辚辚，内使传来唤踏春。
杯酒自浇苏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何处双禽集画阑，朱朱翠翠似青鸾。
如今几个怜文采，也向秋风斗羽翰。
脉脉溶溶滟滟波，芙蓉睡醒意如何？
妾映镜中花映水，不知秋思落谁多。
盈盈金谷女班头，一曲骊珠众伎收。
直得楼前身一死，季伦原是解风流。
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
见说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

其《天仙子》词云：潮。

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别别清凉界。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

可在，著衫又捻裙双带。

与某夫人书云：

元元叩首沥血致启夫人台座下：

关头祖帐，回隔人天；官舍良辰，当非寂度。驰情感往，瞻睇慈云，分燠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娣娣姨姨无恙？犹忆南楼元夜，看灯、谐谑，姨指画屏中一凭栏女曰：“是妖娆儿，倚风独盼，恍惚有思，当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执拂狡鬟，偷近郎侧，将无似娣？”于时角采寻欢，缠绵彻曙，宁复知风流云散，遂有今日乎？

往者仙槎北渡，断梗南楼，狺语哮声，日焉三至。渐乃微词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菩心，饿狸悲鼠，此直供其换马，不即辱以当垆。去则弱絮风中，往则幽兰霜里。兰因絮果，现业谁深？若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胎，荷丝难杀，又未易言此也。乃至远笛哀秋，孤灯听雨，雨残笛歇，谡谡松声。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晨泪镜潮，夕泪镜汐。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然，见粒而呕。错情易意，悦憎不驯。老母娣弟，天涯向绝。嗟乎！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憾促欢淹，无乃非达。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啬彼，理讵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至其沦忽，亦非至今。结缡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烟，白花飞蝶，乃谓之死哉！

或轩车南返，驻节维扬，老母惠存，如妾之受，阿秦可念，幸终垂悯，畴昔珍赠，悉令见殉。宝钿绣衣，福星所赐，可以超轮消劫耳。然小六娘竟先期相俟，不忧无伴。附呈一绝，亦是鸟语鸣哀。其诗集小像，托陈锡好藏，觅便驰寄。身不自保，何有于零膏冷翠乎？他时放船堤下，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阴床，仿生平于响象，见空帏之寂陋。是邪？非邪？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异路，永从此辞。玉腕朱颜，行就尘土。兴思及此，恸也何如？元元叩首叩首上。

后附绝句云：

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惟有旧朱门。

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生之戚某，集而刻之，名曰：《焚余》。

戈戋居士曰：读小青诸咏，虽凄惋，不失气骨。憾全稿不传。要之，径寸珊瑚，更自可怜惜耳。闻第二图藏姬家，余竭力购得之。娟娟楚楚，如秋海棠花。其衣里珠外翠，秀艳有文士韵。然尚是副本，即姬所谓“神已似而风态未流动”者。未知第三图更复何如。姬尝言：“姬喜看书，书少，就郎取不得，悉从某夫人借观。间作小画。画一扇，甚自爱。郎闻之，苦索不与。”又言：“姬好与影语。或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对影絮絮如问答。婢辈窥之，则不复尔。但微见眉痕惨然，似有泣意。”余览集中第四绝，知此语非妄也。嗟乎！世世负才零落，踯躅泥犁中顾影自怜，若忽若失如小青者。可胜道哉！

本篇选自《情史类略》。它叙述了一个封建社会里常见的悲剧。小青的悲惨境遇固然反映了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度下小妾的共同命运，而小青独特的悲剧性格与强烈的诗人气质更为这个悲剧增添了哀感顽艳的色彩。小青风姿绰约而又多才多艺，仅仅由于家境贫寒被迫卖身为妾，这种红颜薄命的遭遇与封建社会里许多出身寒微而又怀抱“利器”、终身困顿的文士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因而它在问世后不久，就被改编为多种戏曲小说作品。

王猷定

王猷定（1598—1662），字如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是清初优秀的诗文作家，有《四照堂集》行世。张潮辑《虞初新志》，录其传奇小说《汤琵琶传》、《李一足传》、《义虎记》等。

汤琵琶传

汤应曾，邳州人，善弹琵琶，故人呼为“汤琵琶”云。贫无妻，事母甚孝。所居有石楠树，构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闻歌声辄哭。已，学歌，歌罢又哭。其母问曰：“儿何悲？”应曾曰：“儿无所悲也，心自凄动耳。”

世庙时，李东垣善琵琶，江对峰传之，名播京师；江死，陈州蒋山人独传其妙。时，周藩有女乐数十部，咸习蒋技，罔有善者，王以为恨。应曾往学之，不期年而成。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著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应曾由是著名大梁间，所至狭邪，争慕其声，咸狎昵之。然颇自矜重，不妄为人奏。后，征西王将军招之幕中，随历嘉峪、张掖、酒泉诸地，每猎及阅士，令弹塞上之曲。戏下颜骨打者，善战阵，其临敌，令为壮士声，乃上马杀贼。

一日，至榆关，大雪。马上闻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别将军去。夜宿酒楼，不寐，弹琵琶作觱声，闻者莫不陨涕。及旦，一邻妇诣楼上曰：“君岂有所感乎？何声之悲也！妾孀居十载，依于母而母亡；欲委身，无可适者，愿执箕帚为君妇。”应曾曰：“若能为我事母乎？”妇许诺，遂载之归。襄王闻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风涛大作，舟人惶扰失措。应曾匡坐弹《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见一老猿，须眉甚古，自丛箐中跳入蓬窗，哀号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跃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辄惆怅不复弹。已，归省母，母尚健，而妇已亡，惟居旁抔土在焉。母告以妇亡之夕，有猿啼户外，启户不见。妇谓我曰：“吾待郎不至，闻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闻郎琵琶声，倘归，为我一奏石楠之下。”应曾闻母言，掩抑哀痛不自胜。夕，陈酒浆，弹琵琶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乱，负母鬻食兵间。耳目聋瞽，鼻漏，人不可迩。召之者，隔以屏障，听其声而已。

所弹古调百十余曲，大而风雨雷霆，与夫愁人思妇，百虫之号，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声中传之。而尤得意于《楚汉》一曲，当其两军决战时，声动天地，瓦屋若飞坠，徐而察之，有金声、鼓声、剑弩声、人马辟易声，俄而无声。久之，有怨而难明者，为楚歌声；凄而壮者，为项王悲歌慷慨之声、别姬声；陷大泽，有追骑声；至乌江，有项工自刎声，余骑蹂践争项王声。使闻者始而奋，既而恐，终而涕泪之无从也。其感人如此。

应曾年六十余，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见而怜之，载其母同至桃源。后不知所终。

轸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汤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则其情必不深，乌能传于后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息见君曩着衣宫锦之盛矣。明年复访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争贱之，予肃然加敬焉。君仰天呼呼曰：“已矣！世鲜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后，将投身黄河死矣！”予凄然，许君立传。越五年，乃克为之。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

本篇选自《虞初新志》卷一。它完整地再现了一位天才艺术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汤应曾年幼时即为音乐所打动，显示了与常人不同的

特异禀赋，后来经过专业学习，技艺更臻绝妙。从作品关于《楚汉》一曲的形象描绘中，读者不难感受到这一点。他弹奏的琵琶不仅能鼓舞临敌的将士上马杀贼，而且能感化须眉甚古的老猿，使之变幻为孀妇自求相从……然而，在埋没人才的封建社会里，他最终只落得“负母鬻食兵间”，“不知所终”的悲惨命运。小说无情暴露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践踏艺术、扼杀天才的罪恶。

李　渔

李渔（1611—1679？），字笠翁，号觉世稗官，浙江兰溪人，清初著名文学家。著有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戏曲有《风筝误》、《雁翎甲》、《中庸解》等十九种，诗文集有《笠翁一家言》。所著《闲情偶寄》中戏曲理论部分价值尤高。

秦淮健儿传

嘉靖中，秦淮民间有一儿，貌魁梧，色黝异。生数月便不乳，与大人同饮啜。周岁怙恃交失，鞠于外氏。长有膂力，善拳击，尝以一掌毙一犬，人遂呼为健儿。

健儿与群儿斗，莫不辟易；群儿结数十辈攻之，健儿纵拳四挥，或啼或号，各抱头归，诉其父兄。父兄来，叱曰：“谁家豚大，敢与老子相触耶？”健儿曰：“焉敢相触，为长者服步武之劳，则可耳！”乃至父兄前，以两手擎父兄，两胫去地二尺许，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颠仆，莫敢如何，但咭咭笑，乡人哄焉。健儿性善动，不喜读书，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师夏楚之，则夺扑裂眦曰：“功名应赤手致，焉用琐琐章句为？”师出，即与同塾诸儿斗，诸儿尤完肤。又时盗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饮，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于外。为人牧羊，每窃羊换饮，诈言多歧亡。主人怒，复见滨。

时已弱冠矣，闻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时也！”即去海上从军，从小校擢功至裨将。与僚友饮，酒酣，斗，力毙之，罪当死；遂弃官，逃之泗，易姓名，隐于庖丁。民家有犊，丙夜往盗之。牵出必剧呼曰：“君家牛，我骑去矣！”呼竟，倒骑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奔若风，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适市物色之，健儿曰：“昨过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后取，道也，奚其盗？”索之，则牛已脯矣，无可凭。市中恶少推为盟主，昼纵六博，夜游狭斜。自恃日甚，尝叹曰：“世人皆不足敌！但恨生千载后，不得与拔山举鼎之雄一较胜负耳！”

邑使者禁屠牛，健儿无所事事，取向所积牛皮及骨角，往瓜、扬间售之，得三十金。将归，饮旅馆中，解金置案头。酒家翁见之，谓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儿掷杯砍案曰：“吾纵横天下三十年矣，未逢敌手，有能取我腰间物者，当叩首降之。”

时有少年数人，醵于左席，闻之锗愕，起问姓名里居。健儿曰：“某姓名不传，向尝竖功于边陲，今挂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诸英雄。”少年问能敌几何辈，健儿曰：“遇万、万敌，遇千、千敌，计人而敌，斯下矣！”诸少年益错愕。健儿饮毕，束装上马。不二三里，一骑追之甚迅。健儿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则一后生，健儿遂不介意。后生问：“何之？”健儿曰：“归泗。”后生曰：“予小子亦泗人，归途迷失，望长者指南之。”于是健儿前驱，马上谈笑颇相得。健儿谓后生曰：“子服弓矢，善决拾乎？”后生曰：“习矣，而未娴。”健儿援弓试之，力尽而弓不及彀，弃之曰：“此物无用，佩之奚为？”后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无用耳！”乃引自试。时有鸳唳空，后生一发饮羽，鸳坠马前。健儿异之。后生曰：“君腰短刀，必善击刺”。健儿曰：“然，我所长，不在彼在此。”脱以相示。后生视而剧曰：“此割鸡屠狗物，将焉用之？”以两手一折，刀曲如钩；复以两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儿失色，筹腰间物，非复我有矣！虽与偕行，而股栗之状，渐不自持。后生转以温言慰之。复前数里，四顾无人，后生纵声一喝，健儿坠马，后生先斩其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马！”健儿匍伏请所欲。后生曰：“无用物！盍解腰缠来献！”健儿解囊输之，顿首乞命。后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子犹草莱，何足诛锄！”拨马

寻故道去。

健儿神气沮丧，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长物，但半世英雄败于乳臭儿之手，何颜复见诸弟兄！遂不归泗，向一村墅，结庐卖酒聊生。每思往事，辄恧恧欲死。

一日，春风淡荡，有数少年索饮。裘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气豪纵，又似长安游侠儿，击案狂歌，旁若无人。且曰：“涤器翁似不俗，当偕之。”遂拉健儿入座。视九人皆弱冠，唯一总角者，貌白皙，若处子，等闲不发言，一言则九人倾听，坐则右之，饮则先之，健儿不解其故。而未坐一冠者，似尝谋面，睇视之，则向斩马劫财之人也！谓健儿曰：“东君尚识故人耶？”健儿不敢应。后生曰：“畴昔途中解腰缠赠我者，非子而谁？我侪岂攘攫者流！特于邮旁肆中，闻子大言恐世，故来与子雌雄，不意竟输我一筹。今来归赵壁耳！”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头曰：“此母也。于今一年，子当肖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儿不敢受。旁一后生，投剑努目曰：“物为人攫而不能复，还之又不敢取，安用此懦夫为！”健儿惧，急纳袖中。乃治鸡黍为欢。诸后生不肯留，归金者曰：“翁亦可怜矣，峻拒之则难堪。”众乃止。

时爨下薪穷，健儿欲乞诸邻。后生指屋旁枯株谓之曰：“盍载斧斤？”健儿曰：“正苦无斧斤耳！”后生踌躇久之，曰：“此事须让十弟，我九人无能为也”。总角者以两手抱株，左右数挠，株已卧矣。遂拔剑砍旁柯燃之。酒至无算，乃辞去。竟不知其何许人。健儿自是绝不与人较力，人殴之，则袖手不报。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儿则以衰朽谢之。后得以天年终，不可谓非后生力也。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更有强中手”，本篇以艺术形象生动地诠释了这些颠扑不破的生活哲理。而作者的写法尤为别致，先用较多篇幅铺写秦淮健儿的勇武有力，逞强好胜。他从小到大，“纵横天下三十年，未逢敌手”，然而一位看来貌不惊人的后生轻而易举地降服了他。后来的情节发展更出人意表，后生不过处于他所在团伙的“未座”，总角少年才是他们的首领！作者就这样巧妙地运用烘云托月的艺术方法突出了主题，作品虽短，却波澜迭起，富有传奇色彩，极为耐人寻味。

黄周星

黄周星（1611—1680），字景虞，号九烟，上元（今江苏江宁）人。少时育于湘潭周氏，冒姓周，又称湘潭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官户部主事。明亡后隐居于浙江湖州，后愤于国事自沉而死。著有《九烟先生遗集》等。

补张灵崔莹合传

余少时，阅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尝与祝枝山、张梦晋，大雪中效乞儿唱《莲花》，得钱沽酒，痛饮野寺中。曰：‘此乐，惜不令太白见之。’”心窃疑焉，然不知梦晋为何许人也。顷阅稗乘中，有一编曰《十美图》，乃详载张梦晋、崔素琼事。不觉惊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来才子佳人之轶事也，不可以不传，遂为之传。

张梦晋，名灵，盖正德时吴县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贫，而灵独蚤慧。当舞勺时，父命灵出应童子试，辄以冠军补弟子员。灵心顾不乐，以为才人何苦为章缝束缚，遂绝意不欲复应试。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轻交与。惟与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灵既氏，不娶。六如试叩之。灵笑曰：“君岂有中意人足当吾偶者耶？”六如曰：“无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灵曰：“固然，今岂有其人哉？求之数千年中，可当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与崔莺莺耳。吾唯不才，然自谪仙而外，似不敢多让。若双文，惜下嫁郑恒，正未知果识张君瑞否？”六如曰：“谨受教。吾自今请为君访之，期得双文以报命，可乎？”遂大笑别去。

一日，灵独坐读《刘伶传》，命童子进酒，屡读屡叫绝，辄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进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与祝京兆宴集虎丘，公何不挟此编一往索醉耶？”灵大喜，即行。然不欲为不速客，乃屏弃衣冠，科跣双髻，衣鹑结，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讴吟道情词，行乞而前。抵虎丘，见贵游蚁聚，绮席喧阗。灵每过一处，辄执书向客曰：“刘伶告饮！”客见其美丈夫，不类丐者，竞以酒馔贻之。有数贾人，方酌酒赋诗，灵至前，请属和。贾人笑之。其诗中有苍官、青士、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问灵。灵曰：“松竹兔鹿，谁不知耶？”贾人始骇。令康诗，灵即立挥百绝而去。遥见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数辈，共集可中亭。亦趋前执书告饮。六如早已知为灵，见其佯狂游戏，戒座客佯为不识者，以观之。语灵曰：“尔丐子持书行乞，想能赋诗。试题悟石轩一绝句，如佳，即赐尔卮酒；否则，当叩尔胫。”灵曰：“易耳。”童子遂进毫楮。灵即书云：

胜迹天成说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

吟诗岂让生公法，顽石如何不点头。

遂并毫楮掷地曰：“佳哉！掷地金声也。”六如览之，大笑。因呼与共饮。时，观者如堵，莫不相顾惊怪。灵既醉，即拂衣起，仍执书向悟石轩氏揖曰：“刘伶谢饮！”遂不别座客径去。六如谓枝山曰：“今日我辈此举，不减晋人风流，宜写一帧，为《张灵行乞图》，吾任绘事，而公题跋之，亦千秋佳话也。”即舐笔伸纸，俄顷图成。技山题数语其后。座客争传玩叹赏。忽一翁缟 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仆企慕有年，何幸识韩！”六如逊谢，徐叩之，则南昌明经崔文博以海虞广文告归者也。翁得图谛视，不忍释手。因讯适行乞者为谁。六如曰：“敝里才于张灵也。”翁曰：“诚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图归。将返舟，见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盖翁有女素琼者，名莹，才貌俱绝世。以新丧母，随翁扶榇归。先舣舟岸侧时，闻人声喧沸，乍启槛窥之。则见一丐者，状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视槛中，

忽登舟长跪，自陈张灵求见，屡发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强挽之，始去。故莹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图示莹，且备述其故，莹始知行乞者为张灵。叹曰：“此乃真风流才子也！”取图藏笥中。翁拟以明日往谒唐、祝二君，因访灵。忽抱疴数日不起，为榜人所促，遽返豫章。

灵既于舟次见莹，以为绝代佳人，也难再得。遂日走虎丘侦之，久之查然。属靳人方志来校士。志既深恶古文词，而又闻灵跅弛不羁，竟褫其诸生。灵闻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缝束缚，今幸免矣！顾一褫，何虑再褫；且彼能褫吾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过六如家，见车骑填门，胥尉盈座。则江右宁藩宸濠遣使来迎者也。六如拟赴其招。灵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庄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为我多方访之，冀得当以报我，此开天辟地第一吃紧事也。幸无忽忘。”六如曰：“诺。”即偕藩使过豫章。时，宸濠久蓄异谋，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贤虚誉；一慕六如诗画兼扶，欲倩其作《十美图》，献之九重。其时宫中已觅得九人，尚虚其一。六如请先写之。遂为写九美，而各缀七绝一章于后。九美者：广陵汤之霭字雨君，善画；姑苏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嘉淑文孺，善书；金陵钱韶凤生，善歌；江陵熊御小冯，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筝；洛阳花尊朱芳，善等；钱唐柳春阳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箫也。图咏既成，进之濠，濠大悦。乃盛设特宴六如，而别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俭人也。酒次，请观九美图。因进曰：“十美欠一，殊属缺陷。某愿举一人以充其数，诘朝请持图来献。”比持图以献，即崔莹也。濠见之曰：“此真国色矣！”即属季生往说之。

先是，崔翁家居时，莹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莹匹，悉拒不纳。既从虎丘得张灵，遂雅属意灵，不意疾作遽归。思夏往吴中，托六如主其事。适季生旋里丧耦，熟闻莹名，预遣女画师潜绘其容，而求姻于翁。翁谋诸莹，莹固不许。于是，季生衔之，因假手于濠，以泄私忿。时濠威殊张甚，翁再三力辞，不得。莹窘激欲自裁，翁复多方护之。莹叹曰：“命也，已矣！夫复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图》自题诗其上云：

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入宫祇恐无红叶，临别题诗当会真。

举以授翁曰：“愿持此复张郎，俾知世间有情痴女子如崔素琼者，亦不虚其为一生才子也！”遂恸哭入宫。濠得之喜甚，复倩六如图咏，以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献者，摹得一纸藏之。莹既知六如在宫中，乘间密致一缄，以述己意。六如得缄，乃大惊惋，始知此女即灵所托访者。“今事既不谐，复为绘图进献，岂非千古罪人！将来何面目见良友！”因急诣崔翁，索得《行乞图》返宫，将相机维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无已。又见濠逆迹渐著，急欲辞归，苦为濠羁縻。乃发狂，号呼颠掷，溲秽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归，杜门月余乃起。过张灵时，灵已颓然卧病矣。

盖灵自别六如后，邑邑亡憀，日纵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独走虎丘千人石畔，见优伶演剧，灵伫视良久，忽大叫曰：“尔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晋吹笙跨鹤！”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鹤飞；捶之不起，童子怒，掀灵于地。灵起曰：“鹤不

肯飞，吾今既不得为天仙，惟当作水中仙耳！”遂跃入剑池中。众急救之出，则面额俱损，且伤股不能行，人送其归家。自此委顿枕席，日日在醉梦中。至是，忽闻六如至，乃从榻间跃起，急叩豫章佳人状。六如出所摹素琼图示之。灵一见，诧为天人，急捧置案问，顶礼跪拜，自陈“才子张灵拜谒”云云。已，闻莹已入宫，乃抚图痛哭。六如复出莹所题《行乞图》示之。灵读罢，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琼！”随蹄地呕血不止。家人拥至榻间，病愈甚。三日后，邀六如与诀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后，乞以此图殉葬。”索笔书片纸云：“张灵，字梦晋，风流放诞人也，以情死。”遂掷笔而逝。六如哭之恸，乃葬灵于玄墓山之麓，而以图殉焉。检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诗草及《行乞图》以归。

时，莹已率十美抵都。因驾幸榆林，久之未得进御。而宸濠已举兵反，为王守仁所败，旋即就擒。驾还时，以十美为逆藩所献，悉遣归母家，听其适人。于是莹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馆舍，有老仆崔恩殡之。莹哀痛至甚。然茕子无依，葬父已毕，遂挈装径抵吴门，命崔恩邀六如相见于舟次。莹首讯张灵近状，六如怆然收涕曰：“辱姊锺情远顾，奈此君福薄，今已为情鬼矣！”莹闻之，呜咽失声。询知灵葬于玄墓，约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携灵诗草及《行艺图》至，与莹各桡舟抵灵墓所，莹衣辄酹，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悬《行乞图》于墓前，陈设祭仪，坐石台上，徐取灵诗草读之。每读一章，辄酹酒一卮，大呼：“张灵才子！”一呼一哭，哭罢又读，往复不休。六如不忍闻，掩泪归舟。而崔恩伫立已久，劝慰无从，亦起去，徘徊丘垅间。及返，则莹已自缢于台畔。恩大惊，走告六如。六如趁视，见莹已死。叹息跪拜曰：“大难！大难！我唐寅今日得见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将易服敛之。而莹通体衫襦皆细缀严密无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诗草及《行乞图》，并置棺中为殉，启灵扩与莹同穴。而植碑题其上云：“明才子张梦晋、佳人崔素琼合葬之墓”。时，倾城士人哄传感叹，无贵贱贤愚，争来吊诔，络绎喧呶，云蒸雨集，哀声动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灵、莹，检莹所遗囊中装，为置墓田，营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扫之役。呜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灵、莹之事毕，而六如之事亦毕矣。

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旁，辗转不寐，启窗纵目，则万树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怅然叹曰：“梦晋一生狂放、沦落不偶，今得与崔美人合葬此间，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负矣！但将未知谁葬我唐寅耳！”不觉欷歔泣下。忽遥闻有人朗吟云：“花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则张灵也。六如讶曰：“君死已久，安得来此吟高季迪诗？”灵笑曰：“君以为我真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既为一世才子，死后岂若他人泯没耶？今乘此花满山中，高士偃卧时来造访耳。”复举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来’乎？”六如回顾，有美人姗姗来前，则崔莹也。于是，两人携手整襟，向六如拜谢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诗，乃千古绝唱，何物张灵，妄称才子，改‘雪’为‘花’，定须饱我老拳！”六如转瞬之间，灵、莹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当捶此改诗之贼才子！”捽六如欲殴之，六如惊寤。则半窗明月，阒其无

人。六如怃然，始信真才子与真佳人，盖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张灵崔莹合传》以纪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尝见此传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补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盖吾阅《十美图编》，而后知世间真有才子佳人也。从来稗官家言，大抵真赝参半。若梦晋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琼之事，无从考证。虽然，有其事何必无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为而发乎？独怪梦晋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论才子佳人，则专以太白与莺莺当之。夫太白诚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当以文君为第一。而梦晋顾舍彼取此，厥后，果遇素琼，毋乃思崔得崔，适符其谶耶？至于张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而慷慨从容，等泰山于鸿毛，徒以才色相怜之故。推此志也，凛凛生气，日月争光，又远出琴心犊鼻之上矣。而或者犹追恨于梦晋之早死。以为梦晋若不死，则素琼遣归之日，正崔张好合之年，后此或白头唱和，兰玉盈阶，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本篇选自《九烟先生遗集》卷二。它完整地叙述了张灵与崔莹的爱情悲剧。张灵善画工诗，才华超群。由于受到当时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蔑视功名，嗜酒狂放，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他们竟然斥革了他的秀才功名。崔莹是一位才貌绝世的美女，也被荒淫无耻的奸雄当作礼物迸献给皇帝。这样两位青年在封建社会的黑暗王国以极为奇特的方式相知相恋，并且得到亲友们的理解与支持，该是何等难得的千古佳话！然而在统治阶级的淫威下，天才萎亡了，美丽毁灭了，张、崔二人双双殉情而死。他们的遭遇对罪恶的封建社会发出了形象的控诉。

侯方域

侯方域（1618—1655），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的著名诗文作家。其散文与魏禧、汪琬齐名。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行世。

马伶传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游雨华台者，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

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所谓椒山先生者。迨半奏，引商刻羽，抗坠疾徐，并称善也。当两相国论河套，而西肆之为严嵩相国者曰李伶，东肆则马伶。坐客乃西顾而叹，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复东。未几更进，则东肆不复能终曲。询其故，盖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衣遁矣。

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兴化部又不肯辄以易之，乃竟辍其技不奏，而华林部独著。去后且三年，而马伶归，遍告其故侣，请于新安贾曰：“今日幸为开宴，招前日宾客，愿与华林部更奏《鸣凤》，奉一日欢。”既奏，已而论河套，马伶复为严嵩相国以出，李伶忽失声匍匐，前称弟子。兴化部是日遂凌出华林部远甚。其夜，华林部过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无以易李伶。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子又安从授之而掩其上哉？”马伶曰：“固然。天下无以易李伶，李伶即又不肯授我。我闻今相国某者，严相国俦也。我走京师，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华林部相与罗拜而去。

马伶名锦，字云将，其先西域人，当时称为马回回云。

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于求，乃走事某，见某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呜呼！耻其技之不若，而去数千里，为卒三年，倘三年犹不得，即犹不归尔。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须问耶？

本篇讲述了马伶为提高自己的表演艺术，不断刻苦学习、努力探索的故事。马伶作为一位有名的演员，在经历一次演出失败之后，他并没有气馁，而是励志奋发，远走几千里，不惜为人奴仆去深入生活，观察人物的言行举止、体验人物的思想感情，终于塑造出了深受观众赞赏的舞台形象。这个故事表明，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地进行学习和探索，闭门造车是不能取得高度成就的。

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极称之。少风调皎爽不群，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且，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人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假母以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镒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且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香是一位沉沦于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也是作者的红颜知己。作者对她超群的才艺固然倾倒，而对其高尚的节操更加敬佩。李香不但能辨别士大夫的贤佞，更能判断政治生活中的是非。短短的几段对话就把她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她不为势利所惑，力劝侯生不要中坏人的奸计。后又断然拒绝奸臣党羽的邀请，拒不与之相见，充分体现了她“侠而慧”的性格。

后来孔尚任依据本篇的情节，加以丰富铺写，创作了著名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魏　禧

魏禧（1624—1681），清初文学家。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长于散文，有《魏叔子集》传世。

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也。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

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 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摺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 吾去矣！ ”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 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 ”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 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 ”将军强留之。乃曰：“ 吾尝夺取诸响马物，不顺者，辄击杀之。众魁请长其群，吾又不许，是以仇我。久居此，祸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 ”宋将军欣然曰：“ 马骑马挟矢以助战。 ”客曰：“ 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 ”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

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 但观之，慎勿声，令贼知汝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 奈何杀我兄？ ”言未毕，客呼曰：“ 椎！ ”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 吾去矣！ ”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魏禧论曰：“ 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本篇录自《虞初新志》卷一。作者通过极其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一个英气逼人、慷慨激昂的大力士形象。

大铁椎虽极罕言语，且行踪诡秘，然而其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的作风却处处体现出他的英雄本色。这种英雄正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是作者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 ”，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作者对世事无可奈何的心情。

钮　琇

钮琇（？—1704），字玉樵，清文学家，江苏吴江县人。工于诗文，著有《临野堂集》及笔记小说《觚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觚賸》为文“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清初文言小说选集《虞初新志》曾选录他的作品。

睐　娘

睐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镇。祖某，以阀阅世宦，累赀亿万。其父某，尽散其赀，蓄古名画，环室为香木城。城有十架，架藏百卷为率，各以镂金牌记之，其锦韬玉轴者为最品。睐方四五岁，性聪良，善记诵。父尝戏举古人姓名，叩以所作某画，睐即指第几卷中，靡不悉符。父以是爱之。令其掌镂金牌，而司画城，呼曰“画奴”。长及齿龀，作花鸟小图，工刀扎，善吟咏。姿体绝丽，未尝假粉脂，而浮香发艳，盈盈欲仙。星目流离，远黛明媚，复嫣然善睐。故其母氏更画奴名为睐娘。

明甲申岁，海内鼎沸，兵燹所被，诸郡县皆陆沉。秋八月，睐与父母夜饭罢，画楹间列绣灯，围以紫丝步帐，月光掩映帘幕。睐方研墨濡颖，手摹吴道子画观音相，将赛于邻侧醉香庵，施其庵之女冠。未举笔，忽闻号呶成雷，燎火四张，外宅大呼曰：“兵至矣！兵至矣！”睐仓卒入内阁，取画城之锦韬玉轴者，持以出，从父母走僻巷中，潜达金牛村。居金牛村三载，卖珠以缀衣，佣绣以佐馔，备旅时之困。时，舜水庐室悉灰烬。乱稍定，睐父将理故业，而无资可缮。睐泫然曰：“吾家世业隆大，不幸蹈于离乱，茕茕飘寄，非长策也。闻女之姑在午溪东新巷，姑以艾孀守贞，女可就访合居，共为晨昏。女装中有古画十余卷，售之当得千金。父以其值稍葺故庐而新之。女时可以从父母，从容完聚耳。”父然之。为买小舫，从一女奴曰问香，赋诗泪别。诗曰：

漂泊何由返故园，桃花春雨照离魂。

凭将别后双红袖，记取东风旧泪痕。

遂至东新巷，次于姑家。姑，字倩娘，夫家姓言氏，于新巷亦豪族。倩夫以痫疢之病，走死乱军，无子；倩故甚爱睐娘，视睐若子也。倩有表之自出潘生，绪其亲与倩乃异姓之叔嫂。生故世胄，其父母以行秽见黜于族，傲倩之侧舍以居。生能诗文，然无士君子行，倩寡处闲寂，日以事请见，睐目哆口，欹肩摄足，以意挑倩娘。倩娘意惑焉，久而相悦。睐之卧室，去倩之卧室可百武，在东厢小红楼，锁帘闭帏，旦晚不下楼级。倩之事，问香稍知之，以告睬，睐默不应。倩之家有一园，名“隔梦”，景颇幽胜。时暮春初旬，倩娘辟诸女从，邀睐娘往游。睐辞以午绣方倦。倩频促之，乃启隔梦门，转曲池上小山左侧，憩半峰亭。绿柳数树，红栏三折，茶以竹垆，棊以石磴。复转而左，隔太湖石累丈，海棠盛开，烂如绣屏。缘海棠行数十武，一径皆樱桃花，一径皆蔷薇花。倩曰：“樱桃未子而花容少媚，不若蔷薇红香可爱也。”挈睐左腕，低扇微笑。乃至蔷薇架下，瞥然一声，片花乱舞，落红满鬟鬓间，垂垂拂衫袖。有细采流苏，贯相思子，缀以同心凤凰结，杂花而坠，中睐之右肩。睐惊愕，隔花望见一生，乌巾倩容，凝睇于睐。问香遽呼之曰：“潘秀才，从谁来耶？”倩娘曰：“潘郎从樱桃径来耶？郎素不识睐娘，何敢唐突西子？”生视而笑，倩亦视生而笑，遂散去。睐知倩之卖己也，频颜不怿者累日。盖倩娘素悦于生，耻睐娘之独为君子也。故潜生于园，以俟睐之至，将市秽于睐。倩知事不可偕，于是，始不慊于睐，而为生计益深。

一日，睐娘晓妆方竟，倚窗无事，偶叠红笺作细字，集唐句成一绝云：

早是伤春梦雨天，莺啼燕语报新年。

东风不道珠帘卷，引出幽香落外边。

盖隐刺倩事也。书毕，以玉篆狮镇纸。忽闻楼级有点履声，乃倩娘至。睐拾袿连屣趋迎倩，红笺诗犹在镇狮下，睐急取置镜台锁樞内，而纸尾半露。倩出读之，纳于杏衫左袖，遽下楼级。睐止之不能，惋悒而已。倩出中堂，适遇生于梧桐轩下。倩出笺于袖，望生而投曰：“ 樱桃径上，有援琴之挑；梧桐轩中，乃无掷车之果耶？ ”生舒笺展视，乃绝句云云。后有“ 画奴戏草 ”四楷书。倩曰：“ 画奴，是睐娘小字；红笺，是潘郎良媒也。 ”生携笺而去。后累日，新霁始凉，金风初扇，沼荷零香，庭草凄绿。睐孤坐凝目，惘惘有思归之意。见问香携斑竹锁丝篮，篮置画金小方奁，进曰：“ 倩娘以为娘午茶，少润诗脾。 ”开奁视之：乃石榴子二盒、金柑四蒂，果尽覆奁，奁衣下文锦尺幅，绣带双结，密缄重重。发缄而观，则薄赫蹄也。得五十六字云：

珠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怯晚妆。巫水有云通楚佩，贾墙无梦问韩香。锦弦旧瑟调鹦鹉，兰酒新垆忆鹣鹣。落月斜阳无限意，可能流影到西厢。篇末著云：“ 米在田而可食，水非米而何炊。 ”睐以指画者久之，作“ 潘 ”字状。懑焉起，立碎纸而掷于地，堕鬟拂衣，遂往见倩。时倩方坐绣裯，裁凤花细袜，忽见睐。以睐至，意必有合，移席骈坐，为睐整髻上坠钗。睐晕脸潮红，严容噎气。良久乃言曰：“ 侄以稚年，背慈就外，孤迹单心，托命于姑。以姑之惠，被以绮绣，饵以珍错，良厚矣。乃不训之以德，而假道于不令之生，传以亵词；姑纵不爱侄，独不自爱乎？曩者以楮墨闲情，染成小句，姑掠而取之，致以秽意见诱。修筠有节，高柏有心，岂相浼也。陌上之金，尚不能乱桑中之妇，而谓红闺流叶，乃自媒于东墙宋玉哉！侄非敢断绝雅恩，然久安于此，实败令名，请从此辞。 ”欷歔再拜而起。倩以好言固留，不许。

时，舜水已成小筑，睐之父母将欲迎睐。睐适归，惊喜道故。睐所不悦于倩娘者，匿不以告也。先是，生之父母，为生婚于王氏。自溺志于倩，遂背婚于王，王亦以生狂荡无检，字女他姓。至是，生欲因倩娘求合于睐，而不愜其愿，故扬红笺之诗以诬睐，使闻于睐之父母，因而求娶。阅岁余，倩以他事至睐父母家。起居外，并为睐议姻，口筹心语，未白其人，而数目睐父，睐父无忤色。因极口潘生之才，而讳其贫，又附睐母耳密语。父母默然，相顾微叹，遂首肯之。倩归，即为生致六礼。睐父母择吉将赘生于家，而绝不以闻于睐。至宴尔之夕，银缸斜照，黼帐高张，夜阑撤妆流盼，见此良人，则即隔梦园樱桃花下生也。睐大号恸，绝而后苏。问香驰走，惊呼睐父母至。睐悲极不能言，良久唯曰：“ 倩娘误我！ ”父母再四救解。然伉俪之际，非其本情，虽勉为笑语，而眉妩间锁愁驻恨，如不胜致。居又二年，生亦构数椽别墅，挈睐以归。生之父母，穷悍极虐，素知睐之不礼生也，乃盛怒以待睐。睐拜告方毕，含啼入室，意不聊生。

岁辛丑，生以不给家食，为砚耕之谋，复隙窥馆之邻女，见黜于主。睐愈不礼生。生大愠睐，叱詈之声达于庭户。睐支颐语生日：“ 薄命之薄，含冤可知；狂童之狂，负心若此，何须何眉，无耻无礼。我死为鬼，尔生尚能为人乎？ ”语未竟，鞭楚乱下，散发蒙面，流血被肩。维时，明月入户，青灯荧荧。睐蒙目呜咽而叹曰：“ 命尽此矣！ ”令问香于故

箧中取《愁盐》一卷，诗词若干首，及绿窗小写百叶，皆幼时所画花鸟粉本，悉焚之火。乃裂帛盈尺，和泪为书，授之问香曰：“迟明，汝为吾送易氏爹娘。”书略云：

女不幸少逢离乱，骨肉飘依，两地异处。况复长年羸病，自知弱蕙易殇，薄云难寿。然从垂髫以来，溺情芸艺，散志签图，将谓结缡名族，执爨良家，俾慈帏二人，得慰心于白发，窃所愿也。不意媒妁之欺，近在至戚，涅我素名，织彼萋计，致匹合于琐类，终身之仰，失在一朝。怨魄不舒，愁魂欲断，岂知有生之乐哉！女自春首分袂而后，郁为沉疾。尝累日一粥，而见粒则呕，薄饮不蠡勺，悲苦之状不可殚陈。当夫兰门暮掩，薄寒中人，檐雨淅沥，灯花频落，砧声远飘，谯鼓断续，女于斯时，凄其泪零，倚枕竟夕，不知忧之何从也。及夫画窗晓开，丽花笑暖，慧鸟争啼，凭栏数回，因思稚年西园随伴，踏青始归，泛锦瑟于芳楼，驰红衫于细马，貌丝稠杂，谐笑为欢，方之今时，遂若隔世。同是一身，而苦乐顿异，命之不犹，夫复何言！今秋，负心人以窥逾失意，迁怒于女，笞楚千态，垂垂待毙，无复生理。爰令丫鬟问香告情父母，即夜是命尽之日。父母一来垂视，永以遐隔。绿香帐里，岂有冷翠零膏；红叶窗前，莫问韶颜稚齿。将见柳眼凝露，埋春化泪；莲心风折，劈恨成丝。明月三更，天涯草碧，还家之期，当在晓风新梦间耳。父母春秋已高，强饭自爱，无以女为念。幸收女余骨，覆以抔土，得以脱迹人间，销形天上，梁黄槐绿，烟冷云荒，遂毕此生矣！孟光同隐，未得其人；弄玉俱仙，徒为虚语。独念父母畜我不卒，绕膝之欢，邈矣难再。梅花犹在颤乎？莲花犹在足乎？镜台旧影，翠帷余香，姗姗其来迟者，知是亭亭倩女魂也。

及晨，父母得书，愤骇长恸而至，则睐已缢于前轩左欐间矣。生与父母俱逃，莫晓所在。睐父母及易氏诸戚，乃棺睐于两楹，而以问香归。

盖睐之为人，风神散朗，亦珊珊流雅，而幽情如缄；意心长结，艺能穷巧，而貌若不知；咳唾生珠玉，而寡于辩给；授管成牍，而挥染必本于性。故写愉，则墨以欢露；道哀，则宇与泪并。盖孝穆所谓“妙解文章”者也。惜紫纨无托，红颜非耦；才丰命啬，生短恨长。悲哉！睐生才二十四岁。殓后数日，忽有豪士，戟髯拳发，红巾绿缦，跨剑跃马而驰。后从碧眼奴，背负血囊，至睐之门，排门直入。豪士立马枢前，掀髯大呼曰：“负心人已杀之矣！”从者下囊前倾，血模糊一髑髅着地疾走，乃生之首也。其明年，午溪盗乱，倩娘虏去，不知所终。人咸以为睐冤之所雪云。

本篇选自《觚賸》卷三。讲述了一位多才多艺的少女睐娘的不幸遭遇。在那个战火纷飞的乱世，睐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母，寄人篱下，终于遭了暗算，被迫嫁给一个浪荡子弟潘生。在受到潘生的种种虐待之后，睐娘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品写得凄惋动人，悲剧色彩浓厚，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的罪恶。值得一提的是，作品在结尾写一豪客手刃了负心人潘生，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愤慨。

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清朝著名文学家。他一生抑郁不得志，当过幕客，做过几十年私塾先生。他的代表作《聊斋志异》是一部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短篇文言。小说集。

劳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酒壶，分赍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酹，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萧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一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辄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之归。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而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伧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吮痈舐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绐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这是一篇辛辣的讽刺小说，题目叫做《劳山道士》，写的却主要是他的徒弟王生。小说对王生访道求仙终至碰壁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王生求仙的目的在于追求享受，他经不起劳苦，妄想不费吹灰之力就学到无边的法术，当然只有碰壁的结局。王生这个人物看来荒唐可笑，但其实是真实可信的。作者正是通过王生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对当时社会上某些妄想不劳而获的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席方平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戇拙，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个贿嘱冥使搒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陵于强鬼；我将赴地下，代伸冤气耳。”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矣。

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入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遥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涕流。便谓：“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笔为词。值城隍早衙，喊冤以投。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席忿气无所复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迟之半月，始得质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复案。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

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席不肯入，通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心腹，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犹未深信。俄有皂衣人唤入，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又问：“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云：“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上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锋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陪。一鬼于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讼矣。”冥王立命送还阳界。

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席念阴曹之暗昧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世传灌口二郎为帝勋戚，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两隶已去，遂转身南向。奔驰间，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归，今果然矣。”搀回复见冥王。窃意冥王益怒，祸必更惨；而王殊无厉容，谓席曰：“汝志诚孝。但汝父冤，我已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贵家，何用汝鸣呼为！今送汝归，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于愿足乎？”乃注籍中，嵌以巨印，使亲视之。席谢而下。

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翻复，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席张目叱曰：“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挞楚。请反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温语劝回。席故蹇缓，行数步，辄憩路侧。鬼含怒不敢复言。约半日，至一村，一门半辟，鬼引与共坐，席便据门阈；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惊定自视，身已生为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

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十里，忽见羽葆来，幡戟横路。越道避之，因犯卤簿，为前马所执，絷送车前。仰见车中一少年，丰仪瑰玮。问席：“何人？”席冤愤正无所出，且意必是巨官，或当能作威福，因缅诉毒痛。车中人命释其缚，使随车行。俄至一处，官府十余员，迎谒道左，车中人各有问讯。已而指席谓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为之剖决。”席询之从者，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嘱即二郎也。席视二郎，修躯多髯，不类世间所传。

九王即去，席从二郎至一官廨，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少顷，槛车中有囚人出，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当堂对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战栗，状若伏鼠。二郎援笔立判。顷之，传下判语，令案中人共视之。判云：

“勘得冥王者，职膺王爵，身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僚，不当贪墨以速官谤。而乃繁缨棨戟，徒夸品秩之尊；羊狠狼贪，竟玷人臣之节。斧敲，入木，妇子之皮骨皆空；鲸吞鱼，鱼食虾，蝼蚁之微生可悯。当掬西江之水，为尔湔肠；即烧东壁上床，请君入瓮。城隍、郡司，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职居下列，而尽瘁者不辞折腰；即或势逼大僚，而有志者亦应强项。乃上下其鹰鹯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是宜剔髓伐毛，暂罚冥死；所当脱皮换革，仍令胎生。隶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类。只宜公门修行，庶还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弥天之孽！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隳落叫号，虎威断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当于法场之内，剁其四肢；更向汤镬之中，捞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赏席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施行！”

又谓席廉：“念尔子孝义，汝性良懦，可再赐阳寿三纪。”因使两人送之归里。席乃抄其判同，途中父子共读之。既至家，席先苏；令家人启棺视父，僵尸犹冰，俟之终日，渐温而活。及索抄词，则已无矣。

自此，家日益丰；二年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孙微矣，楼阁田产，尽为席有。里人或有买其田者，夜梦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乌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种作，则终年升斗无所获，于是复鬻归席。席父九十余岁而卒。

异史氏曰：人人言净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来，又乌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复生者乎？忠孝志定，万劫不移，异哉席生，何其伟也。

在蒲松龄的小说中，席方平是一个坚强不屈的典型。他为了替父亲伸冤，不惜让阴魂游离体外去阴间告状，虽受到种种酷刑，却仍不畏强

暴，最终取得了胜制。这个故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作者的笔端直触封建政权的本质，无情地揭露了官府与富室狼狈为奸，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故事中的席方平虽然获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胜利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难以实现的，这只能是作者的美好愿望。

胭　脂

东昌卞氏业牛医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惠丽，父宝爱之，欲占凤清门，而世族鄙其寒贱，不屑缔盟，所以及笄未字。对户庞姓之妻王氏，佻脱善谑，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动，秋波索转之。少年俯首趋去。去既远，女犹凝眺。王窥其意，戏谓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憾。”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问：“识此郎否？”女曰：“不识。”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近以妻服未阕，故衣素。娘子如有意，当寄语使委冰焉。”女无语，王笑而去。数日无耗，女疑王氏未往，又疑宦裔不肯俯就。邑邑徘徊，渐废饮食；萦念颇苦，寝疾惙顿。王氏适来省视，研诘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渐觉不快，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芳体违和，莫非为此？”女赧颜良久。王戏曰：“果为此，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其夜来一聚，彼宁不肯？”女叹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渠不嫌寒贱，即遣冰来，病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颔之而去。

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既嫁，宿侦夫他出，辄寻旧好。是夜宿迁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其有机可乘。欲与妇谋，又恐其妒，乃假无心之词，问女家闺闼甚悉。次夜，逾垣入，直达女所，以指叩窗。女问：“谁何？”答曰：“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为百年，不为一夕。郎果爱妾，但当速遣冰人；若言私合，不敢从命。”宿姑诺之，苦求一握玉腕为信。女不忍过拒，力疾启扉。宿遽入，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宿急曳之。女曰：“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恤，何遂狂暴若此！若复尔尔，便当鸣呼，品行亏损，两无所益！”宿恐假迹败露，不敢复强，但请后会。女以亲迎为期。宿以为远，又请。女厌纠缠，约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许。宿捉足解绣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贻污谤。今亵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阴摸衣抉，竟已乌有。急起篝灯，振衣冥索。诘王，不应。疑其藏匿，王又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隐，实以情告。言已，遍烛门外，竟不可得。懊恨归寝，犹意深夜无人，遗落当犹在途也。早起寻，亦复杳然。

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无籍。尝挑王氏不得，知宿与洽，思掩执以胁之。是夜，过其门，推之未扃，潜入。方至窗下，踏一物，软若絮绵，拾视，则巾裹女舄。伏听之，闻宿自述甚悉，喜极，抽身而出。逾数夕，越墙入女家，门户不悉，误诣翁舍。翁窥窗，见男子，察其音迹，知为女来。大怒，操刀直出。毛大骇，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无所逃，反身夺刀；媪起大呼，毛不得脱，因而杀翁。女稍痊，闻喧始起。共烛之，翁脑裂不能言，俄顷已绝。于墙下得绣履，媪视之，胭脂物也。逼女，女哭而实告之；不忍贻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讼于邑。官拘鄂。鄂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人羞涩如处子。被执，骇绝。上堂不能置词，惟有战栗，宰益信其情实，横加梏械。生不

堪痛楚，遂诬服。及解郡，敲扑如邑。生冤气填塞，每欲与女面质；及相见，女辄诟詈，遂结舌不能自伸，由是论死。经数官复讯无异。

后委济南府复审。时吴公南岱守济南，一见鄂生，疑其不类杀人者，阴使人从容私问之，俾尽得其词。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筹思数日，始鞫之。先问胭脂："订约后，有知者否？"曰："无之。""遇鄂生时，别有入否？"办曰："无之。"乃唤生上，温语慰问。生曰："曾过其门，但见旧邻妇王氏同一少女出，某即趋避，过此并无一言。"吴公叱女曰："适言侧无他人，何以有邻妇也？"欲刑之。女惧曰："虽有王氏，与彼实无关涉。"公罢质，命拘王氏。拘到，禁不与女通，立刻出审，便问王："杀人者谁？"王曰："不知。"公诈之曰："胭脂供，杀卞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妇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虽有媒合之言，特戏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细诘之，始述其前后相戏之词。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惨死，讼结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诚不忍耳。"公问王氏："既戏后，曾语何人？"王供："无之。"公怒曰："夫妻在床，应无不言者，何得云无？"王曰："丈夫久客未归。"公曰："虽然，凡戏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将谁欺？"命梏十指。妇不得已，实供："曾与宿言。"公于是释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非良士！"严械之。宿供曰："赚女是真。自失履后，未敢复往，杀人实不知情。"公曰："逾墙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诬承。招成报上，咸称吴公之神。铁案如山，宿遂延颈以待秋决矣。

然宿虽放纵无行，实亦东国名士。闻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且又怜才恤士，宿因以一词控其冤枉，语言怆恻。公乃讨其招供，反复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请于院、司，移案再鞫。问宿生："鞋遗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妇门时，犹在袖中。"转诘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几？"供曰："无之。"公曰："淫妇岂得专私一人？"父供曰："身与宿介，稚齿交合，故未能谢绝，后作无见挑者，身实未敢相从。"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里毛大，屡挑屡拒之矣。"公曰："何忽贞白如此？"命搒之。妇顿首出血，力辩无有，乃释之。又诘："汝夫远出，宁无有托故而来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贷馈赠，曾一二次人小家。"盖甲、乙皆巷中游荡之子，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齐，公赴城隍庙，使尽伏案前。讯曰："曩梦神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虚者，廉得无赦！"同声言无杀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将并夹之；括发裸身，齐鸣冤苦。公命释之，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投盆水，一一命自盥讫；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

盖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尽吐其实。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杀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只缘两小无猜，遂野骂如家鸡之恋；为因一言有漏，致得陇兴望蜀之心。将仲子而逾园墙，便如鸟堕；冒刘郎而至洞口，竟赚门开。

感帨惊尨，鼠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树，士无行其谓何！幸而听病燕之娇啼，犹为玉惜；怜弱柳之憔悴，未似莺狂。而释幺凤于罗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蝴蝶过墙，隔窗有耳；莲花瓣卸，堕地无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谁信？天降祸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断头几于不续。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诚难消其冤气。是宜稍宽笞扑，折其已受之惨；姑降青衣，开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无籍，市井凶徒。被邻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贼智忽生。开户迎风，喜得履张生之迹，求浆值酒，妄思偷韩掾之香。何意魄夺自天，魂摄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广寒之宫；径泛渔舟，错认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欲海生波。刀横直前，投鼠无他顾之意；寇穷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绣履，遂教鱼脱网而鸿罹。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即断首领，以快人心。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旧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竟绕春婆之梦；怨摽梅而思吉士，遂离倩女之魂。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颜色，恐失“胭脂”；惹鹭鸟之纷飞，并托‘秋隼’。莲钩摘去，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嵌红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厉阶；丧乔木于斧斤，可憎才真成祸水！葳蕤自守，幸白壁之无瑕，缧绁苦争，喜锦囊之可覆。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亦风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尔冰人。”案既结，遐迩传颂焉。

自吴公鞫后，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靦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贱，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恐娶之为人姗笑。日夜萦回，无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宰为之委禽，送鼓吹焉。

异史氏曰：“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复思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绸被放衙，下情民艰，更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坐堂上，彼晓晓者直以桎梏靖之，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

这是一篇情节离奇的公案小说。全篇写了一桩血案从发生到破获的完整过程。审视事件本身，我们不难发现该案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的婚姻制度。胭脂这样一位既聪明又美丽的姑娘，仅仅因为父亲是牛医，所以在她成年之后，婚姻问题仍未得以圆满解决。她和鄂秋隼虽彼此间印象甚佳，却因为封建礼教的限制，无法互通情愫，结果让坏人钻了空子，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作品虽然以大团圆形式结尾，但作者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个别的“青天”身上，而没有指出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表现了作者的局限性。

袁　枚

袁枚（1716—1797），清代文学家，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侨居江宁。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后改名《新齐谐》）等。

三姑娘

钱侍御琦巡视南城，有梁守备年老，能超距腾空，所擒获大盗以百计。公奇之，问以平素擒贼立功事状。梁跪而言曰：“擒盗，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叹绝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请为公言之。”——

“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门提督某召我入，其谕曰：‘汝知金鱼胡同有妓三姑娘，势力绝大乎？’曰：‘知。’‘汝能擒以来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与如数，曰：‘不擒来，抬棺见我！’

“三姑娘者，深堂广厦，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环门外伏，已缘墙而上。时已暮秋，暑小凉，高篷荫层，梁伏篷上伺之。漏初下，见二女鬟从屋西持朱灯引一少年入，跪东窗，低语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灯拥丽人出，交拜昵语，肤色日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视。少顷，两席横陈，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妆，纷趋左右。三爵后，绕梁之音与笙萧间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牵其裾从东窗入。满堂灯烛尽灭，惟楼西风竿上纱灯双红。

“梁窃意：‘此是探虎穴时也。’自篷下，足踢寝户入。女惊起，赤体跃床下，趋前抱梁腰，低声辟咡曰：‘何衙门使来？’曰：‘九门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虽然，裸妇女见贵人，非礼也。请着衣一，谢明珠双。’梁许之，掷与一裩、一裙、一衫、一领袄。女开箱取明珠四双，掷某手中。女衣毕，乃从容问：‘公带若干人来？’曰：‘三十。’曰：‘在何处？’曰：‘环门伏。’曰：‘速呼之进。夜深矣，为妾故，累若饥渴，妾心不安。’顾左右治具。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办。三十人席地大嚼，欢声如雷。梁私念：‘床上客未获。’将往揭帐，女摇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国体有关，且非其罪，妾已教从地道出矣。提督讯时，必不怒公；如怒公，妾愿一身当之。’

“天黎明，女坐红帷车与梁偕行。离公署未半里，提督飞马殊书谕梁曰：‘本衙门所拿三姑娘，访闻不确，作速释放，毋累良民，致干重谴！’梁惕息下车，持珠还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骑马来，迎护驰去。

“明日侦之，室已空矣。”

本篇选自《新齐谐》，是暴露封建社会黑暗腐败的作品。一个旧时看来地位卑微的妓女，居然手眼通天。官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住了她，却又不得不“作速释放”。与她打得火热的少年，竟与“国体有关”，在守备的眼皮底下，由地道从容遁去，……可见当时的统治阶层腐朽到了何等地步！

作者的写法颇为高明，叙梁守备“能超距腾空，所擒获大盗以百计”，然而奈何不了一个妓女，欲抑先扬，取得了绝妙的讽刺效果。

纪　昀

纪昀（1724—1805），清代学者、文学家。字晓岚，一字春帆，号观弈道人，直录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著有《纪文达公遗集》、《阅微草堂笔记》等。

富　商

有山西商居京师信成客寓，衣服、仆马皆华丽，云：“且援例报捐。”

一日，有贫叟来访，仆辈不为通。自候于门，乃得见。神意索漠，一茶后别无寒温。叟徐露求助意，咈然曰：“此时捐项且不足，岂复有余力及君！”叟不平，因对众具道：“西商昔穷困，待叟举火者十余年，复助百金，使商贩，渐为富人。今罢官流落，闻其来，喜若更生，亦无奢望，或得曩所助之数，稍偿负累，归骨乡井足矣。”语讫，絮①。西商亦似不闻。

忽同舍一江西人自称姓杨，揖西商而问曰：“此叟所言，信否？”西商面赧，曰：“是固有之，但力不能报为恨耳。”杨曰：“君且为官，不忧无借处。倘有人肯借君百金，一年内乃偿，不取分毫利，君肖举以报彼否？”西商强应曰：“甚愿。”杨曰“君但书券，阿金在我。”西商迫于公论，不得已，书券。场收券，开敝箧，出百金，付西商。西商怏怏持付叟。杨更治具，留叟及西商饮。叟欢甚，西商草草终觞而已。叟谢去；杨数日亦移寓去。从此遂不相闻。

后西商检箧中，少百金，鐍锁封识皆如故，无可致诘；又失一狐皮半臂，而箧中得质票一纸，题钱二千，约符杨置酒所用之数。乃知杨本术士，始以戏之。同舍皆窃称快。西商惭沮，亦移去，莫知所往。

本篇选自《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作品鞭挞了一人以怨报德的富商，惩罚他的则是一个有着不凡法术而又貌似平凡的术士。旧时常有受人欺凌、受人损害的弱者，他们往往将铲除不平的希望寄托在某些侠客、“异人”身上。此篇的产生即来源于这种社会思想。同时，它也表达了作者要求小说应“有益于劝戒”的文学主张。

沈起凤

沈起凤（1741—？），清代小说戏曲作家，字桐威，号𦰡渔、红心词客，江苏吴县人。乾隆举人，曾任县学训导。著有戏曲三十余种，风行一时，今仅存四种。又著有文言小说集《谐铎》。

村姬毒舌

内姑丈陈公永斋，己丑大魁天下，给假南归。行至甜水铺，旁有小村落，绿树荫浓，野棠花妥，顾而乐之。遂步屧独行，忘路远近。村尽处，见竹篱半架，左有双黑扉，一女郎倚扉斜立，捉风中絮搓掌上，嗤嗤憨笑。陈睨之，魂飞色夺。因兜搭与语，女郎不怒亦不答，但呼阿母来。亡何，一驼背媪出，问女何为。女曰：“ 不识何处来一莽汉，烦絮煞人。 ”陈意窘，诡以乞浆告。媪曰：“ 斗室难容客坐。小慧，取一盏凉水来。 ”女嗷声而进。陈曰：“ 令嫒年几何矣？ ”媪曰：“ 但记其生年属虎，不知今当几何岁也？ ”问：“ 婿家为谁？ ”媪曰：“ 老身残废，止此一女，留伴膝下，不欲遣事他人。 ”陈曰：“ 女生有家，滕下非长计也。 ”适女取凉水至，闻余语，大声谓媪曰：“ 是客不怀好意，毋多谈。 ”媪笑曰：“ 可听则听，是诚在我。婢子何必琐琐。 ”陈乃夸状元以歆动之。媪俯思良久，曰：“ 状元是何物？ ”陈曰：“ 读书成进士，名魁金榜。入词垣，掌制诰，以文章华国，为天下第一人，是名状元。 ”媪曰：“ 不知第一人几年一出？ ”曰：“ 三年。 ”女从旁微晒曰：“ 吾谓状元是千古第一人，原来只三年一个。此等脚色，也向人喋喋不休，大是怪事。 ”媪叱曰：“ 小妖婢！嚣薄嘴，动辄翘人短处。 ”女曰：“ 干侬甚事，痴儿自取病耳。 ”一笑竟去。陈惘然久之，继而谓媪曰：“ 如不嫌弃，敬留薄聘。 ”脱囊中双南金予之。媪手摩再四，曰：“ 嗅之不馨，握之辄冰，是何物哉？ ”陈曰：“ 此名黄金，汝辈得之，寒可作衣，饥可作食，真世宝也。 ”媪曰：“ 吾家有桑百株，有田半顷，颇不忧冻馁。是物，恐此间无用处，还留状元郎作用度。 ”掷之地，曰：“ 可惜风魔儿，全无一点大雅相，徒以财势恐吓人耳。 ”言毕，阖扉而进。陈痴立半晌，嗟叹而返。

铎曰：黄口金多，乌纱势横，古今多少男子，缘此摧磨傲骨。不谓闺阁中，有此诙谐人也。石榴裙底，当叩首三千下矣。

本篇选自《谐铎》卷九。作品篇幅虽短，但刻画人物性格极为生动传神。着墨不多，就将少女的天真尖刻，老媪的老练机智，状元的势利骄人等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作者善于捕捉人物的细小行动表现其性格，如写女郎“ 倚扉斜立，提风中絮搓掌上，嗤嗤憨笑 ”；写状元“ 兜搭与语 ”、“ 诡以乞浆告 ”等处皆是；又擅长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展示其内心世界；还着意将不同的人物进行对比以凸现各自的个性特征，显示了较高的创作技巧。

和邦额

和邦额（生卒不详），号闲斋、霁园主人，乾隆年间人。出身满族官僚家庭，曾任县令。著有志怪小说集《夜谈随录》，仿效《聊斋志异》而成就不及。只有少数篇章可称优秀之作。

阿　稚

枷沟某村，有兄弟樵苏于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弗得。归告其翁。翁惊且怒曰：不为雁序而作鹡鸰，明知弟幼弱不加防护，任其独行。不饱豺虎，必遭颠坠。汝虑我死后，数亩山田不能独受，故幸灾乐祸，泄泄独归耶？”仲无以自明，但涕泣自誓，而随父同至山中，遍觅不获。寻亦置之。

二年余，因值秋成，翁来往田间，负手观获。有猎者过之，左提雉兔，右牵一生黑狐。毛光润如漆可鉴，两目炯炯，向翁踖踖不前。翁心动。以青蚨二千赎而欲纵之。猎者曰：“不可。此狃狐也，能为妖。”翁曰：“倘为妖，必报吾德。汝亦有施焉。”卒纵之。其狐奉头而窜，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俩尽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猎者亦笑而去。

一日，翁有事入都。途中值雪，山路迍踬，颇不易行。螨跚间，忽一媪自仄径来。白翁曰：“翁劳苦甚矣。如此大雪，日且暮，前去人居正遥。我怜老翁，盍站就蜗居一息乎？”翁感而许之。媪反步为导，逾一壑，即抵其家。媪剥啄，一婢出应，色殊佳丽，修饰亦极华美。以太太呼媪。媪曰：“客至矣，速备酒饭。且唤三姐来。”婢诺而去。媪延翁入庭，分宾主坐。翁环顾内外，屋宇闳敞，垣墉高峻，陈设珍怪，悉不知名。居然巨室，不类山家。自愧山野不文，颇形踏跼。俄闻屏后笑语声，美婢四五人，拥一女郎出。年约十七八，姱容修态，光采照人，绣衣画裙，俨似画中仙子。翁逡巡不知措身处。女一见愕然，色甚惊喜。就媪耳语良久。媪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既属恩人，可即申谢。”女乃下阶展拜，如礼神明。翁将答拜，奈为两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讫，媪复拜之曰：“天假之缘，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以称报。容缓图之。”翁不解所为，唯曰：“老朽何修，得勿谬误？”媪曰：“翁年高健忘，不复记忆矣，俟徐言之。”既而设宴。翁居上，独据一席。媪与女共一席，居下。酒炙并陈，水陆咸备。翁逐品茫然，但知适口，咀嚼饮啜，细玩其形状，辨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亲起浣爵，跪进一觞。翁退位座后，连称“不敢”。媪曰：“聊以抒忱，幸勿却也。”翁尽三爵，复请入席。媪询及里居姓氏，翁对以某村某氏。媪顾谓女曰：“与汝表妹夫同乡，且同姓也。毋乃其族之叔伯行乎”又问：“尊阃年几何矣？子女几人？”翁曰：“无女，老妻尚存，年五十有二。长子二十，务农；幼子如在，今年当十七。二年前入山采药，不知所往，想已为异物矣。”媪闻之，矍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瘦长眉而眉间有针清者乎？”翁矍然曰：“然，诚如尊说。何以知之？”媪笑向女曰：“怪底说来与阿癯符合，强半合恩人是楂梨。”女曰：“阿癯言时，期期艾艾，且喜啖未熟山桃。娘盍问果有是否？若然，则诚然矣。”翁闻之，辄潸然曰：“豚儿果有是疾是癖，无可复疑矣。”媪喜曰：“正愁无以报德，今当使父子团聚。何快如之！”亟呼前婢，密语数四。婢欣然去。移时入报曰：“来矣！来矣！”随见一鲜衣少年，同一靓妆女子，自外而至。媪指翁谓少年曰：“识得否？”少年一见大恸，趋拜膝下。翁以目视媪，媪曰：“恩人勿惊疑，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较此奚如？”翁帏烛审视，的是其子，不禁泪涔涔随声零落。媪与女从旁慰藉之。始

各止悲。女子展拜，翁问为谁，媪曰：“甥女阿雏也，久为恩人之子妇矣。昔者，令郎樵柴，误坠岩下，适遇甥女救之。彼时以甥女冉弱未宇人，僭为主张，即以令郎入赘。不意即恩人子。苟知之，送归久矣。今于此会合，询非偶然，行当使甥女归事舅姑耳。”翁谢曰：“感大德毕生之幸！特家贫不堪屈令甥女，再尚有事入京，容许议之。”媪曰：“恩人无事辞费，甥女即归公郎，荆钗布裙，分所宜尔。若为入京，亦不过为阿堵物耳。不腆妆奁，虽不丰，亦不甚薄，保恩人下半世不复求人。”翁喜愜过望。是夕，欢饮而散。季伴翁宿于厅西。翁于枕上细询由来，语刺刺不能休。至鸡鸣方寐。

次日，媪令阿雏束装从翁去。将行之前一日，媪置酒为饯。酒再巡，媪避席谓翁曰：“相处数日，恩人亦知老身为何如人乎？”翁恍然自愧，还自詈曰：“老悖但知舐犊，诸事不顾耶？敢问邦族？”媪曰：“老身姚氏，本秦人。甥女葛氏，同乡井。老身孀居有年，又无子，只此女。行三，名阿稚。曾荷恩人再生恩，旦夕思报未果。今闻家中大郎亦未婚，愿以女萝附托松柏，莫见弃否？”翁逊谢曰：“诚援令甥女，已为非分，讵敢复苦令爱！”媪曰：“老身不文，但知言脱于口，不可复收。请先归。少有嫁资，俟粗备，当亲送鱼轩到宅，无事亲迎也。”翁不能却，即向季索得镂玉香球一枚，聊以为信。媪亲结之阿稚胸前罗带上。稚垂颈，颇形羞涩。

翌日就道，相与嘱别，各有泣涘。门前驾三犊车，翁父子乘一辆，阿雏暨二婢乘一辆，其一辆为辎重，辘辘而发。山路崎岖，望之似不能通轨，而车到处绰然有余地，亦不觉轩轾。翁朴实而不知究理者，唯深赞车制之巧，黄犊之健而已。日未哺，车停不进。视之，已至家门矣。尤讶其神速。伸出见之，惊问归何急、装何厚，既而见其弟，又载三艳女来，遂结舌不能致诘。翁未惶悉述，先令季导妇人见其姑。视卸装已，止御者宿，厚赏而重犒之。御夫拜赐，即欲辞去。翁以日暮途远为止之，而车已驰去。翁方顿足，怪其何苦夜行，忽见数十步外，一车为树根所绊，翻入田间，侧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复故物，但草人、刍牛并秸车一辆耳。大惊，奔告其子。阿雏曰：“妗固有此戏术，时一为之，不足诧异。”亟令季收而贮诸箱中。翁入见老妻，备告得妇之由，并述聘妇之事。妻亦惊喜。邻里相传，咸来致贺。凡见阿雏者，男则颠倒，女则欣慕，猜疑默拟，议论纷坛。居无何，阿雏谓季曰：“致语阿翁，速办宴席，妗子送三姐至矣。”季告翁，翁曰：“嗤！媳偶作梦，汝奈何附和之。”季惭而退。一食顷，闻门外人声鼎沸，挝门者若甚众。翁急出视，媪已降舆。侍女六七人，扶阿稚红巾覆面、锦衣绣裳，一拥而入。妆宜随之以进，光采耀目，填塞草堂。媪一挥，从人车马，一霎尽散。谓翁曰：“亲翁勿惮惶，凡有所需，谅甥女已皆预备矣。不必蠲吉，今日便佳，即可唤婿来拜堂也。”仲逡巡趋出，参差不复成礼。众婢皆笑。入房，合卺讫。阿雏指使布宴，则丰盛十数席，水陆俱备，不测何时何人所置办，翁夫妇大骇。乃叙坐而饮。饮次，翁见妆奁堆积，深以所居狭隘，不能容纳为忧。媪曰：“无虑。再多数倍，亦能相容也。”因令诸婢往来移运，盈阶满堂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广，而位置罗列，饶有隙地。翁私叹：“富贵家，诸事得法，随地设巧；较我贫拙家，多收数斛麦，乍添一瓮蔬，辄填塞无坐卧处，视此真心思才力百不逮一也。”

三朝后，媪辞去，留二婢为媵。将发，翁私嘱其妻曰：“ 亲母初见时，谓我于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时未便研究，汝其密询之。勿作胡卢提，致人闷闷。 ”妻如所教，询诸媪。媪曰：“ 人在汝家，徐叩之可知也。 ”亟升车去。翁又嘱仲乘间问阿稚，稚曰：“ 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问我为？ ”仲复翁，翁终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

二新妇入门后，顺事舅姑，调和琴瑟，咸无闲言。且从此衣食丰裕，凡百需用，取诸笥中，无所不给。望似农家，实同朱顿。村人艳妇之美，羡翁之富，无不耽耽，颇有宵小夜间潜来为盗。幸二妇觉察，往往戏弄之。而翁殊为厌苦。偶出田间行食，见前猎者坐村内，方调一犬。翁薄观之，垂毛绿眼，状极狞恶。翁啧啧曰：“ 此其所谓狮子狗乎？ ”猎者曰：“ 否！否！此名为狰，能咋虎。家畜一头，无论窃盗，即有昆仑神技者，亦且畏之。予以钱八千，得之于贩羊回民者。齐卢、秦猃，不是过也。 ”翁阴念：“ 八千钱易与耳。得此狞犬，何复忧盗贼乎？ ”遂以钱十千，欲买之。猎者曰：“ 不可。此犬吠人立死！ ”翁曰：“ 正欲其能咋死人也。 ”遂牵归。甫纵于庭，适二新妇自庭后来，笑语方哗，忽举目见犬，息声失色，瞥然却走。犬大呿直前，逐而攫之。翁惊呼奔救，稚已被噬断喉，踣地不动。犬又舍稚逐雏，咋其踵，仆，倒地十余步。二子亦惊出，偕翁极力挞犬。救之，已死，但见二黑狐卧地上。衣眼履袜，宛如蝉蜕。二子号咷大恸。翁错愕良久，猛悟当日赎狐事，所以云“ 有再生恩也 ”。且悲且悔。怜其义，议治棺衾厚葬之。方商酌间，忽自外有哭而入者，盖媪也。席地抱二厂而哭之曰：“ 讵意儿辈，罹此闵凶；学术短浅，安能御此惨暴乎？呜呼！哀哉！大恩不报之说，良有以也。 ”翁閤亦环绕而哭，声彻邻比。媪以手搵尸胸曰：“ 幸尚可救，归以药之可也。 ”翁率二子执梃缚犬，打杀之。媪谢之曰：“ 亲翁是举，足明素心矣。 ”寻于腰间解一白布囊，盛二尸负之出门。翁等追送之，已远矣。

本篇选自《夜谈随录》卷二，通过人与狐互相救助、结为婚姻的志怪故事，歌颂了平民之间知恩必报的淳厚情义，表达了人们对于友谊、爱情的向往与追求，颇饶生活情趣。老翁朴实的性格，狐媪变幻的灵异，文中不过寥寥数语，而已神态毕现，足见作者驾驭文字功力之高。只是结尾一段写老翁无意中买犬害媳，未能脱出一般狐怪小说的窠臼，令人稍觉扫兴。

谭　九

京都花户子谭九，奉父母命，探亲于烟郊。策卫出门，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衣悬鹑而跨白颠马，鞍辔华美，左右相追随。问：“ 小郎何往？ ”谭以所之告。媪曰：“ 此去烟郊尚数十里，路多积潦，颇不易行。小郎不闻乎？风度蒲牢，都城漏下矣。荒野寂寥，保无有暴客相值？茅舍在迩，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从容地。 ”谭正愧怯，闻言深荷其谊。媪策马先导，循僻径约二里许，隐隐见林际灯光。媪以鞭指示曰：“ 至矣。 ”纵辔即之，则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媪弃骑启扃，延客入室。

室中空无所有，唯篝灯悬壁，一少妇卧炕头哺儿。媪呼曰：“ 有客来，媳妇可速起。 ”妇徐起掠鬓，儿呱呱啼。媪探袖出胡饼一枚付之，啼始止。谭视妇，年可二十，泪睫糁黛，殊少欢容。媪曰：“ 汝起烧茶，老身送马便回。 ”言讫，出户牵马去。妇折穗引火于灯，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跋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并两踵焉。谭年少口讷，不能致诘，但阴怜之。俄而媪还曰：“ 为还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闻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辞以太晚。嘱为致意。 ”谭唯唯。媪曰：“ 奔驰半日，想客亦苦饥矣。媳妇备饭来，老身且出喂驴。 ”谭曰：“ 相扰何安，刍豆之费，临行当厚偿。 ”媪摇手曰：“ 莫漫作客套语，所值几何哉？ ”既而饲驴已，妇陈列酒肴，瓦器绝粗，折稊为箸，以盆代壶，而肴皆鱼肉，但冷不中啖。媪移灯劝谭饮，谭辞不能酹，乃进饭。饭又冰冷，勉进一盛。

妇敛具去，相与坐话。妇就灯为儿捉虱。谭曰：“ 听姥言，似非京师人，娘子则又旗妆，敢问邦族？ ”媪曰：“ 诚如郎说，身本凤阳侯氏，因岁荒流离入京，为人缝纫补缀谋衣食，再醮此间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适人，子为圬者，居城中。翁以衰耄，佣于野肆中，为人提壶涤器，小郎明日当过其处。见鸡皮白髭，耳后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妇余氏，实宅上婢子。其主人为巴参领，久退闲，幼主袭职矣。适借马处也。 ”谭曰：“ 视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设待客？ ”媪笑曰：“ 仓卒客值，茅舍主人岂能咄嗟办此肴饍？亦缘中元节，例分得宅上馂余。方愧亵渎，敢云盛设？ ”谭坐久颇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灯吸烟。妇吸频睃，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亟拊掌曰：“ 媳妇垂涎吃烟矣，小郎肯见赐否？ ”谭以烟囊付之。媪曰：“ 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 ”谭乃并具奉之。妇吸之甚适，眉颦顿舒。媪视之，点首曰：“ 老身在世六十余年，不识此味，诚不解嗜痂者，何故好之如此？ ”谭曰：“ 亦事不解。第不会则已，学会，辄一刻不能离。宁可食无饭，不可吸无烟也。 ”媪大笑。谭曰：“ 娘子嗜此，予迟日当市具与烟来，作野人芹敬。 ”媪颔之。

谭出溲，见银河西耿，斜月在林，约略四更。媪扬声苦于室曰：“ 客不时欠伸，当使寝息。 ”谭应曰：“ 尚可稍坐。 ”媪曰：“ 勿太勉强，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恳，望留意。 ”谭问何事。媪惘然曰：“ 明日过市，苟见我家老翁，烦为致声，促其急送数缗钱来。但言家中吃着都尽矣。 ”谭曰：“ 无不尽心。 ”媪又赧然曰：“ 以贫故，并无被襆，一夜屈郎甚矣。 ”谭曰：“ 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贶，敢过望耶？ ”因各就枕。谭疲极，着枕便熟睡。既而梦回，觉草虫鸣于耳畔，萤火耀

于目前，矍然惊起。则身卧松柏间，秋露泾衣，清寒砭骨。系驴树根上，齕草不休。茅舍无有，媪与妇并失所在。但见古冢颓然，半倾于蒿莱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发森竖，急捉驴乘之，得得而驱。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

抵烟郊事毕，复遵故道，小憩旗亭，有涤器老人，酷肖侯媪所述。询之，果郝四也。愈异之。引至僻处，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 据郎所见，真先妻与亡媳并夭孙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岁以难产，母子一夕皆死，讵意尚聚首地下哉？ ”谭亦恻然。又问：“ 巴参领为何如人？ ”郝曰：“ 某旗某佐领之父也，死已十余年矣。直北乔木处，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妇，故其守墓人。往岁零雨，屋舍倾圮。佐领无力缮葺，老朽无容身处，故佣工于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节，佐领展墓，犹焚船马数事。第不知亡妻借马，何事何之耳。 ”谭感叹久之。乃解囊赠以青蚨五百，俾具冥资，勿致魂馁。郝泣谢。谭归后，不欲食言于鬼，亟鬼纸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视而焚之。更访巴参领墓，果在直北数十武外。松柏森郁，有新碑可扪云。

本篇选自《夜谈随录》卷三。文中通过花户子弟谭九在一位贫民家中借宿、夜膳经过的叙述，细致形象地描绘了清代乾隆年间北京一带底层人民贫困凄苦的生活，同时曲折地透露出八旗子弟的没落。作者善于捕捉生动的细节，用以表现人物的生活状况。如写郝四一家的穷乏，连年轻媳妇的衣服也破得露出“ 一肘一腓 ”；饮食时只能“ 折稊为著，以盆代壶 ”；睡眠时“ 并无被襆 ”，……而亦真亦幻的描写，将人与鬼的生活打成一片，读来令人倍感沉痛。乾隆年间在旧时被称为“ 盛世 ”，“ 盛世 ”的人们生活尚且如此，其他的时代更可想而知了。

浩歌子

浩歌子，或称长白浩歌子，乾隆间满族作家，真实姓名及生平不详。所著《萤窗异草》是仿效《聊斋志异》而较有新意的作品。

青　眉

皮工竺十八，邑之鄙人也。年仅弱冠，貌姣好如女子，虽居市廛，里之美少年，莫之能掩，以故有俊俏之号。其室曰青眉，色尤殊丽，见者疑为画图。初诘其所自，坚讳不言。后乃稍稍露之，则实北山之狐也。

盖竺少佣于乡，始学裁皮，年甫十六耳。师嗜酒，夜出恒不归。肆中惟竺一人，缝纫至中宵，然后就寝，率以为常。一夕，师又出，竺方夜作，闻弹指声，意为比邻取履者，隔扉询之。则答曰：“侬。”其音绝娇细，竺大骇。且虑为市中恶女侦其师不在，来寻断袖欢，心益惴惴。乃绐之曰：“已卧矣，客请明日来。”外又曰：“侬非暴客，实邻女也。盍开，我与若一言。”竺不得已，从板缺觇之，果似女人垂鬟立于檐下，因启之。女径掩笑入。竺视其貌，容光照映斗室，虽少小，心亦不能无动。遂靦然诘所自来，答曰：“家居距此咫尺，缘夜绩，烛为风火，特来乞取新火，非有他也。”竺素醇谨，慨然与之，不敢交一言。女亦持炬径上。竺虽未通情话，而心颇爱好，冀其复来。乃师归，女竟不再至。日夕坐肆中伺之，亦杳无其迹。无何，师又他往，女则又来乞火，两情渐稔，欣然延入与坐谈。女以年岁询竺，答曰：“一十有六矣。”女微笑曰：“阿侬适与君同庚。”竺亦询女之居址，答曰：“久当自悉。”絮语移时，犹无去志。竺亦贪其貌，眷恋勿舍，四目痴凝，将不可解。女忽回顾衽席，谓竺曰：“此即君之卧榻耶？恐逼仄不足以容二人。”竺会其意，乃答曰：“卿试先卧，看能容否？”女笑而起曰：“来夕当试之。”又复去。竺终靦觍，弗能挽留，然心志已蛊惑矣。晨起，无心操作，惟冀其师不归，得以成此佳会。而师果为麴蘗所羁，向晦不复，心益悦。及昏，明灯兀坐，形状类痴，亦不再捆履。漏下二鼓，女果来。启户款之入，则靓妆艳服，迥异昨之朴素。询之，笑而不答，径登竺榻面壁卧。竺知其惧羞，乃先解己衣，熄火就枕。及寤，而东方已白。竺尚流连，女早揽衣先起曰：“乐正未央，不可使他人窥见底里。”乃去。

竺起而师返，女绝不来，竺亦不以为讶。阅数夕，乘师之出，又复欢会，款洽且倍于初。起谓竺曰：“侬自见君，顿为情系，以故不以自坚，致有前宵之事。今幸两相欢爱，生死勿渝，君能不弃，即以妾为糟糠妇乎？”竺嗫嚅良久，始答曰：“阿谁不愿？但予幼失怙恃，育于兄嫂，今从师习此末艺，将来尚未知若何，谁有余资为予纳妇耶？且年齿尚卑，尤未敢漫然启口。”女曰：“然侬侬计之，君能辞师出游，妾自能相君立业，奚为仰人眉睫，使我燕尔不欢？”竺恍然，乃诘之曰：“若言有家在，岂无父母而可自主耶？”女笑曰：“妾初绐君，今乃悟乎？侬字青眉，居北山，实狐也。羡其玉貌，故假邻女以相就，岂真有高堂为予束缚者？”竺年幼，且贪新欢，茫不知惧。唯曰：“闻狐恒为人害，信然否？”女曰：“亦信有之，而妾非其伦也。妾不爱君，亦不屑至此；爱之而复杀之，宁能见容于天地乎？”因侃侃鸣誓，竺亦相信不疑。临去，授竺以策。竺如其教，启于师曰：“昨闻里人言，予嫂病且危殆。予少受其抚育，请给假一归省视。”言已泣下。师亦微闻其嫂病，见其悱恻，心甚悯焉。乃自营肆务，遣之行。竺出肆未及里许，女早迎于道周，问之曰：“君将奚适？”竺曰：“将归予家。”女大笑曰：“君误矣！若往汝家，有兄嫂在，其何能从之？”竺曰：“为之奈何？”女曰：

“侬视之，君业虽未游刃有余，而尚可以进乎技。妾幸有薄资，请与君游于外郡，自立生计，必有以愈于为人佣，君以为何如？”竺本漫无主裁，欣然从之。女出白金一锭，觅舟南行。竺与女倡随甚乐，亦不念及乡族。

舟抵常熟，女犹欲前进，竺不愿，乃僦居邑之北门。女又以金半笏为营肆具，遂开设于市中。其后为居室。女以竺齿尚稚，不令合人生理。凡竺所不能制者，女皆代庖为之，式甚新奇，名乃大噪，邑中之履咸归焉。女亲操井臼，治饔飧，暇则织屦相夫子，怡怡然无怨色，竺益心德之。明年，竺已十七，家小裕，志遂少荒，数从无赖游。女禁之，弗听。通常熟有富家子，性佻达，尤好龙阳君。时来肆中市履，见竺之色，深悦之。会竺与无赖交，乃以重金啖诸无赖。值望后，月色甚明，置酒于邑中慈觉寺，邀竺为长夜饮。竺以他故绐女，遂从无赖行。至则富家子亦在座，极致款曲。竺素限于量，饮未毕，已不胜酒力，众引至别室，使其小憩，实则以计瞷之也。竺方转侧欲眠，忽闻人小语曰：“舍妾孤栖，君乃在此高卧耶？”竺亟张目视，则青眉立于榻侧。因诘其何以至此，女曰：“君之危，若履虎尾，犹问乎？请即从妾归。”竺内惭，因诈以醉辞。女以气噀竺面，冷若霪栗之风，酒顿醒，强起随之行。女曰：“君未得其实，归将怨妾，盍少留，当有笑柄供君解颐。”随捉一矮凳置床头以待，麾之，倏成人形，衣缕面容，与竺无差别。竺亦莫测其意，惟伫伺之。有顷，见富家子与众嘻笑而入，狎亵之状，不可胜言。竺面赤汗流，始悟众等恶计。女以纤腕相握曰：“去，去。”遂悄然出走，恍若梦寐，而身早在空中矣。既归，女延之坐，长跪且数之曰：“妾携君远离故里，虽不敢望君大成，亦宜自爱。今君数作游荡，几以丈夫之躯，陷入妾妇之队。使狡谋果遂，不独妾羞为弥子之妻，君又有何面目归向桑梓乎？”语甚悲咽，泣下数行。竺愧悔无以自容，颜色沮丧，莫措一词。女恐其过惭，乃起以温言慰藉曰：“后勿复然，过，贵于能改也。”遂仍欢好，不再言。乃富家子视之，竺之迹渺然，大惊，疑竺为妖，与众共首于县。时，巴陵苏葸臣以进士宰常熟。素稔富家子有邪行，不欲究其事。然因马朝柱一案，逮捕妖术甚亟，爰命役拘竺。竺至，公见其少小，且事涉暧昧，略加研诂，竟笑遣之。

竺归肆，女忽渭之曰：“是地不可复居，将有祸至。”遂货其器具，束装北行，徙家于瓜步间，爰卜山阳之南郭而居之。女以竺少不更事，前因多资，致荡其心，遂不复设肆，日令竺荷担入市，所得者，仅足餬口。己乃茅屋数椽，纺绩相助，此外别无赢余。竺渐不能堪。每出，窃与市儿赌。始以获采，少助杖头，遂以为欣欣得意。故女知而不问。一日，女出汲，突遇同巷某，瞥见之，惊以为神仙中人。盖某素业赌博，以博得罪于势豪，方切优惧。见女，居为奇货，顿思假此为释憾之计，献媚于豪。因乘间以言[illegible]竺曰：“子业此，欲赡两口，势必有所不能，且男子远离乡井，亦当思奋身立业，始可归见里族。若仅日觅蝇头，竟同株守，不第不能归，归亦何颜也。”竺闻言，适中所患，乃咨嗟曰：“君言良是，但无处措资，业何由立？”某又佯为踌躇，徐曰：“此事亦非大难，某同辈中某某，均以博起家，获资巨万。闻子采兴甚高，战无不利，盍为此不母而子之策，白手可致素封，犹愈于坐操会计多多矣。”竺本以此自负，又不禁歆羡之私，遽攘臂曰：“君能贷我十缗我当试一

为之，看花骨子非我如意珠耶？”某慨然许诺。暮又偕一人来，曰：“予适小匮乏，贷于此兄，幸如数，请即署券。”竺素不能书，女虽能，又不敢以告，即倩某捉刀。其名实即某豪，竺不及知也。其一人得券，即以资付竺，匆遽而去。竺亦未及致诘，，径携资就某家赌。其始小胜，后乃大亏，比及鸡鸣，早已万钱立罄。众哄然散去，竺亦垂首而归，抵家倦卧。女故悉其所为，亦不致诘。又明日，竺诣某处，与商背城之策，数往皆不遇。瞬息月余，某忽偕数人至，衣帽甚都，前人亦在内。某谓竺曰：“积欠猝未能清，其子可偿也。”竺为此故，已私蓄千钱，毅然曰：“息几何矣？”答曰：“五十缗耳。”竺骇曰：“其母仅十千，其子何反数倍耶？”众哗曰：“语都不类。”亟出券令竺自阅，则已千缗实书其上矣。竺不觉颈赤，与某力争，某亦不相下，手口交加。众咸怒曰：“逋欠者亦敢肆虐耶？”遂群殴之，几毙而后去。邻人有怜竺者，扶掖入室。女为之抚摸疮痍，毫无诟谇，人益贤之。诘朝，豪仆又来取索，且风示其指曰：“能以妇偿，百缗尚可得。”竺大詈之。其人即返，又引前数人来，挝门秽辱，比邻俱掩耳恶闻。女背竺出，亟止之曰：“若勿尔尔，若之意，在人不在资，侬已知之。但竺为侬夫，今甚狼狈，伉俪之情，不忍遽绝。归与若主言，果相悦，俟竺愈，径来相迎，侬固不惜此一身。”豪仆闻之皆喜，敬诺而去。里中有聆其言者，俱以女为缓攻汁，即竺亦不疑其有去心。浹旬，竺已复初，惟忧豪家来索逋，已而果至，女出与之约，竺亦不能尽知。晚间，女置酒室中为竺庆。少酣，女起，满酌而语之曰：“妾为君妇，三载于兹，不克有所裨益，既致君离其乡里，骨肉不通笑言，今义以蒲柳之庸姿，辱君于狂奴之毒手，心实怍焉。刻下积逋无偿，进退维谷，君将何以处之？”竺默然，既而叹曰：“予诚不肖，重负吾卿，豪家之事，情甘与之涉讼，他复何言。”女泫然曰：“君奚固执若此？君以异乡之身，与豪右相较，危可翘足而待。若整装急旋故土，上可广先人之祀，下可酬兄嫂之恩，计诚莫逾于此。”竺已喻其指，因曰：“我归，子将若何？”女曰：“豪之所图者，色也。妾以色事君，即以色事豪，渠必不追吾夫矣。”竺黜然色异曰：“是何言也？予宁死，不以妻抵债！”女遂不再言。及寝，又以利害说之，竺方首肯。女即起为之治装，促之行，曰：“不可缓，迟则祸至矣。”竺尚流连，女强之出门，以手膺之，竺遂不能自由，大奔若狂，直至百里外，始复其故步。暮投旅店，计去山阳已二日程。竺终以女为念，止不复前，将以探其耗。

阅五日，果有自淮上来者，且其熟识也。见竺，即尤之曰：“子诚负心！捐妻子而远遁，令其死于强暴，情何以堪？”竺故预料有此，乃大恸。诘其颠末，人曰：“尊阃至豪家，涕泣不食，夜出缢于其门，尸重不能举。官知之，检其怀中，得血状，具诉其冤。官将逮子，莫知所往，因执豪于法，并诱子者亦得罪，邻里咸称快。予来时，狱将具矣。”竺心又少慰，乃市楮镪祭之于野，痛哭至呕血。病卧传舍，时时饮泣，旋复述惘。沉顿问，女忽欻然入，就榻抚视。且笑曰：“妾已得生，君何为欲死耶？”竺愕然曰：“闻卿已殉节，今至此，得毋学桂英来索王魁命乎？予诚负心，殁亦无憾。”女又笑曰：“年已如许大，何犹菽麦不辨？呱呱作小儿啼哉！妾本狐仙，宁无自全之策？向之殁者，特江间一片石，岂侬亦效痴妇人，作投缳鬼哉？”竺夙知其灵异，欣喜不胜。

而病已甚惫，女投之以药，遂霍然。女又谓竺曰：“妾不可露形于此，致人疑怪，当仍往前途候君，君亦勿久滞。”乃先行。竺至次日亦就道。至夕，与女重圆于旅次。竺谋他适，女不可，曰：“前因一时孟浪，屡踬于他乡，今而知安乐莫如故土也。请即偕归，不再与君作汗漫游矣。”于是，出金为竺制衣履并已之妆饰，遂返本邑。

初，竺之兄不见弟，欲讼其师，乡人有见竺远行者，力止之。而兄嫂恒思忆不置。一旦，见竺携艳妻复其邦族，咸惊喜。竺诡言娶于它邑，人亦不疑。女以资授竺，使仍设肆于市，而迎其嫂与兄奉养于家。曰：“为我约束狂郎，妇虽智，灾难钳制夫也。”自此，竺与女力作，家以日裕。余初见青眉，深异其非常人，因再三诘，竺甫肯缅陈其概。更谓予曰：“微君之文，予妻将湮没毕世矣。”余亦喜其相夫之智，持节之坚，遂援笔而为之传。

外史氏曰：青眉固功之首，而亦罪之魁。其非诱竺远出，何至屡濒于险？幸而归老首丘，差可自盖。然亦竺之嗜饮嗜赌，自贻伊戚。岂真妇有长舌，为厉之阶哉？温柔乡人慕，而慕醉乡，宜其有兔脱之厄；恩爱海不贪，而贪苦海，宜其有鼠窜之危。故罪不可不专责之青眉，究亦不能末减于竺皮。本篇选自《萤窗异草》初编卷三。它真实地描绘了城市青年的爱情婚姻生活。少女青眉勇敢追求爱情婚姻自由，主动邀约青年皮工竺十八，双双离家出走，自主结合，建立了幸福的家庭。然而社会上的丑恶势力不断地迫害他们；种种不良嗜好也诱惑、侵蚀着竺十八。青眉机智、勇敢地与丑恶势力作斗争，帮助丈夫改正错误。最后两人回到故乡，与兄嫂一起过着小康生活。小说中的青眉，美丽、聪慧而勤劳，是一个塑造得颇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作者自称曾见过她，看来她并非子虚乌有的狐仙，而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原型又加以理想化的艺术加工的结果。

秦吉了

剑南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颇宠之，不使与群婢伍。时某太守将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赠。绝巧惠，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饮啄，此外无余事也。一日，婢饲鸟，鸟忽言曰：“姊哺我，当得一好姊夫。”婢羞，扑之以扇，鸟亦不惊。自是，鸟有所语，婢或戏而答之，或笑而置之，习以为常，婢亦不甚介意。盖婢独居一室，鸟即悬其闼，喁喁小窗，俨然伴侣，人亦莫得问焉。又一日，婢浴于室。忽闻鸟呼曰：“姊姑好身体！”婢大恚，白身往扑之。适鸟亦新浴，因驯，未闭其笼，竟振羽而出，绕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鸟忽洞穿窗纸，翱翔而去。婢遂仓皇无措，深惧主责，顿生狡狯，著衣后，即移笼于檐下，径诣主前泣诉曰：“婢子偶不谨，闭户澡身，不意为人所中伤，竟放鸟去，情甘罪责，死无怨。”主人素怜婢，且悉众有妒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计亦谲矣！既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

旬日后，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其子名绪，犹未婚。方昼读于斋中，俄而鸟飞集其案，作人语曰：“为君觅一佳配，盍往视诸？”绪惊而谛观，则一秦吉了，因释卷而逐之。鸟飞甚缓，甫出院门，见有二八妖鬟，青衣红裙，冉冉自外入。鸟忽失所在。绪睨女貌，美丽不群，乃托故尾之以行，直入内室，与母絮絮话言，始悉为某巨家婢，而姿容态度，娴雅动人。婢见少年郎，亦时时顾之。两情颇眷恋，但不能通片语。良久，婢自归。既复主命，言旋其室。空笼故在床侧，瞥见前鸟，瞑目拳足，憩息其上。大喜，如获拱壁，将执之，复置诸樊。鸟大噪曰：“予为姊奔波几殆，幸得好姻缘，何犹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诘之。鸟一一缅述。婢顿悟，遽敛其手。鸟办不飞，止于榻上，谓婢曰：“予虽不能如昆仑，出姊于重垣之外，然姊之心事，非予莫与之传，姊果有意乎？”婢腼腆不答。鸟作笑声曰：“儿女之态固如是。虑有人来，予且去。”言已，振翮而这，旋不见。婢故慕绪之丰采，且耻为画屏姬，反侧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鸟瞷无人，又复爰止。婢招之即下。闲言曰“主人甚爱予，必不忍以珠弹雀；况梁生青年才俊，纵慕少艾，讵屑以婢妾充好逑？费子苦心，恐事不谐，可奈何？”鸟解所言，两翼旋作，至夕始返。乘昏复婢曰：“梁生之情见科词矣。”因诵其所吟曰：

不妨团扇白，只喜玉颜红。倘遂乘鸾愿，终应跨凤同。

婢闻而心喜，遂以意授鸟。侵晨，复纵之去。乃绪在萧斋，日夕注念于婢。朝起仰视翔禽，颇似畴昔之鸟，因戏曰：“卿能语我可人乎？当为汝立传，俾与苏武之雁并传。”语未已，鸟忽垂翅而下，集于粉垣，与绪对语，致婢相思之意，并所虑之深。绪大悦，因诘婢知书否。鸟答曰：“颇识之。”绪即立草数行，备叙渴衷，兼矢永好。缄封而置之地。鸟即下而衔之，径飞去。绪益骇叹其奇。

乃自此数日，不再见鸟，而婢之音耗顿绝。正怅望间，忽传巨家有婢死，既已槁葬。绪心动，疑而询之，果即意中所属者，大恸几失声，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鸟衔笺去，婢见之，愧不能书，乃撤玉瑱一事，畀鸟复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浼去物色之，啖以重金，则娥眉不难赎，鸾俦可立效矣。鸟唯唯，衔之高飞，至中途，突遭恶少试以弹丸，中其颊，鸟遂殒越，身命俱捐。居无何，而婢之祸作。初，巨家以色宠婢，

将以列之小星，婢颇不愿，退有后言。迨婢以失鸟之故，嫁祸于人，虽未遭箠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侧目，且虑其专房恃宠，行将长舌为灾，遂群起而攻。闻其在室与鸟言，夜半不辍，乃诬以与人有私，播之主耳。主闻之，甚怀醋意，搜诸室内，得绪往，益为勃然，毒加拷讯。婢以事涉荒唐，无能自明，遍体疮痍，奄奄待毙。主亦不待其死，生纳诸棺，命仆瘞之野。此婢之绝命本未。在绪亦未深知，惟有怆怀埋玉，坐而伤神，不禁隐几而卧。忽梦一女子，羽衣蹁跹，直前敛衽曰：“妾即秦吉了，与某家姊本同类。渠以善行，得以转轮为人，妾与之邂逅复聚，虑其辱于庸夫，敬以先容于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竟遭铄金，负屈重泉，良堪扼腕。虽然，幸有生机，非君孰与援手？”绪梦小大喜，起而询之，女子戟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涛坟固不远也。”顿仆地，化为孤鹤，凌空而上。

绪惊寤，即命仆观，访诸邑外。偶忆北村名，似合隐语，径诣之。果得婢之葬处，而未敢遽开。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啖仆，同往启之。所瘗固不甚深，及棺静伺，似闻呼吸之声，亟破之，婢果复活。绪遂惊喜如狂。左近有尼庵，卑礼叩之，缅陈其故。尼亦乐于为善，慨然许之。相与扶婢出穴，绪亲负之以行，寄养庵中，资以薪水，然后归。月余，婢竟光采如初。绪乃浼尼为撮合山，托言贫家之女，力白于其母。母往视之，虽一面之识，颇能记忆。婢因泣诉其情。母素爱子，不拂其意，径为之迎娶于家。且因婢故，不与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绝往来。婢之踪迹因以秘。惟绪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获者，必市而纵之。人咸疑讶。至巨家中落，尼乃泄其春光，而说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本篇选自《萤窗异草》三编卷三，是一个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爱情幸福的追求以及美好情谊的热切企盼。秦吉了为了帮助青年男大互通情愫，不惜往返奔飞，直至为了他人的幸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何等无私的情怀！小说中的秦吉了已不仅是一只普通的鸣禽，而是高尚人格的化身。婢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不为利诱，不为势屈，终至一死，更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最后她死而复生，有情人终成眷属。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满结局表达了人们的善良愿望。

宣　鼎

宣鼎（1832—1880？），字瘦梅，安徽天长县人。工书画，以小说知名于世。其文言小说集《夜雨秋灯录》收传奇、志怪小说二百三十篇，为晚清文言小说中出类拔萃者。

雅　赚

郑板桥先生，书法锺王，参以米、蔡，转似篆隶。画则得所南翁家法，更参以徐青藤老人挥洒雄杰之致，便卓然大家。为秀才时，三至邗江，售书卖画，无识者，落拓可怜。复举于乡，旋登甲榜，声名大震。再至邗江，则争索先生墨妙者，户外履常满。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宝重，非重价，不与索。沈凡民先生代镌小印，文曰“二十年前旧板桥”，志愤也。

时，江西张真人入觐回，道出邗江。商人争媚之，欲得先生书联献真人。江西定做大笺纸，长丈余，阔六尺余，乃可一不可再者，使人婉求先生书，且请撰句。问需值，曰：“一千金。”来者允五百，先生欣然，奋笔直扫，顷成上联云：“龙虎山中真宰相。”求书次联，笑曰：“言明一千金，尔只与五百，我亦仅与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数与之。即书次联曰：“麒麟阁上活神仙。”人人赞叹，工妙绝伦。

其时，商家因盐政、都转咸重先生，遂争求先生书画，或联，或幅，或箑，或斗方，以为荣。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贱，赋性尤鄙，先生恶之。虽重值，誓不允所请。某甲自顾厅事无先生尺楮零缣，私衷羞恧，百计求之，终不得。

先生性好游。一日，携短童，负诗囊，信步出东郭，渐至无人踪。视乱坟丛葬间，隐隐有屋角，微露炊烟，花柳参差。笑曰：“岂此间有隐君子耶？’甫逾岭，而坟益多，径益窄。再一回头，则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数椽，制绝精雅，四无邻舍，又无墙垣，小桥通溪，即至门首。白板上一联云：

逃出刘伶禅外住，喜向苏髯腹内居。

上有小额云：怪叟行窝。进关，又得一重门。联云：

月白风清，此处更容谁卜宅；磷阴焰聚，平生喜与鬼为邻。

额云：“富儿绝迹。”庭中笼鸟盆鱼，与花药相掩映。新种芭蕉，才有掌大；乍添杨柳，却比人高。朝南有室两楹，洒扫无纤尘。内置几一、案一、椅四、杌二；木塌、藤枕、书橱各一；琴、剑、竹搁又各一；案上笔砚纸墨、乌丝尺、水中丞皆备。壁上悬青藤老人《补天图》：女娲氏螺髻高颖，仰视炉鼎中，气冉冉入空际，生气勃发。的为真迹。两壁则素粉如银，绝无悬挂。爱极，不同主人谁是，即就榻趺坐。忽一秃发童子自内趋出，视良久，旋诣内，大声呼：“有客！”即闻主人在内问讯，命即逐客。所偕短童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见主人出。则东坡角巾，王恭鹤氅，羊叔子之缓带，白香山之飞云履，手执麈尾，翩然而来，老叟也。彼此略叙述，语颇投契。问叟名氏，曰：“老夫甄姓，西川人，流寓于此。人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问：“‘富儿绝迹’四字何意？”曰：“扬城富儿，近颇好雅。闻老夫居址小有花草，争来窥瞰。但此辈满身金银气，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足堕溪水，或花刺勾破衣，或遭守门花龙啮破足，或为树杪鸟粪污俊庞。所尤奇者：一日，富儿甫坐定，承尘鼠迹，空隙破瓦堕，正中其额，血淋漓，乃委顿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为额，志实也。先生清贫则已，若亦富人，恐于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叹曰：“仆生平亦最恶此辈者，幸福命高，未曾一作富人，得安稳入高斋，领雅教，何幸如之。”须臾，

童子献清茗，叟为之鼓琴，风冷冷然，不辨何曲。惟爱其音调激越，渐转和煦，忽铿然顿止。问：“先生能饮乎？”曰：“能。”曰：“盘飧市远无兼味，奈何？”既而自思，曰：“釜中狗肉甚烂，然非所以款高贤。”先生性嗜此，闻之垂涎，曰：“仆最喜狗肉，是亦愿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即于花下设筵，且啖且饮。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簌，风味亦佳。叟醉，又抽剑起舞，光缕缕然，未识果否成容，然观其顿挫屈蟠，不减公孙大娘弟子。正白气一团，忽大声跃出圈外，依旧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也，请浮一大白，仆恨相见晚矣。”视日已下春，先生辞退。叟殷殷送过桥，曰：“仆与君，同一不合时宜者，如有余暇，可着履过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频来。”

由是，一日一过叟，清谈不倦，醉而后返。交月余，渐与谈诗词，皆得妙谛。惟绝口不论书画。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书画乎？”曰：“不知。”曰：“自信沉迷于此，已三折肱。近今士大夫，颇有嗜痴癖，争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壁既空空，何不以素楮，使献所长，亦藉酬东道谊。”曰：“劝君且进一杯；呼儿磨墨，楮先生藏之已久，实满眼无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犹虚。顷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袂而起，视斋中笔墨砚已就，即为挥毫，顷刻十余帧，然后一一书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请赐呼，荣甚。”先生诧曰：“何翁雅人，与贱商某甲同号？”叟曰：“偶相同耳。鲁有两曾参，同名何害？要有清浊之辨耳。”先生信以为实，即书“小泉”二字与之。更曰：“墨宝非常，从此辉生蓬荜，然不可妄与商人，恐此辈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损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畅饮。归则已二鼓矣。同人问何之，先生盛夸叟。众曰：“邗江向无此人，公所见得无妖魁乎？且彼处丛葬榛莽，向无居人，明当同访，以蠲其疑。”翌晨，众果偕去，则茅舍全无，惟一湾流水，满地肴核而已。先生大惊，以为遇鬼。旋豁然悟，大叹曰：“商人狡狯，竟能仿萧翼故事，赚我书画耶！”归则使人潜侦某甲家，则已满壁悬挂，墨瀋淋漓，犹未干也。

懊侬氏曰：龙，神物也，风云变幻，天地为冥。人能知其性，且豢之，使俯首就烹割。某甲之设赚局也，布置当行，处处搔着板桥痒处，使彼一齐捧出，毫不吝惜。甲虽市贾，犹是可儿。近则皮相耳食，纯购赝本；强偷豪窃，几类穿窬。使板桥复生，虽有神龙翔翥之计，又复奈何？余故下一转语曰：“人道某甲赚板桥，余道板桥赚某甲。”

本篇选自《夜雨秋灯录》初编卷三，读毕颇觉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赚”是骗人，“赚”而曰“雅”，足见作品之别开生面，独出心裁。郑板桥厌恶商人某甲的俗鄙，“虽重值，誓不允所请”，为之作书绘画。然而君子可欺以其方，某甲使怪叟投板桥所好，故作风雅，骗得郑板桥自投罗网，心甘情愿地“即为挥毫”。看来某甲似乎又并不俗鄙，因为他“布置当行，处处搔着板桥痒处”，还是深得风雅三昧的。故此作者呼之曰“可儿”，并认为实质上是板桥赚了某甲，因为他着实让郑板桥享受了一番风雅。

麻疯女邱丽玉

淮南禹迹山，林壑深幽，神龙窟宅也。至明季始有居人，渐成聚落。陈生名绮，字绿琴，亦卜居山麓。父懋，母黄氏，耕种习贾，能小康。生年十五，善读。母仅有弱弟，名海客，游粤之某郡，货殖得资，遂落籍。至是，母病革，私执绮腕，泣曰：“为母死后，汝父必继娶，芦花衣，今古如一辙。汝穷促，可遁粤，寻依舅氏。”并私以所蓄数十金与作旅费，生泣受。母殁，父续弦乌氏，果悍恶如母言，朝夕不能容。遂诣母墓痛哭，留书父枕侧面去。跋涉几半载，至则资耗，而舅杳。遍询阛阓，无其人。茕茕走村郭，渐以乞食度命，深悔孟浪，时思遄回。

一日，至郭之东，有槟榔树覆柴门，方引吭唱“莲花落”，内有短髯赤面，一斑白叟出。睨生诧曰：“小乞儿，子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生曰：“腹有诗书，焉得不文？落魄穷途，焉得不悲？”曰：“何得至此？”生遂自陈乡贯，述寻舅状。叟默视生曰：“子舅其黄姓海客，面白多麻？”曰：“然。”曰：“客死于此久矣。渠生为某巨室司会计，善营运，娶青楼女。病殁，女窃资随仆遁。老夫与渠有杯酒之交，代市椁具，葬东郭尼庵侧大树下，墓树短碑者是也。”陈伏谢，径至所指处，果得舅墓。问庵尼，亦如叟言。遂呼舅哀哭，祝曰。“舅若有灵，佑生还，当负舅骨返祖域。”尼怜之，餐以豆粥。语云：“子所遇叟，姓司空名浑，与汝舅有素，第往祈援手，切勿道方外饶舌。”明日，生见叟，遽呼：“司空伯！”惊讶曰：“小子！何得知吾姓氏？且知我伯名？”即诡云：“夜宿墓下，梦舅氏详告，且谕乞援。”叟愕然，曰：“仆与渠，原无车笠盟，不过曾觐面。虽然，当为子徐图，尽寸心。”三日后，以绨袍一袭赠生，慨然有德色。且说生云：“仆清贫，无丰赠子，谅可原。幸邻郡某山中，有富室，邱丈子本，仆之葭莩也。老夫妇生有娇女，名元媚，字丽玉。年与子等，貌则鲜丽，择婿眼高，雀屏无选。子虽贫，而清才雅范，此间无与比俦。仆作函，代子执柯，往就甥馆，邱丈必有厚贶。尚不足运舅椟返珂乡欤？”陈生闻之，请思其次。问何故。曰：“侄家山野，荆布藿藜，恐富室千金未能习惯。矧彰彰入赘，能任坦腹人乘龙自便者乎？”叟抚掌曰：“迂哉！书痴也。是不过攫伊财耳。茫茫天壤，渠于何处捕逃亡婿？”生计窘，姑受函往。

至则渠第峨峨，春深兽锁。司阍人见其落拓，叱远立。及函入，两少年出揖客云：“奉严命，恭迓玉趾。”知为翁子，随入。见栋宇庭院，俱类世家。一伟丈夫修髯过腹，立阶上。生趋与展谒。坐间，询司空氏起居。旋白夫人来，两婢扶一四十余美妇人出。翁曰：“此山荆也。公子既司空世好，与寒门谊即通家，敢以妻子相见。”生又展拜。妇凝睇笑谓翁曰：“司空妹倩，眼力不差，公子真可人也。”倏具筵宴，劝爵甚殷。席间，略询乡贯，即语生云：“舍亲与郎君言否？仆小女丽玉，素所钟爱，不欲嫁远方。然觅婿欲得如仙乡人物，裙屐翩翩者，杳不可得。今得红丝牵引，文星惠临，是真石证三生，愿即日奉为箕帚。”生离席唯唯肃谢，婉陈曰：“自惭樗栎，仰托莺萝，良所深愿。然小生实为寻舅至此，婚后三四日，即拟暂返蓬门，事蒇，再回瀛第。是不得不预陈长者。”妇微笑曰：“公子何匆促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过拂。容即代筹朱提五百金，作为旅费。”生心喜，敬诺。

旋即笙管呕哑，灯火匝地，干仆引生之曲室，更簇新冠带，出就戬。雏婢三四，引一二八好女子，珠翠绮罗，盈盈自内出。与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视女，则荷露桃霞，无此艳冶。生心意飞驰，反恨顷言新婚暂别，未免孟浪。容有意迁延，图静好耳。

酒阑灯炮，听莲漏三催，婢妾亡去。生正隐几枨触，而女亦时牵绣幕窥良人，粉黛间隐有惨悴色。生不知就里，趋近软语，代为卸妆。女则拒以纤腕。再近，则潸然流珠泪。徐起弹烛，视近闼无一人，始闭门小语曰：“郎亦知死期将近乎？”曰：“不知。”曰：“郎从何处来，何处去？易明告妾也。”生具告之。女唏嘘欲言又止。生知有变，伏地乞怜。女曰：“妾睹郎君风采，意良不忍，故以机密告。妾，麻疯女也。此间居粤西边境，代产美娃，悉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诱远方人来，过毒尽，始与人家论婚，觅真配。若过期不御，则疾根顿发，肤燥发拳，永无问鼎者。远方人若贪资误接，三四日即项有红斑，七八日即遍体骚痒。年余，拘挛拳曲，虽和缓亦不能生。”生闻之，始恍然悟。泣曰：“小生万里孤身，担荷甚重，乞娘子垂悯。容我潜逃可乎？”曰：“休矣！此间觅男子甚难。郎入门时，外间已环伏壮汉，持刀杖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亲耳。”曰：“妾虽女子，颇知名节。常恨是邦以地限，无贞妇，愿死不愿生。郎且与妾和衣眠三日，得资即返。妾病发，亦不久人世。乞归署木主，曰‘结发元配邱氏丽玉之位’，则瞑目泉台下矣。”言已，抱持隐泣，生愤然悲曰：“噫！婚则仆死，否则卿死，易饮鸩同死，结来生缘乎？”曰：“不可！请书居址门巷，与妾纫衣缝中。俾他日柔魂，度关山，省舅姑，受郎君一盂麦饭耳。”生虽书与之，而涕不可仰。入衾共枕，生屡屡不能自持，女悉劝慰禁止。对食不餐，几与石女天阉同一恨事。异日，翁媪果顿同陌路。是夕，女以香舌吮生颈，作胭脂色者三四处，曰：“可矣。”私赠黄金、白玉臂缠各二。生订后约，女悲曰：“恐君再来，妾墓门之木拱矣！”

明日，翁赠果践言，即挥手令去。重到尼庵，尼见项上痕，闭门不纳。急以资赁巨舫，启舅榇，载之南下。夜在舟中泣，舟子疑渭阳情重，奇之，敬礼益恭。抵家见父，则继母已殁。父纳婢为小星，见子甚慰。睹腰缠，疑妻弟所遗，不深诘。瘞旅榇，买山田。陈翁善酿，遂种秫开酒肆，得利甚丰。生乃下帷读，入胶庠。

邱翁见生去，谓其女毒尽无疑，正说媒妁觅东床，女忽疾发。视之，麻疯也。翁穷追，惟含涕。媪扪之，仍是处子。交署曰：“淫婢！太不长进，宁定不欲生耶？”月余益惫，遂遣之麻疯局。是局，乃长官好善者所设也。因是病向能传染，家有一则全家皆病。虽掌上珠，亦恩断义绝，无顾复情。女入局，数雉经，辄见一麻面叟，口操南音来救止。既而思遁，叟慨然愿导引。曰：“老夫黄姓，淮南人，娘子得毋欲寻陈生绿琴耶？渠与仆似曾相识，可同行，仆亦欲东耳。”女自恃恶疾，又以叟迈，欣然随之。叟到处，重门自辟。至郊外，叟以唾涂女莲勾，口喃喃若符咒，即迈步若健儿。感翁德，视之如父。旋拔银腕钏，易资为旅费。甫至楚，资已耗尽，遂行乞。叟吹洞箫，女口编《女贞木曲》，歌唱沿门。歌曰：

女贞木，枝苍苍，前世不修为女娘，更生古粤之遐荒。生为麻疯种，

长即麻疯疮。衔冤有精卫，补恨无娲皇。画烛盈盈照合卺，侬自掩泪窥陈郎；翩翩陈郎好容止，弹烛窥侬心自喜。妾是麻疯娘，郎岂麻疯子？妾虽麻疯得郎生，郎转麻疯为妾死。郎为妾死郎不知，洞房绣阁衔金卮。孔雀亦莫舞，杜鹃亦莫啼；鹦鹉无言愿飞去，郎堕网罗妾心悲。郎不见，骏马不跨双鞍子，烈女愿为一姓死。郎行依旧貌如仙，妾命可怜薄如纸。肤为燥，肌为皴，云鬓拳曲黄且髡。掩面走入麻疯局，不欲传染伤所亲。昔作掌上珍，今作机上肉；昔居绮罗丛，今入郎当屋。月落空梁悬素罗，一缕香魂断复续。妾虽生，妾不愿守故居；妾既生，妾自当寻找夫。可怜虽生亦犹死，不死不生终何如。女贞木，枝扶疏，上宿飞鸟，下荫游鱼。鸟比翼者鹣鹣，鱼比目者鲽鲽。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即不同，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红欲然，李代桃僵被虫啮。女贞木，红枝叶，悉是麻疯之女眼中血！

女歌韵心酸，叟箫声凄咽。闻者流涕，争以进食，不敢呼蹴与。

半年，抵淮南。将近山村，见老屋万椽，青帘出树杪。叟遥指曰：“向南黄石堆门者是也，子当自往。仆从此逝矣。唯祈寄语绿琴父子，云：‘海客奉谢’。”言已，即杳。女惊定，诣肆门。见一老翁坐炉侧，面目似绿琴，疑为翁。歌前曲，翁掷一钱与之；再歌，又掷一钱。女泣曰：“贤郎陈绮，粤西欠奴债不还，迢迢责负逋，岂一文钱所能偿也？”惊询，具告之。翁曰：“陈绮耶，豚子也。汝所言，难遽信。渠秋试金陵，不日归山庄，面当知真赝。”女闻之，即叩以见翁礼。翁送入尼庵中，遣村妇伺应，妇皆唾却走。幸老尼怜悯，得无苦。月余生归。翁以女询，生惊惶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负也。吾家不少闲粥饭，虽易枕席，当豢之，终其身。”生伏谢，急趋访女。遽牵生衣啼曰：“妾远来，不敢望伉俪，惟冀以骸骨葬君家祖域耳。”生且泣且慰，问：“何能自来？”以黄叟面目颠末告。生惊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携女之家，谋酒库隙地，卧丛瓮中。诸婢咸远立，不敢近。惟一雏婢名甘蕉者，独代撒溲便琐事。至饮食药饵，皆生手调。久更袱被挈甘蕉卧女侧，亦均无恙。榜发，生乡捷，里人争与论婚，生力却。父稍稍劝，生泣曰：“儿年甫二十有一，麻疯女量不久生人世，易姑待其毙再婚，亦未为晚也。”又恐己去，女无人照看，遂告病，罢南宫试。女以头触瓮悲曰：“为妾故，使郎迟嗣续，阻上进，妾死后，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诚不如死！”言已，又触。赖甘蕉救止，始已。

一日，生赴戚家饮，遇雨不归。甘蕉又因病内卧。女听雨剪灯，搔爬不已。忽闻梁际飕飗一声，大黑蛇粗如儿臂，长几七八尺，从空飒至。女始颇惧，继思：“得果蛇腹，胜于自戕。”听之。蛇身盘屋梁，垂首下掀酒瓮木盖堕地如掷。吸瓮中酒喋饮，顷刻满腹。欲上缩则木强如枯藤，倏忽堕地瓮中，搅扰翻腾，力尽，声顿寂。女燃灯，强起视之，毙矣。心忆：“蛇毒，或可代鸩。”掬饮升许，心顿清醒，祛烦襟，肤转奇痒；又掬以洗涤，痒顿止。明日，又潜饮而潜洗之，疾若失。肤之燥者转莹如玉；发之卷者转垂若云；面目手足之皴瘃者转如花如月。如嫩笋芽矣。甘蕉惊喜告生。询之，以蛇酒告。趋视，则遍体黑章成云篆，顶有触角，色殷然。盖此山蛇王，名“乌风”者也。具锦裳绮裙，花钿珠玉，妆女出见翁与诸宛若，莫不惊为天人。翁曰：“吾幼闻蛇王居此山千年矣。番僧求得片鳞为人医癣疥，不可得。孰知天专留此，为吾疗

贤妇疾耶？”即日备礼为合卺，珠履满堂，吹鼓筵宴。百里外男妇咸奔至，一觇女之颜色，归以为荣。再三年，女生宁馨儿。感甘蕉德，收为箧室。生却之，不可。是年春，生试礼阉，入木天，出为太守，专恤流亡与贫病无告者，人人称众母。升两粤制军，遣材官招邱翁至，索丽玉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殒谢久矣。明公尚欲寻故剑耶？”生又索骸骨归瘞。翁惧，献千金为太翁寿。不许。旋访司空，云：“惊逸，堕绝磴死。”生笑曰：“渠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则衣一品命妇服，容光焕发，翁几惊伏。视之，即己女丽玉也，洒泪问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时归宁。出蛇酒，制药设局，济粤之患麻疯者，治无算。年四十余，太翁犹清健，流乞终养。归修舅墓与尼庵，建邱夫人碑，纪事之崖略。至今，此山药酒尚驰名云。

本篇选自《夜雨秋灯录》初编卷三。它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坚贞不渝的爱情与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少女邱丽玉与青年陈绮在生与死、义与利的考验面前，都为对方着想，毅然抛弃自身利益，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对方。而在自己脱离苦海以后，还“制药设局”，救助其他病人，高尚的情操感人至深。作品情节曲折跌宕，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人物描写也极为生动，不仅主要人物邱丽玉、陈绮性格鲜明，即使如司空浑、邱父等次要人物，作者着墨不多，他们的巧伪奸诈也跃然纸上，历历如见。

毛祥麟

毛祥麟，清文学家。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同治年间（1862—1874）前后。号对山，上海人。著有《史乘探珠）、《墨余录》等。

孀妹殊遇

明末虞山刘氏，世业儒，家虽落，名楣也。兄弟守田庐。伯曰赓虞，邑诸生，品行修饬；仲曰肇周，则狡黠嗜利，不务恒业；有妹曰三秀，慧而艳。生时，母梦紫气绕室，醒有异香。六岁母死，父教之读，过目辄了了，捉笔作楷，秀逸独绝。时里有黄亮功者，居任阳之大桥，素雄于财。亮更善居奇。崇祯间，吴中水旱频仍，物价腾贵，藉之囤盈粜虚，家益富。亮貌温厚，而中多机诈，蓄资巨万，节缩常若寒士。年逾二十，始议娶妇，妇则丧夫而挟重资者。父曰：“ 嫠也，里多请婚者，何必是？ ”亮曰：“ 我以车往，彼以贿迁。嫠何害？ ”遂娶焉。妇姓陈，善操持，勤纺织，相夫二十年，其业因之愈炽。亮素闻三秀之美，适陈病瘵死，乃挽郁某为媒，曰：“ 果字我，聘仪惟命，冰上人亦当厚报耳。 ”郁乃商之刘仲，仲曰：“ 吾兄素迂阔，事必不谐。若能以二百金为聘，四十金酬我，我当曲为成之。 ”亮如命。仲遂乘间言于伯曰：“ 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缘或自有在。顷郁某来云：‘ 大桥黄氏，拥资百万，宅第连云，婢仆数十辈，现以丧偶，乏内助，欲为我妹议姻。 ’弟思此事得成，妹终身可以无虑。 ”伯默然。顷之，仲夏言曰：“ 事固有不可执者，忆我母弥留时，执妹手，顾父及我兄弟言曰：‘ 此女吾所爱，他日务嫁家之裕于我者，无与寒士，酸秀才能有几人自奋为妻拿福者？但愿其安享朝夕，不至碌碌井臼旁，我瞑目矣。 ’其言犹历历在耳。若今黄氏之富，罗绮盈箱，仓瘐如栉，母若在，必诺无疑矣。 ”伯顿作色曰：“ 汝何言！我家虽贫，固儒也。岂贪富厚，而以妹为贾人妻者？且彼之先，陈氏奴也。本姓王，以背主而易为黄，居昆之石浦。乃祖名元甫，复归虞，家塘市。元母为某宦乳姬，宦有田三千亩在虞，以姬故，委元课租，元自正犒外，复蚀其十之三，诡言农欠，积久而成小康。乃父洪，尤凶暴。尝女一佃女，乃假佃以金，初不责偿。越三年权之，遂攫其女为妾，不久爱弛，将转鬻，女闻而缢。时某宦已死，子弟皆纨袴，不问生产，田皆分裂授他姓，洪欺宦无主，吞匿其半。自是大营宅地，居然为乡里富人，然里之衣冠士，未尝与之接也。今亮之为人，固稍敛迹，然计升斗，权子母，刻剥图利，亦足称黄之肖子。巨妹年十四，彼已四十余，年既不相若，门户又不相当，何可婚乎？ ”仲知言不能入，事遂寝。无何，伯幕游山左，至维扬，见婚嫁者络绎。询其故，缘讹传朝命，有中使至江浙，采民女以充掖庭耳。乃寄书于仲曰：“ 此信至吴，亦必惊扰。然是讹言，万不可信，误妹终身事。 ”仲得书，喜曰：“ 四十金入我囊矣。 ”因招郁曰：“ 前议可成，然宜速为择吉。 ”遂复书于伯：“ 兄书未至，事已遍传通国，不择人而婚者，不下数百家。目里恐临期不克应命，预稽烟户，欲将妹之年貌登册。不得已，仍诺黄请矣。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谋，幸勿以为弟罪。 ”伯得书，抚膺顿足，复作书让仲。书未至，而婚已成。

婚之夕，亮忽患眩晕，草草成礼。庙见时，木主无故倒地，家人咸疑不祥。逾年生一女，刘爱之甚，曰：“ 此我掌上珍也。 ”因名珍珍。时有熊耳山人者，善推五行，言多奇中。适游虞山，刘延至家，使推珍命。山人曰：“ 是命，能富贵其夫，一生无蹇运。 ”刘喜，乃以己造令推。山人沉吟久之，拍案大叫曰：“ 安所得是命，而绐我哉！女子坐台

垣，有执政王家气象，乡村妇，安得有是？”问：“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即贵。”已而推亮，则摇首曰：“此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罗列满前，而欲啖不得，纵使腰缠十万，亦难享用一钱也。”问：“何时得子？”又摇首曰：“命中无子。”尔时，举座哄然，咸笑其妄。然刘以星家言，每为嗣续虑。有张媪者，为刘乳姬，寡而无子，依于刘。刘尝私与语曰：“痴老年半百，只一女，犹兀兀然朝夕持筹握算，竟不思身后依托者为谁也，将若何？”媪曰：“俗有先取他姓子，养为己儿而引之者，往往如所愿，盍试之。”刘点首。时刘伯兄有子三，季曰金印，始受读，温文俊雅，刘爱之，欲抚为义子，乃言于亮。亮以刘才敏心细，平时为亮筹画，无不中，久已奉若神明。刘即庸奴其夫，亦不敢违颜色。因言曰：“诺。”乃治馔邀二刘。时，伯归里已五六年矣，而未尝一至黄所。刘恐其固却也，私遣张媪致书，大略言：妹非私奔，既归此家，前事亦姑含忍，兄妹之伦，不可绝也。今仅薄具杯酌，为戚里一申款洽，念兄素怜妹，来则愈有光，不然，则是张其贱也，妹亦置颜无地矣。

伯见日，不得已，乃偕仲往，始与亮相见。宴毕入辞，刘谓伯曰：“珍将就学，苦无伴。金哥来此依我，与珍同塾，可乎？”伯曰：“婴孩不能离母，且徐之。”仲闻，遽曰：“我家七舍可来也。”刘未应，而仲即于次日携子往。

初，刘之为亮谋也，以伯品谊为乡里所重，故欲藉以修好，即为后日门户。第仲则其素所心鄙者，其子亦丸猥不足数。而亮见伯落落难合，不如仲之易笼络，因反怂恿之，遂留焉。七性暴戾。比长，而横益甚，尝戏珍。珍怒，白于刘。刘挞之。遂宿之外舍，食亦不令同席，任其去来。七乃日逐群恶少游，虎而翼矣。无何，刘宇珍于直塘钱氏。钱籍娄东，徙于虞。贫年五十余，仅一子，美秀而文。尝侍其母出观竞渡，邻舫则刘与珍也。两家通问，知里居近接，乃各过船，款语甚洽。钱母归，语翁曰：“黄氏妇固倩丽，其女则尤娴雅淑婉也。”翁遂请婚。刘以亲见故，遂许焉。七忽怒詈曰：“父曾嘱我勿游荡，姑将以珍字我也，故抚我。今乃背约别宇，将焉置我？”刘闻，怒甚。邀仲呼七而笞之。且诘以珍字汝何据，七无以应。因谓仲曰：“七第欲我娶妇耳，然直言亦何害，乃敢以横语突激哉？”爰以百金为七娶妇，复置庄房一所令居，且以己之奁田三十亩果之。曰：“刘产仍归刘氏，愿汝守之，若荡废，无入我门矣。”七好博，未逾年，而田屋尽售，妻无所依，自溺死。仲亦恶其无赖也，屏弗子。七遂寄身博场。钱生则游娄东，出赘于黄。刘爱珍及婿，一应衣服之需，盘飧之奉，倍极丰美。既弥月，生奉父母命告归，课举业。刘慰留不获，始饮饯焉。时，七为败类，苦饥寒，常仰于刘。一日，适遇珍。七曰：“珍姊，向问尔几时招婿，辄怒骂。前日衣蓝衫，冠方巾者谁耶？”珍不答。又曰：“姊夫归矣，姊寂寞否？”珍怒，遂入。及晚，珍于寝所觉有异，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贼！”亮率仆妇持梃入，搜至床下，得一足，痛击之，贼大号。视之，七也。刘忿汲，以剪搠其股，流血盈地，缚而闭之室。厥明，仲闻而至，欲投之河。刘不可，令仲锢于家。甫一日，仲妻复阴脱之。自是，七遂欲甘心于黄矣。黄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事必亲历，碌碌城乡，日无刻暇。一日晨起，持簿书将至刘寝，忽扑地，家人急扶至寝处，日

未中而气绝矣。亮死，刘痛哭成礼。既殓，七自外至，突入繐帐，凭棺呼爹，为号泣状。既呼刘曰：“娘，取斩衰来！”刘曰：“死者无子，安用衰？”七曰：“我固子也。”刘厉声曰：“汝自姓刘，与黄何涉？”七曰：“幼而抚我，长而室我，田畴畀我，虽非亲生，亦是义子。今黄乏嗣，婿外人，能独享此乎？”刘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遗资。刘怒甚，令仆妇之有力者缚诸庭，自取臼杵痛击数十，曰：“此我分汝之资也！”七初出恶言，继以不胜楚，号呼求免，遂释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报！”刘乃集童仆，人给钲一具，戒以每日晚即以此分市四野，伺有所闻，当即相应。无何，果有盗自檐而下，刘急令媪启小门，于宅后鸣钲。四处钲声齐起，盗遂惊逸，家人咸相庆。刘曰：“未也。”乃更坎宝之行道为阱；穴壁数处，中贮石灰末，而承以风车。数日后，复有盗数十，舣舟屋后之水门。夜将半，各明火执仗，斩门而入，将及内寝，前导者遇坎即陷，余盗知有备，方仓皇间，壁穴中灰末骤飞，尽眯贼目，乃各弃械窜。烛之，落陷者七也。跣足散发，皂衣黑面，形同鬼魅。刘曰：“我固知此兽所为。俟天明当鸣之官。”珍曰：“鸣官恐伤舅氏心，不若纵之。”刘乃驱使出。自是，里中无七之迹矣。刘连被惊扰，心常恐。因谓珍曰：“盗犹可御，纵火奈何？我当先安死者。”即葬亮于泖湖之祖茔。事竣，谓婿曰：“此不可居，我将依汝。”于是，先举什器，运至直塘。遣珍归，以一册付之，曰：“除汝房中物，余俱在此册。囊米二百余斛，每贮银二锭，须亲检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银若干；柜三十七，或贮银，或贮钱，皆有号可稽。汝先发，我将踵至也。”乃佣工百人，连运数日。既毕，刘复遍召乡里贫户，饫以酒肉，尽焚其积年债券。且开仓凛，人给二斗，麦半之，棉花五觔，菽五升。众罗拜曰：“夫人施恩，遍及我等，将以何报？”刘曰：“报何以敢言，第有积粟二千余石，能为我运至直塘否？”众曰：“唯命。”时值岁饥，乡间富室囤谷，每为贫民攘夺，刘反得而用之。不三日，而运已尽。时刘本欲即赴直塘，视历连日不宜迁徙，三日后乃吉。越二日，夜将半，而难作矣。

先是，明总戍李成栋，既降我朝，统兵南下，过辄残破，所掳妇女十余艘，为嘉定乡民所焚，死与逸各半。成栋责兵弁务掠吴妹以偿所失。旅奉命征粤，乃嘱其弟侍母居松江，令麾下某统兵守之。某有汛卒，七党也。当七受杖而逃，即走松投卒，得近某将。因言：“任阳黄氏，尝党逆，家私千万，虎噬乡里，得数百人剿之，既除民害，且实军饷。”某乃令神将率众由刘河经昆山，至七浦塘而进。是晚，刘方与张媪封楼房，处细事，待旦而发。忽闻门外炮声轰然，响震屋瓦，李兵破扉而入。启廪，廪空；搜房，房洗。遍索无一物，裨将恚甚。俄见众拥刘至，注视久之，曰：“赖有此，不然，何以复主帅。”众以劳而无获，怒七之诳，即杀七，纵火烧黄居，掠近村数十家，遂掳刘去，张媪从焉。珍闻变，惊绝，终日长号。钱翁令子赴松探耗。途次，即闻成栋以粤东叛降永历，亲属被收，所掠妇女悉于南京安置。生遂邀刘仲偕往江宁，觅至一都统署，见有遵奉令条：“凡逆栋所掳妇女，俱准亲人具领。”钱甚喜。方欲投诉，适有武弁自内出，钱揖而告之故。弁曰：“我本以吴人投旗，与汝岂无乡谊？”乃携钱手至静处，语之曰：“王爷固有是令，但司其事者，为黑都统，非阿堵物不可。”钱问所欲，则曰：“视年貌

以定多寡。美而少者，必需百金。”钱以所持不足，遂偕仲归。珍曰：“诚得我母，金何足惜。”遂以千金，促生复往。钱至，即觅所识弁，且许事成后，另酬五十金。弁以诸妇女系掌家婆二太所管，每百两例予十金。曰：“可。”弁即取刘之年貌、籍贯去。久之，出谓钱曰：“无其人也。”钱皇遽曰：“余已访确，何乃无之？”弁曰：“我亦欲得金尔，岂绐尔者？适据二太言，三百余人中，遍询竟无有，得无误耶？”仲曰：“事已至此，果否，乞查一确据，当有以报。”弁踌躇间，曰：“得之矣。”疾趋入。有顷，袖一册至，谓二人曰：“此确据也。”钱阅至末页，果有黄刘氏及从媪张氏，而朱圈标其上，傍注：“选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尔诳。”钱神呆僵立，仲亦无如何也。嗒然返虞，拟筹别策。乃不数日，而刘书至。初，刘被掠至松，李母见而悦之，曰：“此必宦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将送汝还也。”未几，成栋叛，家属皆槛送京师。一应婢仆悉置南京，俱听本旗发遣，刘亦挂名籍中，为黑都统承管。妇女三百余，初至江宁，席棚露宿，几不欲生。

越日，而满洲太太至，盖王府中总管老妪也。年已七十余，发白如雪，鬓簪花朵，衣履皆男子式，善汉语，滑稽多智。至则都统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妪先作汉语曰：“诸姊妹无恐，我来作降福符官耳。特不知谁真有福者。”乃侧身入队，择当意者，拽裾使行，令至别所排列，共三十余人。妪上下睨视，指曰：“彼太长，此略短，甲似肥，乙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谛视发肤掌臂，复隔衣扪其乳，十又去七，仅存其五。乃列坐待茶，殷勤问讯，审其音而耳属焉。一妇声微窳，复去之。旋立起，语四妇曰：“无动，我欲一观履式。”因以指量其履，戏语曰：“无乃唐突，然不尔，则不见真才耳。”徐向一妇微笑曰；“塞楞，塞楞！”塞楞者，满语。盖言“最好”。其妇即刘是也。因顾二太作满语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随去可也。”俄佣四妇登舆进王府。刘持张媪痛哭曰：“入此，万无见珍时，我命亦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妇侍酒。满妪戒之曰：“至王前，宜各叩首俯伏，命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怒也。”已而，三妇如所言。刘独倚左柱，向壁侧立，而额光煜煜，时与灯烛光相射，目泪睫，晕微红，如晓花含露。王见甚异。问何籍，不应；问年几何，又不应；问有夫否，刘忽大恸，曰：“我民间寡妇，为李兵所掳，以恋恋于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矣，盍速杀我！我良家女，决不肯为奴婢。”声呖呖如娇莺啭树。俄以首触柱，砰然有声，满妪抱持之。刘且踊且号，鬟髻尽解，发长委地，光黑如漆。王怜之。命妪引去，嘱善护持，勿令悲损。妪遂引刘入己寝以安之。朝夕进参饮糜粥，糖霜果品满几案。刘勺粒不入口，坐卧唯泣。张媪忧之，私语满妪曰：“刘之悲毁，痛念其女耳。前在松江，传闻李兵复扰直塘一带，乃今三旬无耗，若得通一音，以慰其念，饮食或可少进也。”满妪为启于王。王曰：“速令作书，当命疾足往探耳。”妪告刘，刘乃修书寄珍。首言：“我生不辰，叠罹险难。河干一送，岂意竟为长别。”中言：“七兽肆毒，唆掳往松。方幸李母仁慈，生还有日，不料挂名眷籍，忽又送入掖庭。所以不即死者，诚欲得汝一音，以瞑我目。”又云：“直塘一带，是否亦遭焚掠？或七兽未遂所欲，致汝家为破巢之卵，亦未可知。我书得达，急盼归鸿。”

未言：“茕茕嫠妇，现已密制袒衣，洁身自守。倘罹横暴，愿投清风之崖。汝尚自爱，弗我念云。”珍接书，且读且泣。方与钱生议复，而刘仲适至，反复阅书，作咄嗟状。谓珍曰：“汝母亦太拗矣。王非他，乃入关时从龙第一功臣也。下江宁，降宏光，平两浙，以懿亲典枢务，功高威重。但得为王婢，亦足安乐半生，何必峻拂其意。回书宜劝其遇事婉从。设使激发雷霆，恐我与若俱无噍类耳。”珍复书，始慰以无恙，后云：“母生儿亦生，母死儿亦死。”情殊依恋，而恰无激劝语。仲乃私致书，盛言“王功盖复宇，得侍为幸。”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小谅宜所不为，矧绎昔年熊耳山人之言，或者事有前定。”末则告以“房毁无归，婿家究是外人，难以倚托，不如自发根枝，使余等亦叨庇荫。”乃于书尾署伯名，而己附之。先是，刘知王为发书，心颇感之，已日进粥糜。及回书至，知珍无恙，色为之喜。继阅两兄书，沉吟久之，忽愠曰：“此非伯兄言，乃刘二所为耳。岂四十金未满渠愿，以故又欲卖我乎？”趣张媪火之。无何，王妃忽喇氏薨京邸。计至，设位中堂。按国制，本旗妇女，灶下者，例合哭临，在外则穿素而已。满姬语媪，媪以告刘。刘曰：“业啖此间饭，曷敢不遵大典？”乃缟衣练裙而出。王适遇于中霤，淡冶若仙，飘目时，光恰两射。王曰：“此非触往求死者乎？何亦雅素乃尔？”因语满姬：“以刘骨相不凡，当善视，无与群婢为伍。”自是，满姬侍刘愈谨，启事辄跪。未几，王赐刘满汉衣服各一箱。越日，又赐参十斤，东珠百颗，刘若弗闻。旋又赐首饰一箧，宫扇二柄，荷包、帕各四件，金银锭各一盘。满姬跪告：“此皆王爷所赐，意良重。”又曰：“王赐，宜叩谢。”刘惟偃卧，俱置不省。是夜，王命刘侍寝。刘乃大号曰：“果也！将婢妾我也，我难妇耳，生长良家，岂有罪而输为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耶？”王闻即已。满姬殊讶之，私谓张媪曰：“刘自入府以来，王待之者，恩礼亦已备至。无论馈食、沃盥等事，俱不令值，且又赏给稠叠，实为非常异数。王尚无于，今忽喇氏薨，群婢中亦无宠幸者，而独注意于刘，此大福将至时也，乃刘尚有不豫色者何哉？”媪曰：“刘性高抗，居家喜南面坐，诸婢仆屏息听指挥惟谨。今一旦欲其卑躬屈膝，辱充下陈，宜其宁死不愿也。”满姬微会意，乘间语王。王遂以金凤花冠、一品命服为赐。既宣命，张媪低语刘：“王今尊礼至此，宜若可从。”时刘虽仍不言，而手受冠服，颜色甚和。满姬从屏隙中窥知其隐，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孕，而侧室有子者，奏闻后，即册立为妃。今服止一品夫人耳，或尚有贵于此者。”至夜，王以御赐金莲蜡炬导刘人寝。刘顾姬，谓：“独忘拜谢天恩乎？”王即命移炬中堂。王中立，刘立其后之左偏，齐行九叩礼。至寝，刘徐卸冠，易补服，向王三拜三叩起。王见其知大体，有淑嫔风，喜极，几无复平时威重。是夕，刘侍寝。次日，王常满姬钱六十缗。姬率阖府男妇三百余叩贺刘。刘出白金四百两酌犒之，众皆感悦。

有貂珰二：陈某、刘某，系故明宦者，年皆七十余矣。王以二监给刘，听使令。刘乃作书，饬令赍赴虞山，以慰珍。曰：

汝母受王恩礼，此身已不及自持矣。特念汝父生前，初无一语忤我，以故覆水之势虽成，而故剑之思弥切。今为之计，莫如访立本宗，授以半产，继宗祧而绵血食，既尽生者之心，即安死者之魂，善体我意，是诚望汝。来监乃先期内臣，同日归旗者，须加礼款，使知汝非寒俭儿也。

东珠十颗，可为甥孙帽饰；京样手镯一付，俾汝佩之，如见我耳。

书发，二监未至，钱生先偕刘氏伯仲赴江宁探信。适王以浙西民叛，奉旨往抚，三人得径入王府。刘见之，涕泣不能发声。得刘仲慰劝，始渐破涕为欢。既而满姬奉茶至，皆跪进，称舅爷、姑爷。时，刘伯犹未知改节事，见妹盛饰华服，及颐指气使处，公甚疑之，私以问仲。仲曰：“妹已处于王宫，又何疑？”伯大恚，作书绝妹，拂衣竟归。仲阅书，笑曰：“腐儒语耳，何可令妹见。”遂火之。既而钱将告归，刘私语之曰：“我欲玉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见我。且我行踪，南北亦尚未定，为语珍，探的后，音书频寄可也。”钱遂归。仲独盘桓府中，结刘监为宗人，共处值房。

未几，王自浙归。仲上谒，得司府中出纳册。俄王内召还京，途次济宁，而刘病气逆，登舆辄呕。王檄中丞召医诊视，或高湿阻，或云水土不服，各拟方进奉。刘阅未毕，即碎而谩骂。以王未解吴俗语，乃强起拥被坐，牵王袖于卧所，附耳曰：“我病妊耳。群奴皆用利导之剂，岂欲以之杀我耶？”王闻大喜。越数日，刘体果安，乃就道。抵京陛见，回奏一二军国事后，上问王：“年已四十，何尚无子？”对曰：“臣在江南纳本旗妇刘，现有身。”上喜曰：“男也，则亟告宗人府以闻。”未几，刘果生男。上闻，赐人参，果品等物，太后复赐洗儿钱百万，例册刘氏为某王妃。适遇皇太后万寿，刘遵例，统串福晋等入宫庆贺。太后见刘，问曰：“闻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问年几何矣，刘以三十有五对。太后曰：“如二十许人耳。”更问何籍及进身始末。刘以实对。曰：“不意民间乃有此妇。”翌日，又赐锦缎百端、糖果八盒、黄金四十锭、玉带一围。

时，朝廷新开科举，命王监阅国学录科试牍。刘得遍视诸卷，则其婿钱生与焉。钱以拔萃生入京肄业，因遵刘诫，不入见。刘乃语王曰：“顷见诸生录科卷，内有钱姓名沈坤者，我婿也。”王不语。及榜发，而钱以经魁获隽。明年，复成进士，选部曹，始因公诣王第。王即延入中堂，令刘出见。刘服黄锦袍，垂紫貂皮，银鼠帕首，珠额翠翘，皂靴款步，喜形于色。谓钱曰：“我思珍久，近已为之置宅一区，汝归可速挈眷来。仲兄现患消渴，恐不测，汝当偕之返。”钱遂偕仲行，半途仲死，护榇归。即携珍至都。刘年四十，复生一子。尝为汉装，安车紫盖，女从百余，过珍禽欢宴累日。一日，谓钱曰：“昨我梦处故居，簿书文券积几案，宛如黄氏盛时，觉而戚然。我前以立后嘱汝，今得之否？”钱曰：“黄自塘市迁任阳之大桥，三世单传，别无支派。其先自虞而昆，复自昆而虞，系皆无考，故虽遍访以示求后意，竟无应者。”刘闻怅然。姑出金钱，遣纪纲赴泖，为黄修墓道，且拟置田供岁祀。至则墓木已刊，四望平畴野水，黄兆域无由别识。盖兵燹之余，已毁其墓为河道矣。仆乃封土三杯，藉以复命。时，珍已举三子，刘嘱以甥嗣黄，俟其长成，即于遗址营第，奉黄祀。珍诺之。乃不二年，而钱次子死；更命其季，季又殇，黄遂无嗣。刘后安富尊荣，又二十年薨，时岁已周甲。

康熙癸丑，张媪以年老南归，为述其颠末如此。曩余客金阊，尝于残书铺中得是事稿本，前后百纸，草率多讹，标面目《过墟志感》。首篇即载任阳事，后半类日纪，而无撰人名。近阅《纪载汇编》，知曾采辑，则直目为《过墟志》，并有墅西逸叟序。然系琉璃厂排版，刷以牟

利者，仅赏新奇，一过即已。故其篇虽较稿本为约，而亦未遑剪裁。余以其非见闻所习也，因特芟繁就简，且别其目为《孀姝殊遇》。其间虽尽有点窜，而无失本真，将广其传，后遂镌入是录云。

本篇选自《墨余录》卷五。它的篇幅虽只有数千言，内容却非常丰富。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明代末年，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较早的江南一带，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化及各派势力的消长。清兵入关南下时，他们的不同政治态度。作品中描绘的人物都颇富典型性。尤其是富家小姐刘三秀，虽出身书香门第，却工于心计，治家理事，多谋善断。即使身陷清人之手，也进退裕如，最后终于“飞上枝头作凤凰”。这类人物形象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不多见的。

全第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发展大起大落，往往出人意表，读来饶有兴味。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对《过墟志感》颇为欣赏，当代小说家高阳还据以改写为长篇小说《刘三秀》。